

軍中歸訊

傅 人 新 著

行印本

行印本

行印本

行印本

軍中歸訊

傅又華著

葉序

有些人以爲寫文字是案頭的事，只要伏在桌子上，鋪起稿子，提起筆桿兒，多想，勤寫，不厭修改，文字自然會好起來。這樣想法不能算錯，不過只想準了一半兒，把前頭的一半兒忽略了。前頭的一半兒似乎尤其緊要，那就是多歷練，多感受，培養成清澈的思想與通達的見識。文字不能不寫些什麼，不忽略那一半兒，才有什麼可寫，有什麼值得寫。爲了寫文字而多歷練，多感受，固然有些本末倒置，可是作個正常的人，本該不忽略那一套，那一套是爲人的根基，同時也是寫文字的根基。古今來許多好文字沒有單從案頭產生的，說句總括的話，都是作者的生活的精英。

今天重行翻看又新的「軍中歸訊」，最先想起的就是前面的一些意思。又新是個大學生，沒有寫文字當作家的意欲，但是他對生活一向認真，從了軍之後，又擴大了他的生活境界，歷練多了，感受多了，自然而然有些什麼想寫的，這就來了這本「軍中歸訊」

「其中各篇多半在『中學生什誌』登過，經我修改過。修改的只是字句的小節而已，內容全是他自己的，我沒有動他分毫。開頭幾篇，他有所見，可是表達得不夠透切。這與其說是文字修養差，不如說是思想見識還欠精確周密。在內裏只有個朦朧的底子，表達出來怎麼能透切呢？在後他逐漸進步，生活影響他的思想見識，思想見識影響他的文字，幾乎一篇比一篇見得完整成熟。那篇『付印題記』最後寫，看他描寫那些農民出身的兵，看他發揮對於政治的理解，看他翻覆感嘆一般人的『人生哲學』，可以說，也就看見了現代中國的標準的青年。這樣的青年並不少，從而知道我國的前途可以樂觀，自由平等的新中國必然能夠建立起來。從這本書裏，可以見到一個青年長成起來的經歷，也可以見到他寫作方面逐漸進步的經歷。值得印出來給人看，其故就在於此。

三十五年三月九日。葉聖陶

序「軍中歸訊」

「充實生活經驗」，這是我們常常強調的一句話。不過，生活經驗之獲得，通常也有兩種方式：一種是爲求充實而有意地去經驗的，另一種則是爲了工作而生活經驗自然豐富了的。我們當然不能輕率斷定這兩種方式何者更爲合理，但事實告訴我們，從工作中所得的生活經驗往往比那刻意以求之者對自己更加受用些。這一論點，當我讀完了又新君的「軍中歸訊」以後，便覺得更其信而有徵了。

又新君在軍中服務，是一種工作，而且是相當單調乾燥的一種工作。然而這一種工作却又使他接觸到多方面的人與事，這可就把他的經驗範圍不但突然擴大而且也突然複雜起來了。於是他對於現實的理解和認識也逐漸深入而透澈了。我們讀他這書中的通訊，隨筆，日記等等，他的思想發展的線索，——他的認識過程，宛然可以指索。最後，我們讀到他的「付印題記」，赫然在我們面前的，便是一位具有獨立思索能力的年

青人，比起最初幾封家信裏所表現出來的他，可說是「非復吳下阿蒙」了。這一種進步，在又新君可說是無意得之，然而正唯其無意得之，故真能受用。

但是，和又新君處於同一工作環境者，何止百千，却未必都能像又新君那樣大有所獲。這又是什麼緣故呢？我以為這是因為又新君有別人所缺乏的一個美德；這便是對生活認真。另外他還有別人所沒有的——一種生活態度，這就是把工作視同生活的一部分。有些人看工作只是一件「差使」。這樣的人，在工作時亦只是「應付」，工作在他面前滑過，那自然不會在他腦海中起波動。但把工作視同生活的一部分就不同了。視工作即生「活者」，在工作中感受必深。而又對生活認真，便會有問題發生，而且要求解答。可巧他那多變而複雜的實生活又可以提供他解答。這樣，就造成了他的認識過程。

「軍中歸訊」就是這樣的認識過程的表現。我所以覺得它的意義重大。希望讀者不要把它看作只是談說家常，報告旅程，記述見聞而已。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一日，茅盾。

付印題記

又新

這一本小冊子裏面所收的通信，隨筆，日記，小說和譯文等，全是抗戰中隨軍當譯員的時期寫的，多半在「中學生」雜誌裏登載過。

一個學生，暫時離開了學校跑進一個與以前截然不同的生活圈子里去，看見了聽見了經歷了一些完全新鮮的事物情景，自然會引起一些新鮮的感觸。這些感觸的一大部份，我在家信裏和給友人的信裏吐露了。

這些信的對象，原祇是一個人或者幾個人，因此寫的時候極少顧忌。現在看來，有許多地方似乎是很可笑的，很幼稚的。有許多地方縱然自己想寫得客觀一點，可是到底沒進了主觀的成分，而且難免還有成見在裏面。有些語現在看來是不必寫或者不該寫的，可是當時我寫了。

自己還沒有完全從「孩子」蛻變做「成人」，所想的和所表現的自然有很多是「孩

子」的。「孩子」和「成人」中間本沒有明顯的分界綫，只不過表示一個人發展上相對的兩個不同的階段罷了。如果屬於後者的成分多，大可不必勉強裝天真，學孩子氣。相反的，如果屬於前者的，成分多，當然也用不着勉強裝，勉強學。順乎自然，不失本色，我以為是比較好的。

現在要把這些文字彙集起來，成爲一本小冊子，與更多的朋友相見了。趁這個機會，我想補充一些我所想說而那幾篇文字裏沒有說到的意思。

回想部隊生活，就不能不想到作爲部隊基幹的兵——我所接觸的那個圈子裏的那一種兵。我想到他們的時候，只有一個印象：頭上戴一頂帽舌挺不直的黃布或者灰布的軍帽，身上穿一套黃布或者灰布的軍服，腿上打一副快要斷了的綁腿，赤脚，穿草鞋——一律的。然而更顯著地一律的是他們的臉形。他們有的年青，有的老，額角上都有那末兩三條皺紋，都有太陽晒出來的「健康」的褐色，潤上了汗，褐色就有閃光，像古銅。可是這種色澤只不過和太太小姐們搽在臉上的脂粉一樣，在古銅色的底裏是可怕的蠟黃色。再看那一雙眼睛，是的，他們在基本教練的立正姿勢中給教會了「兩目向前凝視」，

他們睜大了堅定的明亮的眼睛。可是，你可知道就在那一隻眼睛裏，同時又表現出萎縮的，遲鈍的，無可奈何的神情。他們的嘴，在立正姿勢中應該「緊閉下巴向下微收」的。可是，你會發覺那是一張不大容易合得起來的嘴，比較厚的嘴，常常微微的張開着。那是一張期望的，想伸訴什麼的嘴啊！

他們的老家是土地，他們曾經在土地上用過力，出過汗。他們的力和汗昇化成穀物，穀物又轉化成財富。那些財富不是他們的，因為他們生來就是爲了償還不知道什麼時候欠下的債！

打仗了，說是打「日本鬼」（那時候是我們的敵人，現在是大戰的戰敗者）。「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好男兒要當兵。」於是他們跟土地分開了。他們穿上了丘八的服裝。他們接受了訓練。他們插上了鎗。於是他們作戰，受傷，流血，犧牲，——這一切都是爲了國家，是的，他們頭上有個國家。

我所看到的滇西這一角，他們打了個勝仗，把敵人趕了出去。用了不少的生命才取回這一角國土，開闢這一條通路呀！然後更多的東西運了進來。運用了這些東西，我們

才可以更重的打擊日本鬼——我們的敵人！

那末多的大卡車，那末長的油管，那末可愛的油。可是，記得嗎？流的是那末可貴的血！

他們是崇高的軍人，捍衛國家的干城，他們該有獨立的人格，他們該受無比的尊敬……可是從第三者，從咱們盟友（跟他們一起生活過，仔細觀察過他們的）的口裏，在讚佩之餘，同情而帶輕視地說：

「這是苦力的軍隊。」

現在敵人投降了，他們該有機會過和平安樂的生活了，他們將在某一種關係下回到土地上去？他們吃糙米飯打了仗，是不是還該勞苦終日，不得一飽，去償還那一筆不知道什麼時候欠下的債？我希望他們不至於從「苦力的軍隊」回到「苦力」。

在有幾篇文字裏提到擺夷和山頭人。我沒有足夠的條件去作調查，去詳細的了解他們，所以不能把他們的政治組織，生產方式，生產關係以及宗教，意識形態等等作具體的敘述。

不過有一點我可以說，他們目前主要也是靠土地生活的，他們要發展，要前進，他們是樸實忠厚可愛的一羣。他們不該受歧視，他們更不該受欺壓，像我們不該受日本人欺壓一樣。他們該有權利解決他們自身的問題。越俎代庖是行不通的。祇有互尊互助，兄弟民族之間才能相處得好，才能團結一起。

莫懷異這個孩子，老引起我的懷念。去年他十四歲，再過幾年，就進入青年期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還在部隊裏，是不是還在幫連長營長做事。我希望至少有一個一見面就了解他的人，能夠設法好好地引導他，他應該成爲一個有用的人。

四五年以前，在學校附近的街道上，常看見一對瞎了眼的孩子在討飯。前幾天又看到了其中的一個，該有十三四歲了。

中國有四億五千萬人，人口衆多。我希望不要把這句話拿來作犧牲人糟蹋人的藉口「物以稀爲貴。」我也不希望憑了這句話，漠視因「稀」而「貴」的少數人以外的人們。

「給亞當諾的鐘，」是今年春天在美國「生活」雜誌上看到的，當時就把它試譯下

來。我沒有機會看到原著，因此不知道這個節本究竟節得怎麼樣。後來又在另一種雜誌裏看到比較詳細的節本，不過沒有「義奸」市長受審以及一個畫家替裘坡羅少校畫像的插曲。

在「人民的世紀」作一個執政者——一國的執政者或者以戰勝者的身份暫時去管理異國人——如果本身是民主的人，人民的人，他一點不會做錯的。他很自然的以民主的原則替人民着想，爲人民做事，當然會受人民的愛戴與歡迎。要是專制暴政，是絕對維持不了局面的。

有幾封信裏談到了我們的盟友。這裏又有些從盟友想起來的意思。

同一國家，同一民族裏的人，由於生活環境與社會背景的不同，還時常有隔閡和了解的情形。兩個國籍，民族，經濟生活，社會環境，以及文化傳統全不相同的人碰在一起，隔閡和了解尤其難免。這是事實，不容否認。只有認識這個事實，我們才可以拿來作爲根據，想法子解決那些隨時發生的問題和困難。

在戰爭期間，中美兩大民族的人民已經有過廣泛接觸的機會，雙方該已經認識了對

方的一部分——我不敢說有澈底的認識。希望現有的一點認識可以作為進一步的了解的基礎。

同樣的，我們要認識蘇聯，認識英國，法國，以及所有的國家民族。

過去因為有人不知道或者故意無視世界和平的不可分割性，放任了甚至於縱容了侵略者，結果非用那麼多的生命，那麼多的資源來打一仗不可。這一仗已經把世界打出個極有希望的遠景來了。經過這一次的大創傷，誰都更明白和平的可貴，更了解世界和平的不可分割性。

這一仗的成果是中國的人民，美國的人民，蘇聯的人民，英法以及其他同盟國的人民，和侵略國家內覺悟的人民爭取來的。因此全世界的人民對於如何保持這個成果，如何善用這個成果，有着共同的責任。大家都有責任不讓野心者竊取這個成果，摧毀這個成果。死者的血是不能讓它白流的！

作為一個中國人，担负着這種責任，面對着更艱鉅的工作。除了了解別人，與別人合作以外，還得從別人那裏了解自己。人家往往是自己的一面鏡子。

很多美國人都學會幾句簡單的中國話，「乾杯」，「隨便」，「我是美國」，「頂好」，「刮刮叫」，「頂刮刮」。可是最普通的却是『mama fufu』或者『mama huhu』（媽媽虎虎）和『meiyu kuanhsi』（沒有關係）。你不能不佩服他們，他們一到來就抓住了我們的「人生哲學」（？）的要領。

由於「媽媽虎虎」和「沒有關係」，人們會無限制地忍受屈辱。由於「媽媽虎虎」，和「沒有關係」，自己的命運可以由人家來排佈。由於「媽媽虎虎」和「沒有關係」了大家滿足於五千年的文化。由於「媽媽虎虎」和「沒有關係」，自己不想爭氣，只等人家來幫助，來救濟……

現在我們的國家算是擠入「五強」之列了，「媽媽虎虎」和「沒有關係」，是不是還有這樣的魔力使你升騰在空中不掉下來？

「媽媽虎虎」和「沒有關係」，能不能保證中國人民開始過像樣的人的生活？

「媽媽虎虎」和「沒有關係」，是不是還可以拿來作為解決一切事情的法寶？

吃盡苦頭，受夠教訓的人都會說「不！」

當人民能夠在自己的土地上，認認真真地站起來的時候，也就在世界上站了起來。當世界上的民族都站起來的時候，大家才能平等地握手，担負共同的責任，在和平中發展，繁榮。

末了，我要謝謝我的父親傅彬然先生對我的教育，在我軍中生活這一段時期，他對我工作上學習上的指示就很多。我要謝謝葉聖陶茅盾先生爲我寫序文。本書的文字，有許多地方是經父親和葉先生給斧正過的。還有周覺識先生，「給亞當諾的鐘」裏，他替我改正了一些錯誤。最後還要謝謝當我在滇西的時候，很多鼓勵我關懷我的友人。

又新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五日晚於昆明

目錄

葉聖陶先生序·····	一
茅盾先生序·····	一
付印題記·····	一
書信·····	一
隨筆·····	六七
日記（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六日至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八日）·····	一一一
小說兩篇·····	一五三
莫德異（創作）·····	一五四
「給亞當諾的鐘」（翻譯）·····	一七一

書
信

××：

我們一直到三日方從昆明出發。當晚到楚雄，距昆明一百九十多公里，第二天到雲南驛，距昆明二百二十六公里；第三天午前到達××，地在滇緬公路的支路上。

沿路山很多，尤其第二天的路程，車子盤日在高山里爬來爬去，滇緬公路最高的一段就在這里，海拔二千六百公尺。雲南驛附近是一塊盆地，池塘、村落很多，大有江南風味。楚雄是一個小縣城，到達的那個晚上看到穿童子軍裝的初中學生，我問他們是不是有一位朱老先生在楚雄中學裏教書。結果知道朱先生在高中部，家不住在學校。因為晚上時間不早而第二天清晨就要出發，沒有時間去拜訪他。我想見了面，他也不容易認

識我了。

我們工作的地點離城四五里路，在一小山坳里，有溫泉，洗澡真不錯。五號一到就報到，分發工作——完全是隨意的。我總希望能分發到一個與自己所學的有關的工作，然而我卻被派作獸醫部門的翻譯。全部美軍都擔任訓練中國部隊的任務。現在是×軍，將來我們就跟隨這軍，大概派在師部。這一部門的工作目前很空閒，正好趁機會把專門名詞記熟起來。將來要醫治馬匹時也許事情多一點。

我們住的是大帳篷，八個人一間，還寬敞。祇有下雨的時候糟糕。吃三餐，得不到麵包，美軍跟我們一樣的吃飯，伙食由美方辦理。

平常六點鐘得起身，要去教課的，七點十分就得坐汽車到總部。最不習慣的是晚上沒有亮的燈，祇點菜油，看書不方便。

××
一月八日午後

時間實在過得很快，在這裏已經住了三個星期。這些日子裏，我的工作並不忙。在第一封信裏面，已經告訴過您我被派爲獸醫部分的翻譯。獸醫的工作，就自己的興趣而言，自然差得很遠。不過在部隊里，派定的工作自然是無可推諉。起初十多天，陪同美軍獸醫到附近各部隊里去防疫和察看牲口。後來因爲某種緣故，醫院暫時停辦，到現在一個多星期，我還沒有固定的工作。

軍里面的訓練班已經結束。所有人員的工作部門，又得從新調整。我將來留在軍部。當獸醫院停辦時，我曾經去和美方負責人（一位中校）談話，希望以後派工作時儘可能與我所學習的東西關聯，他答應儘可能設法。不過今天我知道獸醫院又要設立了，說不定仍舊會把我派在這方面，重換新人，在工作上多少會增加麻煩的。

十九日我因事到××（那是滇緬路上的一個要站）去。大理在滇緬公路的支路上，距××約十六公里，我們順便去玩了一會。

點蒼山聳立南北，半山以上全積着雪，山頂密雲整天不散。大理下關都在東麓，一

邊就是洱海。洱海狹長，湖水碧綠，沉靜。洱海的東面是一列低山。風從點蒼山頂刮來，頗有寒意。大理城並不大，祇有兩條十字街。出售大理石裝飾品的店家有四五家，價格都很貴。我想替您買一點什麼留紀念，可惜身邊沒有多帶錢，祇買了一個印泥盆送給盧先生，已託使人帶到昆明去了。

學習還沒有上軌道，心還沒有完全「收」起來。祇是隨便看了幾篇雜誌文（*Lead* & *rs Digest*）。

今天接到盧先生第一封回信，附來您十二月廿三日的信。我不知道您能不能夠想像在軍中的人接到書信時的快樂。這是我到這裏以後第二次接到親友的信。這種的安慰和快樂我以前還沒有領會過呢。

這些日子里，自己常有些微寂寞的感覺。沒有報紙看，沒有適當的書籍看，親友的信還沒有來，都是原因。不過我想主要的原因還是自己的「心」還沒有為學習佔據住。這幾天是舊曆新年，想想家鄉過去過年的景況，似乎很有情味。

下午看到佈告，我被派到××師去。因為在那邊也要設立獸醫院。我前面的猜想沒

有錯，我的工作大概仍舊在這方面。也好，就擴展生活經驗而論，什麼生活都是好的。明天下午美方人員和譯員（稱爲翻譯官）都將遷入帥部去。那邊距這裏不過八公里的路程。

以後的生活我常隨時報告，可能時每十天寫一封信給您，也希望您再多寫幾封信來。

母親不能到內地來真可惜。我希望祇要她身體健康，總得想法早點進來。弟弟妹妹進來以後，他老人家將更寂寞了。而且我這次生活的變動也不能長久不讓她知道。她進來了，掛念也可以減少很多。

盧先生信中提起敵人在滬大捕文化界人士，章先生夏先生他們都被捕了。不知道有沒有詳細的消息。

××× 一月二十八日下午寫畢

我的常識確實還差得很，如關於中國史和西洋史，就嫌不夠。做翻譯人員，這些常識尤其需要。中國文學方面，懂得的東西也太少。因此我有一個想頭，一方面可以乘機學習，一方面也可以使自己的軍中生活有點調劑。您每次來信時，請選一點中國詩詞。

短的五六篇，長的一兩篇，如有時間請您加一點註解。間或寫一點中國古文學的介紹。我想半年以後可以把一部分缺陷補救過來。假如您認爲這可以做到，還請您買一些同樣的紙張，使我比較容易保存。字不要太大，省點紙張，也便於攜帶。

關於翻譯一點理工方面的文字，我也有這個意思。最近借到 *Reaedr's Digest*，覺得有一兩篇很好，將來搬入師部去後再動手譯。有一點困難是身邊沒有帶很多參考書，有許多專門名詞沒法翻譯得適當。

二十八日晚又書

三

××：

我們於二十九日搬入師部，到現在已經有十天了。關於這裏的生活，我想先從住說起。我們住在祠堂里。祠堂沒有我們家鄉的那末大，祇有一個正廳，兩側廂房，前面一個前廳。正廳神龕裏排列着牌位，多是清朝的誥封官。這村子是一個大族，三百年前從山西搬來的。廚房和正廳由師部用竹籬間隔，作爲我們的宿舍。這幾天還生火爐。和祠

堂毗鄰是個廟，大小差不多，有好幾間房子，供給我們用作廚房和膳廳。其次就談到吃，吃確實不錯。隔不了兩天，Top（小汽車）就到××街上買菜，質精而量豐。每天早晨雞蛋「白塔」和牛奶不會間斷過。貯藏室裏還堆着一些遠涉重洋而來的罐頭食品。生活，假如狹義的講起來，祇包括這食住兩項的話，那末此時此地應該算是過分的享受了。如果和附近的環境作一對照的話，很分明的，是兩個不同的世界。

關於工作，過去幾天我担任的多半是雜務。因為那位獸醫官担任着辦伙食的職司，我也就常常一起去買東西。前兩天也到附近團裏去看看教練。今天起，獸醫院要成立了，以後大概得經常担任這方面的工作。

一月份的薪水還沒有全部發下來。我們是新工作者，所以還得等重慶公文下來，辦完正式手續，才可支薪。今天總算得到一千元（算預借的）。老譯員得三千四百多。以後每個月得出膳費一千二百元，運罐頭費，洗衣服等，至少得付一千五百元。但算起來我們的薪水已經比師長還多了。

我們一個小機關像一個小家庭，人事上處得很好，師長等也都很客氣。不過看着部

隊生活，實在有點觸目驚心。尤其是新兵，經過長途跋涉，營養不良，身體都弱。幾十個人擠在一間屋子里，毯子很少，使人有點不忍看也不敢看。

空的整段時間並不多。平時就看一點雜誌，像 Life, Omnibook, Reader's Digest 等，都可以向美國人借到。有的時候他們中間有幾位要我幫忙教一些中國話。同時我也有機會向他們學話，不過要擴展字彙還得從閱讀着手。

天氣漸暖，田裏蠶豆已經開花了，麥也有膝蓋高。鄉村隨便那裏都是一樣的。早晨一起身就到附近田塍上走一會，做一點早操。空氣實在不錯，我想以後身體可以更好一點。

上次信里希望您多寫信來，並且希望您附寄一些詩詞選，我想不久一定可以收到了。

我很希望得到母親和弟弟妹妹他們的照片，不知在家鄉有沒有法子照相。假如他們能到內地來，這當然是不成問題的事。

×× 二月九日晚

昨晚寫好的信今天沒有機會寄出。傍晚正好接到您一月廿七日的信，兩個星期就接

到，並不算慢。

被派到部隊里以後所担任的工作，雖然與自己的興趣差得太遠，不過我覺得既然担任了，這就是責任，明知「吃虧」也祇有「吃虧」一點。我開始工作纔不過一個月，自沒法照自己的意思去請求調。這裏的盟方主持人完全看事派人，對於譯員的興趣如何，沒有機會調查。

個人的生活態度，我想不至於會有改變，保持「學生本色」這一點我想是可以做到的。盟軍的生活方式和我們的比較起來，相差很大。和中國人的生活習慣比較，他們浪漫得多，尤其在城市里。不過住在鄉下倒並沒有什麼。一天三餐之外，沒有地方可以讓他們花錢。其他胡調的事情還沒有見到過。所以我想，受他們壞影響的機會極少。自己也一定可以控制得住。一般的講來，他們都比較坦白，爽直。

二月十日晚又及

四

這十多天來我大部分的時間到獸醫院工作。好在在工作時間裏面也並不忙，有機會看點書。

我的英語會話能力似乎達到了「高原期」，這些日子不見得有顯著的進步。唯一的辦法是從閱讀裏面吸收字彙和觀察語句的用法。

科學方面的書，起初看一點數學，不過因為沒有參考書，沒有人可以請教，確是相當困難。最近改讀無線電方面的書，這也是必要的常識，大概不會有太多的困難。

一個多月的工作，覺得自己還是屬於所謂「內向」的人（雖然我不大喜歡這種分類法）。我願意保持學生的態度，在部隊裏我們算是officer，不過一定要怎麼樣矜視自己是officer，我總覺得不慣。在這兒我看起來似乎年紀最「小」，加上自己的「內向」，別人也許把我當「小孩子」看待，天曉得！人的眼睛是可以給「架子」和「表面」蒙蔽的。自然我不想學這一套。永遠做學生，心裏究竟安靜和痛快一點。

有十多天沒有接到什麼信。我想不久就可以接到您的信了。

××；

上次給您的信是上月二十三日寫的，到今天有半個月，失了十天一信的約。

這幾天多半到團裏面去看操，每天出去，騎馬的機會很多，「騎術」進步了不少，尤其今天早晨去工作的時候，特別騎得痛快。從今天早晨起全體得起早，五點半起身，五點五十分吃早飯。工作加強了一點。

半個月來自己學習的時間比較少，要幫助外國人寫 *essays* 基本英語字彙中文解釋的羅馬字注音。有一天因一時的興致，替一位上士刻了一個圖章。上星期日他們到大理去，買了好些圖章石來，四天來每天要刻，他們好像有圖章迷似的。他們在街上一買到什麼「新奇」的東西，就送回去給「太太」或者「愛人」。

華瞻已經有信來，說不定他也將被徵調服務於軍事工作。這次真是大規模的動員。我身體不錯。以後起得早，身體更可以好得多。母親有信來嗎？大文弟是不是已經

出來了？

×× 三月九日晚

六

××：

等了一個多月終於得到你二月二十八日的信了。這種高興和安慰是不用說的。

我實在不好意思說，這半個多月來的生活實在缺少規律。早晨因為開始到團裏去看操，通常五點半起身。可是一到星期日，或者早晨不必出去的時候，大家睡一個「痛快」，到七點多纔起床。早晨柔軟操不做了。因為一起身就得吃早飯。出去工作時騎馬也是很好的運動。下午兩點鐘以前多半是工作時間。其餘的時間簡直沒有看什麼書，老是刻圖章。不好意思推托。晚上有的時候輪到教書（助教）——師部有兩個英文晚班，由一位負責的「洋人」和美軍華僑醫官主持。同事們脾氣倒都還好，似乎並不太好學習，老是談天，這於我自然也不能不受點影響。不過說句實在話，自己還不能有好好的計劃

倒是真的。不記日記，想唸的書不唸。

待人接物自然力求謙和；不管對自己人或者「洋人」都是一樣。在小節上我不願和任何人有衝突或「翻臉」，以保持應有的「尊嚴」。別人的一言一動自然得就他的出身，教養程度，素養來觀察。這一來我覺得處處地方可以原諒別人。對「洋人」更得從不同的習慣來看。看不慣的地方多諒解他們。遇有他們歧視中國人人格的地方，竭力辯護。然而不是一定要與他們「大吵」。有一次一位「洋小兵」對我提出要撤換一個「勤務兵」。我問他有什麼理由，他犯什麼過錯？答不出所以然，祇說看不過，那我就很嚴正的回覆他，「撤換人沒有這樣簡單。」他當時不高興，後來也就算了。事實上是他的不知趣，他自己以為高人一等。有幾位「洋教官」也多少表現出一種優越感。在外交言辭上雖然客氣，真正的修養似乎都還欠缺，負責的是一位少校 (Major)，現在處得久了，整個性格逐漸顯露出來了。總希望得到好一些的地位，愛面子，喜功，卻欠缺組織力。這幾天「時代週刊」(Time weekly) 方面有新聞記者來拍電影，就充分的表現出他這一點。拍電影，喜歡裝裝「英雄」樣子的自然是個好機會。不過從大體講來不算壞。曾經

在「讀者文摘」上讀到一篇文章說，以看戲的態度看環境裏的各種事件人物時，自己可以比較「超脫」一點，自然並不是說這是一種適當的處世方法，而是說藉此來避免處處以個人的主觀去衡量別人。因此有許多事情看起來是很好笑的。如虛榮，好高攀，對什麼事情要插一手。碰到這種場合，我總是退後一步。一有這種心理生長的可能時，總是想法子把它抑制住的。此外有的人以施小惠為「聯絡感情」或「籠絡『下』人」的方法，也是怪有趣的。同一種舉動出發于不同的動機時，其差別顯然極大。

前次信中說起，我在這裏多少被人家當「小孩子」看，那也沒有辦法。如果看來有「孩子氣」而硬要裝「大人」，弄得像煞有介事的使別人看了你的「尊」而不敢「觸犯」，不也是可笑的嗎？I am what I am 儒怯者裝英雄，草包裝學者，……假如那些人祇「活」一兩天就「作古」了，也許留下一個好「聲譽」可是就是那些人倒是最會「長壽」的。「長壽」的結果不也可想而知了嗎？這也許人類悲劇之一。

以後我們將練習步鎗射擊，得到一點技能，將來至少有自衛的能力。

我們的薪水二月份達到3800多元。付了1800元飯費（一個半月），寄還一千元給盧

先生，借了四五百元給同事，因此自己所剩無幾。一月份薪水還沒有全部領到。上月份先借一千元，寄給昆明同學。上次說起一領到錢即寄一部分給母親，一下子又無法兌現了。上星期一位美國軍官問我們要不要買一點輕便的東西，我就決定請他買一枝計算尺。約兩三個月以後方能到手，錢那時再付。不知道價錢，打算最高二十元美金，那末照目前兌換比率得稍5000元光景。這位先生（在軍隊里稱軍官不稱階級而稱先生（Mr.）是不敬的，不過中國人的意味自然不同了）很謙和，好靜，處處顧到中國的生活習慣，也不善「高攀」，我想買一點紀念品送給他。在桂時聽說附近產「雷公銅」戒指，我想請您買一個，他的尺寸畫上。除此以外，再買三四個大小不同的，但要大一點，不必刻什麼字。鑲花紋要「文氣」一點的，簡單而悅目就得。由於交通不便，也許要隔很久才寄到，不過我希望越早越好，越穩妥越好。如因意外而叫他空期待，就不好意思了。

等你的回音。

在這裏接到您的信的時候，總是最快樂的了，我真希望接到更多的信。

我的生活態度和方式可能太「板」一點。但是我怕「放鬆」便會流於「浮」。我覺得與其「浮」倒不如「板」一些。

和外國人相處，我總覺得祇要在原則上沒有衝突的地方，對方毫無惡意，在日常生活上有些小爭執或齟齬多有可原諒之處。彼此間固然有習慣上的不同或脾氣上的不同，祇要去認識他，了解他，難道不也可以相處得很好，甚至於交朋友的嗎？我們年青人中對「洋人」有「自卑」心的甚少，這是極好的現象。不過似乎也不必太「高傲」了。由於他們在語言上的困難而顯出「洋人」奈何我不得」的神氣，實在大可不必的。縱然表面上他「請求」你，「尊敬」你，而內心的隔膜始終存在，不痛快的感覺滋長不消，那又何必又何苦呢？如果雙方有同樣的認識的話，那在私人一起生活上雙方可以有絕對的融洽的。不過前幾天有一次，我因為感到在一件事情上這位負責的稍「囁嚅」了一點。

，而且也欠缺一點「反求諸己」的精神，相當明顯的表現了不合意的「吃相」。後來他一解釋也就完事。

過去一個多星期較忙，上午到團里去，下午學習步鎗射擊。先練習各種姿勢和三角瞄準，等到實彈射擊時不行了，老是打不中，把手肘的皮也擦破了。沒有正式作「記分射擊」，將來有機會還得練習。

昨天晚上收到盧先生寄來「勵志集」，看了兩篇，得到一些新的啓示。

上星期日和幾位同事及兩位軍官隨一家村人到野外去玩。那天他們去「上墳」，到中午時分我們要回來，承他們好意，一定要留着吃飯，就在山坡上野餐，天氣晴朗，下望山坳里的風景真不錯。菜肴極豐美。兩位老主人十分誠懇——我國農民的樸實是到處相同的。那時不禁回想起兒時在家鄉過清明的情景。「吃酒席」倒並不怎麼，最痛快的是在墳前供完祖宗以後分「小燒餅」了。那批人在田野里跟來跟去，山上跑上跑下，一心一意就祇等儀式完了以後的「行賞」，或者說是「布施」。

看到賈帥母故世的消息，又引起不少的回憶，尤其是最後一段在華德路小學讀書的

生活。離家這些年，類似的「不幸消息」已有好幾起了。前兩天這裏一位同事接到了家中的不幸的消息，大家都不勝惆悵。

緬甸方面戰事有發動模樣，也許不久我們就會推進。

四月二日上午寫畢

八

××：

本月二日寄出譯字第十一號信，想必早已寄到了。這次的信隔了二十天才寫，原因祇是「無事忙」。我不知道完全是由於自己的意志不夠堅強呢，還是環境的力量太大？這些日子裏似乎很少有機會獨個兒靜下來。許多人生活在一起，譬如說，別人要談天，說東說西，你就沒法獨個兒「裝傻」。想有系統的唸點書，——我總希望找一段時間把過去兩三個月的生活作一個總結，但是下不落決心。——說到這個話，實在是好難為情的，尤其是在您面前。

在這裏，每天的生活，有的時候確實相當有趣味，可惜沒有機會把它細細地寫出來。譬如今天吧，他們又來拍電影來了，昨天說是要表示一個師指揮部在前敵工作的情形。先找好了地點，那裏有很多的樹木作隱蔽，又有天然的溝道，是個相當理想的場所。一個指揮部所應該有的各項工作部門，如電台，傳令，電話總機，參謀部，司令部等等，可以一一布置起來。今天動員了一羣分人馬在忙碌碌地佈置。好了，Camdraman 兼導演，傳令從這條路來，隨着馬，快跑，半路停止。鏡頭換一個地位，再開始，到岔路口停止。馬夫牽開馬，停止。鏡頭換地位。好，開始跑，把信拿出來，跑到傳達所，將信交付了。於是又換鏡頭……：……到司令部，高級將領和聯絡軍官在討論局勢，把「翻譯官」也配置在裏面，担任一個「脚色」。於是開始作軍事上的討論，在地圖上面把手指點了幾下，也是一個鏡頭。然後，一顆迫擊砲彈飛過來了，算聯絡官有經驗，趕緊叫大家隱蔽。隔不了兩三秒，「砲彈」在旁邊一二十尺的地方爆炸了，黑煙迷天，泥土向四面飛濺。在觀衆面前，這是多麼性命叫關的事情。然而我們並不怕，我們安然無恙。一則大家躲在溝裏，二則所謂「砲彈」不過是一包 Z.P.E 用蠟紙裹封住，裝上導火綫一燒

罷了。於是再表示電報及電話工作人員的忙碌。聯絡官總少不了在我國工作人員旁邊「指導」的。又有什麼前敵觀察所弄了幾個火藥包來爆炸一下，又是驚心動魄的一幕。做「譯員」，做「導演」，做「演員」似乎都相當「別致」。據說將來還要拍實戰片。今天指揮部的一段片子與實戰片聯合起來，就非常「完整」了。拍這些新聞片有什麼意義呢？原來爲了表示巡教組的工作。

母親有信來嗎？想必她已經知道我不在念書了。二弟到達桂林沒有？

您寄來的新「國學常識」已經收到，不過長久沒有得到您的信了。以後有一些日子，恐怕更不容易得到您的信。也許您也會有一段長時間得不到我的信，但是請您不必記掛。對於無論什麼，我總是抱着「學習」的態度去做的，一切請您放心。

×× 四月二十二日

九

××：

二十二日從××村寄出一信，想必已經收到；二十四日又寄出兩封 Time，大概也收到了吧？

現在我住在一個從匆忙中搭起來的帳篷裏面，五個行軍牀排列得並不很整齊。大家都在寫信，大家都在寫家信。很不錯，有蠟燭點，風從外面吹進來，火光搖曳得很利害，燭油流得不成樣子。田野裏蟲聲叫得蠻響亮，大概是紡織娘和蟋蟀。水的聲音不小，就在我們帳篷後面，有一條小溪在流着。

這次有兩天的旅程，所幸有汽車，大家都很高興。我們的弟兄們，幾年來難得有坐車的機會了。親自看到大家過那種艱苦的生活，不由得不起敬佩的感情。七年來的抗戰，其實是用血肉來拚的，並不是報紙上說說而已。大城市裏的生活是會使人麻木的。因為工作上所屬的單位不同，我的生活顯然是太好了。和弟兄們相比，自己總感到有點變為情，不管怎樣，我們彼此之間，可能有什麼隔膜橫梗在心裏的。

沿路的風景很好。全是山，十九是茂密的森林。車子過瀾滄江天淦橋，是一座吊橋。沿峽谷而行，江流湍急，泡沫飛。兩岸山上長着高大的樹木，再加上天空蔚藍的

天色，使人感到這些地方的可愛。可惜灰塵大，太陽烈，路上容易疲勞，沒有心情來欣賞。

經過幾個鐘頭的休息，精神振作了一些。一切我自會當心，以後您假如一時接不到我的信，請絕對不要掛念。

××× 四月二十六日晚

十

×××：

上次信中說我們住在帳篷裏，因為這樣不大妥當，昨天下午搬到一個山坳裏來，帳篷不用了，這真有意思。

山坳不過六七步到十多步寬，一條小溪就在這中間彎來彎去往下流，沿山長滿了羊齒類植物和葛藤，一直垂到平地上。

各自找到一個適當的地位，然後用鋤子，丁字鋤或印度人緬甸人常用的「大刀」平

出一塊地來，把樹木和藤條砍去一點，正夠放置一張行軍床。於是把帳子四角掛在樹枝和藤條上，把軍用毯子，鋪在床上，有的有Junale hammock，是一種吊床，專門用於森林戰時行軍的，有油布蓋和底，結實的繩子，找兩棵大一點的樹，把繩子結在樹幹上就行。有一位「洋小兵」，說有一晚靠頭這一面的繩子散了，結果顛倒掛了起來。

我的行軍床是在一處比較高的地方，左邊是山，右邊沿山是另一位同學的床，中間溪水很活潑地在奔流，前後和上面都有葛藤遮蔽，靠山脚的一面，有青苔樹根和藤條錯綜的延伸着，黃昏時分會疑心是蛇。

昨晚天一黑就睡覺，臉部和身上露出的部分塗上了預防蚊子和其他昆蟲叮咬的藥水，帳子四周塞緊了。我床上放着一枝Tommy gun 中國叫做「突鋒鎗」6.45mm口徑，可單發，亦可連發，最有效射程為60—70碼，相當重，約35lbs，放在床上是裝好了子彈的。它佔據了半尺寬的床面。晚間相當警覺，一醒就會想到它。這是一位盟友借給我的。

早晨太陽從帳子裏射進來的時候起身，（五月一日下午寫到這裏，吃晚飯，過後天

黑，不能寫）吃飯不用說是大鍋飯了。煮一鍋飯，開幾個罐頭菜，加上一點水，再加上一點葱，把它煮開。然後每人一小瓢飯和一小瓢菜各自分食。以前討厭他們的罐頭食物，現在可不同了，滋味好得很。

雨季已有開始的現象，這幾天時常碰到一陣一陣的急雨，水滴還是會打進床來，我想不久也可以有吊床。雨衣和鋼盔等總也可以有一份。在物質上，我們比自己的兄弟們要好得多。一聽到人說『「你們」跟「他們」比「我們」好得多時』，心中總有說不出的惆悵，也似有點「慚愧」。「對比」總是在最切身的事物上出發的。從這些日子生活中，多少可以看出他們軍隊組織的完善，經常的供應和信件等的收遞，人一到哪裏，這些東西也就跟到哪裏，不會太遲的。各種配備確實相當完密，而且合於實用。有些咖啡之類，據他們說在他們自己國內已不容易買到。雖然從他在的報紙雜誌上看來，也有 black mark 的情形，究竟物資統制還是做得相當嚴格的。

再回過來說，由大的「對比」中，也感到了咱們自己的部隊可以欽敬，足以自傲。這麼多年了，這麼少的物資，經受着身體上的磨折與痛苦，而我們的確還艱苦的撐持下

去。這是夠「偉大」的——在這裏我才真正了解「偉大」兩個字的意義，不像過去僅僅是嘴上說說筆頭寫寫而已。——所希望的是有更多的人來關懷他們，幫助他們，支持他們。國家是大家的，抗戰也為的是大家呵！

弟弟到桂林沒有？母親常常有信嗎？

再會，××！

×× 五月二日上午寫完

二

××：

十一日在哨上寫的（譯一七號）長信，想已收到了。

在哨上安心居住了幾天，我們向隴陵方向作了兩天的小移動，又於十八日來到騰衝城郊，沿公路走了五十里路的樣子。爲了防止圍在城內的敵人亂竄，公路都逐段破壞了。

我也不知道怎麼表示到達這兒那天高興的情形。一大塊盆地，稻田綠油油的可愛，隔一兩里路就有村子。房屋建築大致都高大清潔。一般老百姓的衣著也很整潔，看見國軍陸續進來，同胞們實在是快活的笑嘻嘻的站在家門口，打着招呼。小孩子們在弄堂里玩耍，我不知道爲什麼那樣容易激動。我笑着，眼眶裏有點潤濕，但是仍然不停的東看西望，想從每一張臉，每一對眼睛裏面找出些什麼東西。我祇覺得自己已經到了家裏，每個人都是那麼親切，那麼和善，快樂，高興，興奮！

我們住在一家大戶人家的家裏，房子真是輝煌得很，主人家也非常客氣的招待我們。物質生活享受慣的美國人，一到這塊地方，住得好，吃得好，自然不再埋怨，也不再訴苦了。他們說 *Now we are coming back to civilization.*

敵人在這裏已經給團團圍住，祇有城南的一座來鳳山上面有堅固的工事，山上樹木不多，進攻部隊缺少掩蔽，自然不容易。可是我們有優勢的兵力和武器，天氣一晴，空軍能夠活動的時候，步空砲一齊行動，敵人是沒有什麼辦法的。

從前在彌渡的同學同事，又都開始會合起來，大家相距不遠，見見面，談談天，知

道各人的經歷，大致都差不多。此時此地，舊友重逢，所感到的快樂是不用多說的。

這次的信很簡單，希望下次能夠詳細告訴你收復騰衝以後的事情。再會！

×× 七月二十一日下午

一一一

××：

一個星期以前，接到×先生的信，說起您已經離開桂林上重慶去，想必早已平安到達了。

我本月三日寄上一封航掛長信，上月十一日也曾寄上一封航掛長信，不知道您能不能夠收到。那兩封長信，化了好些時間才寫成，假如您收不到，實在太可惜了。我恐怕不見得再會有同樣的情緒來重寫過。

湖南方面的戰事很教人擔心，聽說衡陽有點不穩，不知道究竟怎麼樣，我希望不久能夠穩定起來。

這方面的情形是不成問題的了。敵人的工事相當堅強，作戰的精神也相當韌，有很多地方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最近有一位新聞記者到這裏來拍實戰電影，有時和他到陣地裏守一整天，希望各部分的聯合動作時像轟炸炮擊和步兵的前進等方面，能夠得到一些好的鏡頭。

這些日來，我自己學業上的進步不多，生活的流動性較大，這兒又祇有我一個人，雜務不少；縱然有一點時間，心也往往收不攏來。有的時候自己感到越變越笨了，腦子越弄越不靈活似的。

離開親友太長久了，在這裏也不容易常常會見朋友。我的感情，自己知道有的時候是嫩弱的，我真希望能有一個時候和家人或朋友們聚在一起，雖然不講什麼話，也就夠快樂的了。

母親和弟弟妹妹他們有信嗎？以後不知道更會怎麼樣。

您知道，想想整個國家的局勢，想想自己的一切，有的時候免不了起一種難過的感覺，不過自己在外邊，多閱歷一些，總該變得堅強一些吧！

好吧，下次再寫，希望不久能夠得到您到達重慶寫寄的信。

祝您。

健康

×× 八月十三晚

一一三

××：

十三日寄重慶的第一封信，不知道已經收到沒有？長久沒有得到您的信了，實在掛念得很。

這些日子來，我的生活沒有什麼大變化，每天總是到前面去跑跑。前天我們的部隊攻入城裏好幾百公尺，靠城的房子都毀壞了，敵人爲了作最後的掙扎，更激烈的戰鬥還在後面，那是意料中的事。

你到重慶以後，生活的情形怎麼樣？身體健康嗎？母親和弟弟妹妹他們有消息嗎？

湘桂路的情況總使人擔心，聽說衡陽已經失守了，那真是沒有辦法的事。這幾天我得到了好些敵人的明信片，有不少是美術畫片，將來有機會，一定可以帶一點給您。再會，

敬祝

健康。

××八月二十三晚

前天寫好了一張明信片，沒有寄出，真巧，今天得到了您上月二十五日的信，這封信整整在路上走了一個月。知道您已經安抵重慶，真是高興。信件往來太慢了，要隔得這麼久，彼此才能得到消息。自從六月十七以後，我已經寫過四封信給您，其中第十七號和十九號的兩封是長信，自己覺得寫的比較仔細，記述見到的聽到的事物也比較具體，希望您能夠收得到。關於我目前的工作，實在沒有什麼大了不起，一定有多少貢獻給國家，更是難說；就個人說總算擴展了不少生活經驗，增長了許多見識。由於時常跑到最前線去走走，對於砲彈和子彈的恐懼，減少得多了。在火線上，會使您祇知道工作，把其他一切都忘却的。

近幾日來，我常常在想，我們這一代恐怕不大會有安甯的生活過，而且也不必希望那

樣的生活，自己個人簡直不曾做過那樣的夢想。最近我老是有種感覺，不知道這是願感呢？還是什麼樣的預感；經過幾年來長期煩悶，彷徨，沉寂的青年界，不久的將來，可能會發生一種突變罷。我能夠意識到有一種情緒在青年中間醞釀着。不管怎樣，這一代是無論如何不能腐爛，也不該腐爛的。自然，此時此地，這一種轉變的過程，是相當長期的；也是艱難的，痛苦的。

昨天從戰利品中，看到幾張日本憲兵隊的團體照片，據說就是屠殺敵人的憲兵隊，十多個人。就人對人而言，老實說我看不出什麼可仇可恨的地方，雖然其中有一位滿臉鬚鬚，似乎有一點「殺氣」；有幾個戴着眼鏡，看去大有學者風度。在私交上，也許可以和他們做朋友，而且也許可能是很好的朋友。然而現在大家都是敵人，大家互相殺傷着。爲了我們的勝利，他們不肯投降，就得給消滅。而他們爲儘量企圖多消耗我們的力量。就人的立場講來，難道不是一件大可悲哀的事嗎？生存是一切動物的原始欲望，然而有人却想要剝奪別人來豐富自己，被剝奪者爲着維繫生存，當然非得抵抗不可。生

活在戰場上，很自然而然會發展出一種宗教信仰者的情感來，如和平，慈悲，悲天憫人

等等。也許我所謂的悲哀，初不自覺地帶上着這一種氣氛。不過我自己知道我決不會變爲一個宗教徒。人的相愛，究竟不是完全無條件的；而恨，自然也並不是單純的恨，正因爲有所愛，才有所恨，恨，在某種場合，可以說是一種更偉大的愛吧！像我的年齡爲我的理解力；也許還不夠談這些道理，然而我的思想，我的筆，竟不自覺地觸到這些關頭上而來了，再見。

敬祝

健康！

×× 八月廿五日



××：

您好嗎？怎麼老不見您來信呢？向在師部工作的同學問有沒有我的信（他們跟郵局近），沒有；今天又問團里的傳達處，他們客氣地說：「有信，那會給你攔下呢？」

這兩天來我真難受透了，寂寞，空虛！從來沒有感受過這樣不堪的寂寞；空虛，寒

虛得胸膛會要炸裂似的。已經連續下了五四天的雨，天氣冷，身體冷，心上也冷。

我想沿滇緬路到昆明，從西南公路一直回了到貴陽，重慶。我又想忽然趁飛機到重慶，特快跑到您那里，讓您吃一驚。我同樣的想打湘桂路，浙贛路回到家鄉，連跑帶飛的跳家里，母親歡喜得流眼淚，弟弟妹妹不認識我，曾祖母，外婆和舅母她們也許會說不出話來。

日子不能不說太久了啊！二十八年二月里，離開了母親，她還一直送我和賈先生到「晒穀場」邊呢！到了尖山，開涪池去的船時間還沒有到，綏貞姊做炒年糕給我們吃。

四夜三天的火車，途中吃着母親做的臘鷄，味道再沒有比這更鮮美的了。八個月的兩江的生活，許多位體酸質樸的同學，——可恨離開那兒以後，就沒有能夠和他們經常保持着通訊接觸。二十九年初秋，告別桂林，上了運貨汽車，車輪流出了光滑的柏油街道。

途中幾年長的先生們的照顧，黔滇道上安南附近的「二十四灣」，盤江的險急，昆明東路的一段沙樹道，幾年的高工學生生活，幾次經過到的意外的小風波，汽車修理廠裏兩個月的實習生活，搞孩子劇團時和「孩子」們一起唱歌，一起划船，一起爬山，一起

粉餅子和牛肉吃的情狀，一切一切，真是想不完，也寫不完。這封信到您手中的時候，離開您也是足足有五年了呢！

今天向一位賣餅子的奶奶問陰曆是什麼日子，她說是八月初三（？），那末八月半又快到了，家鄉稻子早就結穗了。在杭州讀初中的時候，每年八月半，外婆舅母們送的月餅，總是多得非請同學們幫忙「報銷」不可的。

出來做「事」有九個多月了，昨天正是「九一八」，尤其是過江以後四個月的生活，把我變了，我想我一定變得多了。我們大寨說「丘九」已經減了零點五，或許是對的吧。我記起了在學校裏的時候寫信給母親勸她不要記念，不要多想，那都是假的，怎麼能夠不記念呢？怎麼能夠不想呢？現在我想想向母親鬧別扭，淘氣的還是假孩子，最傻不過了。

（今天下午寫到這里，有一位朋友對我這態度。隨後就是吃飯的時間，現在天已晚了，靜極了，靜得簡直可怕。）

爸爸，我不知道您此刻在做什麼，一定也是很靜的，一盞燈，桌子上放滿了書和稿

紙，祇聽見筆在紙上移動的聲音，還有那隻保存了將近二十年的西姆牌「火車錶」的嗒的嗒的聲音吧。除這些以外，我不希望還有雨聲伴着您，那會使人心裏不舒服的呢！

您一定早就知道騰衝克復了。這是五天以前的事情，十四日大清早，在雨中拿下來
的。

自己「總算」是目擊。這裏戰事發展的一個，差不多每天都得上城牆去看看。上城牆不是容易的，從飛機炸成的缺口上去，土質鬆，缺少掩蔽，一邊得用自己的炮火機鎗壓制對方，一方趕緊運破門板，破麻袋裝泥土作工事。到了上邊，還等不到你立住腳跟，敵人的手榴彈過來了。一暴露，冷鎗子就抓住了你，在一次攻襲中，一位負過四次傷的新兵的排長，就是這樣陣亡的。

巷戰更是傷腦筋，敵人的碉堡全做在房屋里，牆腳跟，多是與地相平的，這你怎麼容易發現呢？這些房子得一間一間的攻。失去了的土塊確實要一寸一尺的拿回來的。

最後一天，拿下了最後的一座大院子，單是那里面就有一百多具敵屍，有不少已經爛了，每一個掩蔽部裏就有三四個。

有一些俘虜，負傷了的，有病的，臉是黃的，頰骨突出，兩頰凹下。鬍鬚長了，皮膚都瘦而蒼白得可怕，他們在「洞」里就得太久了，我們到一個是傷所里，我們的看護人員在替他們包紮，看了他的痛苦，創傷，寒冷……我替他們難過。我手裏拿着一把一位營長送我的日本戰刀，我趕緊藏到背後。我叫我旁邊的一位也把他的藏了起來，不要在他們面前幌。也許他們兩位是曾經殺過你們的人，可是現在的情形變了，我不認說日文，我多少想表示一點意思，莫明其妙的發出，*Ni Huna*？想問問他們是不是日本本土人，（因為此外還有朝鮮的，台灣的，甚至東北的），他伸出一隻乾癟了的手和我握手，另外一個好像很難為情似的作了一個揖，這更使我有不好意思起來。

有隨軍的高麗女子，俘虜以後，看來也怪憐的。想來總也挨過餓，臉色黃，不過也怪和善相的。她們中有不少在最後給日本指揮官槍斃掉了。

對於敵人，在戰鬥進行中，希望多打倒一個好一個。俘虜過來了，要好好待他們，人究竟是人。

上月底我住的地方失了火，除了身上穿的一套和臨時拖走的兩條毯子以外，什麼都

光了——，雖然原來也沒有多少東西。總算倒霉。後來就搬到這里，和別的部分的幾位同住，倒也熱鬧。「事情」告一段落，接着又要繼續分頭走路了。

是的，寂寞開始了，寂寞固然有「耐人尋味」的時候，可是究竟太難堪了。在不單獨的時候，朋友們相聚，大家談着要回家一轉，更何況單獨一個人呢？

明知大家都記念着的，然而最後我還得寫一句「請您不要掛念」：祝您健康！

××× 九月十九日晚

附上一小片照相，您或者可以在街頭找一家照相館印晒出來。祇認見到我的側影，對於你，比沒有總好些。旁邊的一位，是現在一起工作着的美國人，這年青得很，靠在他肩旁的是搶來的老「拾鎊」，鴉片戰爭的時候也許用過這種鎊。靠在我左手邊的是火箭擲彈筒，一種威力相當大的武器，專用以破壞裝甲車或堅固工事。大家手裏都拿一個手榴彈，他的中國製造，我的英國製造。

××先生××姊：

騰衝克復之後，曾經有一封信寄給你們，想必已經收到了吧。

由於戰事暫時告一段落，我們不久也許會有個短時間的假期。是一批一批輪流的。我希望半個月以後就能夠輪到，要多一個月，——不過這也是個夠長的時間了。到那時自然大家可以見見面，說起來離開昆明，也有九個多月了。

好幾次想到重慶去見見父親，（回家鄉去見母親他們，似乎太不可能），人真的想得狠出神，有的時候一直想到深晚：怎麼樣請人設法弄飛機，怎麼樣忽然到他那里——亂想，有的時候也給與人們以不少的快樂。

假期大約十天，我興奮地期望着，至少在昆易可以見到不少朋友，我自己希望着和大家見面，我想你們一定也這樣在希望着的吧。

今天剛到離騰衝三四十里的一個地方，情形不大熟悉。時天，雲漫實在甚擾亂的。

今天是陰曆十二，再過三天，你們該在過中秋節了。這兒月餅吃不虧，希望有好月亮亮着。

再會，昆明見。

×× 九月二十八日

一六

××：

上月十九日寄上譯二二號航空信，不知道您已經收到了沒有？那封信是在「懸懸」最厲害的情況下寫成的，我怕您看了也許更會增加對於我的思念吧，信寄出以後，心裏就不安起來。

一個星期以前，我們在團部工作的，又暫搬回師部，住在離城三十多里的一個村子裏，目前沒有什麼工作，可說安閒得很。

這裏已經開始輪流放假十天的辦法，有一部分同伴已到昆明去，還沒有輪到我。不

過昨天又聽說放假延期，因為交通工具不夠。上次朋友去昆明時，託他們帶信給×先生，說我也快去，現在又不知要延遲到什麼時候了。不能由自己作主，實在是毫無辦法的事。

趁這空閒的機會，正開始回憶過去所經歷的事情，整理一個材料。準備寫一點東西，已經寫就一節人物描寫，和莫明其妙的幾首「詩」，以後抄給您看一看，這只是一個嘗試罷了。

東綏的戰事變成這個樣子，實在使人憂慮，這樣下去真不知會演變到怎麼樣一個地步。

家鄉有信息沒有呢？看來信是沒有法通的了。

上月十九日，曾給××寄去一本日文字典，那是「戰利品」，不知道他收到了沒有。

我身體不錯，您好嗎？再會

××× 十月七日

××兩先生：

八日在雲南驛的時候曾經託人帶給你們一封信，想已收到了。

昨天（九日）從雲南驛乘原來的「*Libby*」登程，晚上就到保山，一天跑了三百三十多英里。

今天上午十點多鐘，趁「軍火運驛車」西行，下午過江來。今天因為塵土大，汽油味重，暈了一程車，非常難受。

下關以西的公路，都在改良中。工程由美國工兵主持，各種機器正在大施身手，有開山機，平路機，壓路機。看看人家在烈日下駕駛機器，努力工作着的那種精神，真使人感動。

怒江水淺得多了，帶綠色。汽車在江兩邊山上來來回回，要爬上大半天。沿途倒翻了的車子怕有好幾百輛，都只剩下骨架子，好像在某一時期一場瘟疫，一下子皆病一

齊死掉似的。

江這一邊（西岸）的山比較高一些，車子到山頂上的時候，東岸的羣山都在駭水平線下面了。

幾個重要的山頭，敵人都設過防，抵抗過。有名的松山，就在路旁，現在祇剩下一片幾乎翻過了一個身的黃土了。當時敵人沿松山築着十公里長的地道，我們的軍隊，沒有法子近攏去，起初受了相當大的犧牲，後來掘隧道用 T · N · T 把敵人的地道轟炸掉，才克復過來，戰事的困難和激烈可以想像得出來。

歸原隊總還得有幾天，要等騰龍橋造好了再說，那時再告訴你們。

這封信到昆明的時候，××已經回重慶去了，我索性到目的地以後再寫信給他，假如他還在昆明，也就無須另寫了。

×先生還在嗎？請代聲謝他。

再會！

××先生：

八日在雲南驛寫過一封信給你們，過江以後，於十日又寄出一封信，大概都收到了吧。

經過醜陵，那裏的房子也大部分破壞了，附近山頭上看見有不少工事和戰壕，彈痕累累。從地形和敵人的工事看來，這的確是一個不容易攻擊的大據點。

我將歸隊，又在跑路了。反正過去幾個月，已經把兩條腿練出來了，走就走，沒有什麼大關係，鎗聲，更是聽慣了。

天氣晴朗，跑山路，一邊「練」身體，一邊也「欣賞」了山地的風景。

二十天的「假期生活」自然是夠值得回憶的。任何生活，回憶起來總是有味。像前次那樣在高黎貢山頂上的生活固然「苦」，現在想起來何嘗沒有興趣呢！

××已經離昆明了吧？×先生還在吧？

新出的「中學生」寄到昆明沒有？可不可以請你寄一本來？

十一日晚上聽到廣播，桂林失守，敵人已到柳州近郊了，昆明人心怕受影響了吧！

××姊飛昆來沒有？她回渝去，小黑龍決定回去吧？願

大家都好，

×××十一月十四日晚

一九

××：

八日到雲南驛的時候，在給×先生他們的信裏，附帶給你一個短箋，想必早就看到了。

我於九日乘原車到保山，十日過惠通橋到龍陵附近，十四日歸隊，又在開始走山路了。

惠通橋附近怒江兩岸的山相當高峻，從山頂到橋邊，汽車要盤旋好久才到呢。江水

草草綠色，公路旁邊倒翻的汽車，大概有三四百輛，祇剩下骨架，也可想見當年激戰時的慘況。在江西邊的山上，敵人總有不少工事，有名的松山戰役的那個山頭，正好扼守住公路，現在這個山頭好像已經翻轉身了。

龍陵壩子並不大，經過幾個月的戰事，房子也都破破爛爛的了。祇是不像騰衝那樣小，什麼都打光。聽說主要的抵抗的多半在附近的山頭。敵人的工事可多極了，掩體和交通溝蜘蛛網似的連貫着，可以想像得到當時戰鬥的困難。

歸隊以來，接連跑了五天山路，這兩天多少感到有點累，好在今天歇下來了，休息一天半就會恢復的。

前天走得相當糟糕，有一匹驢子性子壞，路上好幾次把馱子摔下，繃馱子相當費時，就這樣就誤了時間，沒有人領路。天又晚了，明亮的金星在前面閃光，沒有辦法，我走在前面，睜大眼睛，看路旁架着的我們的電線往那裏去，大家沒有電筒，電線祇有襯托在深藍的天空中時方看得出。在一處岔路口，化了好一回才找着，在山凹裏走，認不出路，祇有用脚用「手杖」察代替觸覺。有一處一個大坑，上面架着木條，馬絕對過不

去，以爲沒有辦法前進了，幸而另一位同志在旁邊找到了路，那天晚上到八點光景才到目的地。後來幾個美國人說，那晚我要不在前面找電線，七八個人跟十匹驢馬，不找到一處驢宿，就會跑到敵人那裏去了。

在昆明我們合攝的照片該已添印好寄出了吧。

再會。

××十一月十八日

已在抽空溫習德文，不跑路時該可以多看書了。

110

××：

十八日寫了一封信，到二十日方才託人帶到龍陵方面去寄發，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到你手裏。

廣西方面的局勢又變壞，真使人擔憂，從無線電中知道敵人快到河池了。西陲確是

在打奢勝仗，相信報紙上早就登過芒市是我們的消息了。

這兒是山頭人的區域，村落稀少，得跑過好幾個山頭方才碰得一兩個村子，土人都走光了，很難得見得到一兩個年老的。

這兒房屋全用竹料，柱子和樑是用木頭的，屋頂則是茅草的。

山頭人對我們的感情並不怎麼好，意外的事情常有發生，當然這也並不是單方面的責任。

祇要不移動，平常空閒的時間倒是有的，不過比較零碎，我已在開始複習德文和微積分，相信這次可以有一點恆心。雜誌文也在看一點。

在昆明時所說要寫的文章還沒有動筆，歸隊後生活不定是主要的原因；同時也是希望多搜集一點材料。

這兒人事上有一點小變動，負責一起工作的美國人是過去在團裏初期的一位，現在升為中校了，一向合得來，其他的盟友也都合得來。

團體比較大一點，人事問題也就不得分心去對付。在這兒幫忙的弟兄（一勤務兵

「廚子、馬伕等」向來認爲如果做得好就該照顧他們，例如吃的方面，事實上沒誰大家一樣，不過總絕對不讓他們光吃白飯。有的美國人在這方面往往看不開，以爲在「中國部隊」裏士兵的生活還要「苦」得多，「本來就光吃白飯」，到這兒來已是「幸運」的了，因此他們在感到自己糧食「缺少」的時候，就表現得不很大方，好像不願意供給「勤務兵」們菜似的。過去在團里的時候，碰到這種事情發生，總是設法解釋或「爭」，不然就從自己分內分一點出來。前兩天也碰到類似的事，在得到負責事務的那位美國人的「允諾」以後，就叫廚子爲大家煮了一點。當時「他們」也許覺得我們有點「那模」，後來也就沒事了。

這倒並不是因爲自己是中國人才盡力設法顧慮自己的弟兄，總覺得在同一个團體裏面，在工作上，職務上儘有不同，生活上大家究竟應該互助的。

還有一點，做一個負責的人，不論那一級，對於他的「屬下」，只要把工作範圍分配好，指示大概的工作方針，再負一點考核的責任就得，在「屬下」範圍以內的細情小節大可置之不問，讓人家有自由處置和決定的權利，無關大局的小「錯誤」，不必親自

去指責，最多於事後婉言矯正就是了，至少得給人家一稱信任心。於中途嘖嘖指責，縱然出於誠意，會使事人無所適從的。什麼芝麻大小的事都放心不下的人恐怕事情會辦不開，甚至會容易引起「人事」糾紛。予人以信任，人家會感到被信任的愉快，因而把他的能力充分發揮出來。

您近來好嗎？我目前總還得在這兒安心工作。

四五天以前得到您兩封信，九月十二日和十六日寄出的，這些信雖然是這次你到昆明來以前寫的，讀起來却更有親切的滋味，希望你仍然常常寫信給我。

以後給您的信將和給X先生他們的間隔來寫，給他們的信，他們看完後總寄給你的，因而你收到我的信的機會更多些。

豐先生葉先生他們請為我留聲。

再會。祝

康頤

××：

上月底有一封信給您該已經收到了。這一封信的號數可能有錯誤，許是88號，姑且寫上29號，如果有錯誤，請您改正，告訴我。

最近常常移動，十多天沒有寫信，好在目前交通比較方便一些，信件寄遞總該比從前快點了。

上次信中談起山頭人，簡略得很，給×先生他們的信裏多談了一點，但也不算詳盡，等有機會還想多寫一點。

假如有照相機的話，相信可以供給研究邊疆民族的一些資料。

下了山頭人的區域，回到芒市壩子，以為可以回去了，在芒市住了一天半，又癩達放附近。

芒市壩一帶是一個使人歡喜的地方。第一個印象是風最好；處處有叢林，又高又

大，翠綠的一叢；竹林跟收割後的稻田，溪流，村落，天色和雲彩配合起來，實在夠使人欣賞的。第二個印象是淳樸的擺夷人，他們真是使人覺得可親。

在芒市的時候，同一位朋友去訪問過好幾個村子，兩家三家人家，這兒也住在擺夷人的村落裏。他們的話我不懂，得有懂漢話的擺夷人作繙譯。

他們的服裝，男子多纏頭，藍布衣褲，赤腳打綁腿。女子分幾個時期，小姑娘不包頭，梳辮子盤頭，穿普通的褲子。到青春時期開始找對象時改穿裙子，聽說就是一塊布圍住身子的。結婚以後則功以纏頭。女子也可打綁腿。

在青春期男女社交是自由的，聽說有特定的季節，公開選擇。這一點可以看出來，特別是女孩子方面，穿得乾淨，打扮得比較清秀，非常活潑，一點沒有羞澀的態度。做父母的並不限制孩子的交結。那天跟朋友去訪問一個家庭。母親在那裏，叫我們坐坐。不懂話祇有用表情。我們要告辭，她說：「再坐一會，等小菩薩回來。」小菩薩就是她的女孩子。可是結婚以後那就不太隨便了。

信佛，每一個村子入口總有一間房子算是廟宇，有佛像和關於祭禮的東西。佛像多

小巧，不像我們那邊的寺院那麼龐大，但是有很漂亮的裝飾。在芒市曾參觀過一個廟，有塔，跟照片中印度支那半島各地的塔差不多，略像細長的螺絲似的，祇是並不是像螺絲那樣旋上去。有一個飾成金色，輝煌極了。

村子裏的小廟里，也有極小的塔，放在小架上。

做和尚的身圍黃布，在居民中有相當大的權威和影響。懂漢話和懂漢文的比較有地位。普通做和尚的就擔負着教育的工作。

他們有自己的文字，一個懂漢話的「小和尚」教給我十九個字母。初看像緬文，橫寫從左至右。字母用 a (Y) 作母音，好像英文中用 o 音，拉丁化運動中 O。隨便抄幾個給你看看：ɿŋ (ga), ʒ (ha), ʌ (nga), ʊ (Ta) …… 其中的 ʌ 顯然是 a 音了，寫的時候根據拼音的原則拚起來寫的。

他們講話鼻音比較重，我趁空找人學了幾句，用拉丁化記音，發覺文法結構跟漢文沒有什麼差別。像「你懂不懂」：Mo hu—m—hu；「你好不好」：Mo ni—m—ni；「很好」則爲 ni—di—di，di—di，放在好 (ni) 後面。(它)「太貴了」爲 Meng Ra Pias。

房屋多很簡陋，都是竹蓬；塗泥。種田，畜養牛和豬。敵人來了以後每隔相當時候居民得繳一批豬和牛，他他們不得不多養一點。這次敵人退却時燒燬了不少穀子。水力利用得很好，用來舂米。

上面寫的並不多，祇是生活不安定，不然準備詳細的寫山頭人區域的見聞和擺夷。

×先生也許要這樣的材料呢？

黔桂方面的戰爭太使人擔憂了，怎麼辦？

席地而坐，靠了膝蓋寫字，腿很酸，字跡越寫越亂了，希望您原諒我。再會。祝
好！

××× 十二月十二日晚

一一一

×××

從昆明回來又有六個多星期了，正在等著信，今天終於收到您十一月十九日從昆明

寄出的一封（裏面附華瞻的和士敢給我的信），可惜這以前的一封不曾收到，重來滇西後，我已寫過三封信給你了，十一月十八日一封，本月十三日一封，都是寄重慶。

看了您的來信，我的情緒不知道怎樣來表示才好：是快活，是惶恐，是慚愧，是若有所失，是安慰，是迷惘，是自信。

無論如何我要感謝您，就是感謝您。

我有點怕談自己，對於自己實在沒有什麼可談的。如果說「自己」是一個「存在」吧，那末這多少應該是Tangible的，應該是多少包含着一些東西的，可是我就沒有發覺自己有一些什麼，老實說真是一無所有。有什麼呢？學問，能力根本談不到，性格中缺少一些重要的因素。

想學的東西範圍太廣泛，這也想那也想，捨不得放棄某一種而專取另一種。這主要的該是「性格中缺少某種因素」所致，說是缺乏「決斷方」也好，說是缺乏「意志力」也好。

在待人接物上面，老實說有些地方確乎太重「情面」，太多「不好意思」的感覺，

這該是說自己不夠「強」，也許就是「懶」。

您談到的關於生活上所應注意的幾點，寫日記近來是做到的，寫信比較有定時，飲食起居因為過的是團體生活，也很少不規律的時候，至於用錢有預算一點，可從來沒有做到過，也並沒有浪費，可是不知怎的，錢就從我的荷包裏溜走了。

祇要生活有三五天的安靜，雜事不多，我獨自個倒能靜下心來看一點書，尤其在晚上。可是這兒的環境，究竟不是學校裏，最簡單的社會關係不能沒有，尤其最近幾天來，做同事爾同學的確在一起，軍中生活也許「無聊」，也許「枯燥」，在某中情況下面，爲了「情面」（縱然自己毫無興趣），曾經玩過一次牌，兩次「撲克」。在有的情形下，你要做「書獃子」是不可能，不合適的。還有的時候是得化在耐心聽人敘述，或者自己對人敘述中的。人家有心事，有痛苦，怎麼不該有個地方吐露一下呢？

關於美國人的一切，早就該動筆寫了，最近倒反而不敢動筆，因為覺得要包括的範圍很廣，如果遺漏，或者了解不夠，倒反不好。在這兒又感到了自己的西洋史常識太不夠。我希望先從他們的報章什誌中間多增加一點認識和了解再說。不過我又怕範圍一廣

，自己的能力吃不消，材料也不容易收集。譬如他們軍隊組織訓練的情形，對戰爭的代
表意見和態度，從日常生活接觸中對他們所了解的性格，一般人對德國潰敗以後開始復
員的意見，戰後和平的意見等等，不包括這一些就不行，整個兒都寫，老實說不是我的
能力所能勝任的。

我們的東線最危急的時候（本月初）聽廣播說敵人距貴陽祇有七十哩了，近四五天
來局勢已經「緩和」一些，這是可喜悅的。

距聖誕節祇有兩天了，洋人們準備小小的祝賀一下，家裏寄來的聖誕節禮物開始到
達，高興的情形是不用說的。「每逢佳節倍思親」，故鄉和家庭終究是一個人最值得懷
念的地方呢！

敬祝

新年快樂

×× 十二月二十二日

××：

上月二十二日曾經寫過一封信給您，怕又忘了編號，該是30號。

生活的流動性實在太大了，從聖誕節後一天起到今天為止沒有休息過。有的時候搬「家」，有的時候和部隊長官和洋人「走一走」或者「看一看」。師部另外一位同事主要的是將來在緬文方面負責。目前實在感到有點「忙」，不是在外面跑，就是「拜訪」或者接電話，不但沒有寫文的機會，連看書的時間都沒有，今天好在下雨沒有出去，十幾天來第一次得到「休息」，自己感到幾天來的情緒有點不痛快。

戰爭在進行中，天下着雨，「我們」並不一定需要出去，砲聲沒有停過，敵人的嘯聲在空中嘶過，不免也會引起心情的緊張。夜早就降臨，敵人慣於在夜間逆襲，於是拉緊心弦的機關鎗聲發作着。渡河佔領陣地，建立橋頭堡壘並不是一樁太容易的事，何況情況不容易弄清楚，敵人還有後路呢。好在這兒的戰事是一定順利的，祇是一個時間間

對於淋着雨，不一定吃得飽的「第一線」弟兄們，除了感到一種「抱歉」和「同情」的心情而外，還有什麼辦法？

一個人對於別人，對於環境的看法，受情緒的影響相當大，自己在快樂高興的時候，外界的什麼都可喜；在自己的心境不快的時候，外界的一切就著上一層暗淡的色彩。在後者的情況下，自己得「警戒」了，控制自己的情緒是一件得化點工夫的事情。

有的時候覺得在某些場合特別敏感，或者「神經過敏」，心裏煩躁。有可以談的朋友擦一下天，有點效力，不然乾脆自己靜靜地看一點書（有時不一定有效），或者寫點什麼，主要的當然是寫日記和信了。自己總覺得有一個大「缺點」，對人對物總是如洋人所說的太 *Sensius* 了一點，太不能隨便，太不能把外界的事物看得淡一點。在有些事情上原不管自己的事，看着做壞了，好像自己也有責任似的，替「別人」著急或者感到可惜。所以我希望有的時候能夠學到一點有些人們那種所謂「達觀」的態度，至少自己可以免除許多「不必要」的精神負擔。

這兒是滇緬邊界，隔河就是緬甸，猛印是一個大壩子，擺夷民族的區域，戰事在進行中，居民多離開了。渡羅蜜田一塊一塊的散佈着，可惜還不是時候，據說要下種一年後才有收穫，有豐收年和歉收年，一年一年地間隔的。

居民使用盧比，自然這因為經濟方面過去受英國影響的緣故。

您近來好嗎？××哥怎樣？家裏有信來沒有呢？再會。

祝

健康

××一九四五年一月六日

二四

××兄：

你問起我們譯員生活的情形，這也許不是這麼一封短信講得清楚的，祇能就自己所

經歷的所知道的簡單地談一些。

先談譯員的系統。過去A.V.G.時代，英語譯多半是僱員，有一部分好像也是徵調性質的。以後則由外事局（F.A.B., Foreign Affairs Bureau）統籌，在昆明辦有譯員訓練班，重慶方面的情形你當然比我知道得更清楚。譯員訓練班的前身是戰地服務團。訓練完畢以後，直屬於外事局。外事局依據需要的情形分發到各部分，有直接分發到盟友方面的，有派入航委會，有派到戰地服務團盟軍招待所的，也有附屬於遠征軍各級司令部的。

分發到盟方的，又有不同的部門。有到各種訓練學校的，如汽車學校（M.T.C.或M.T.S., Motor Training Camp或Motor Training School）步兵訓練學校（I.T.C., Infantry Training Camp），砲兵訓練學校（F.A.T.C., Field Artillery Training Camp），巡迴教育組（T.I.C., Traveling Instruction Group）。還有到各地盟軍司令部（Headquarter）去的。我被派入巡迴教育。部隊參加戰鬥以後，改爲聯絡組（L.G., Liaison Group），隨着遠征部隊走。

其次說到工作。巡迴教育組的目的是給與行將參加戰鬥的部隊以相當訓練，就是根

據基本戰術原則，給與部隊幹部人員以基本戰術訓練各種武器的使用方法等。幹部訓練告一段落，大家回到原有隊伍去，根據所學的去訓練他們的部隊。幹部訓練學校每天有一定的課程，美國人上堂教課示範，翻譯官就在旁譯述。我不用「翻譯」而用「譯述」兩個字，有一點理由，因為在口譯的時候，不全是逐字句翻譯的，有時候自己得斟酌字，或加以適當的解釋；當然這也有限度，如果自作聰明，畫蛇添足，那就弄巧成拙了。

對於專門軍用名詞，假如你在譯員訓練班裏已經學過一點，自然最好。不照，每次上課以前，自己得花點功夫記憶一下。各科的美國教官，通常總在前一晚找你預習一下，這是很好的辦法。軍用語有專門字典，有些也不一定與部隊裏通用的相符合。那時最好是去請教學員。好在各種課程有中文書籍，自己先看一遍就不成什麼大問題。

在部隊訓練的時候。盟方人員仍屬於巡教組，方式不同，由各級幹部領導操作。每團派美國教官去「看一看」，稱為 *to supervise* 這個話會使你有「像煞有介事」的感覺。有一次一位中尉在團部談起他們的任務是 *to supervise*。我以為直譯「監督」或

「察看」等字眼，總覺不妥，因而我就用「看一看」，看一看是 *take a look*，他們都知道用。團長很和氣地問我爲什麼譯「看一看」，我就解釋給他聽，在這種場合，這麼說時可以避免使對方有刺耳的感覺，不然，別人可能誤解他爲高傲自大，他也就明白我的用意了。假如他們認爲有什麼地方不妥的時候，寧到談話告一段落，提出意見來。在建議（*to suggest*）的時候，他們談話的態度、方式，固然大有關係，我輩翻譯官的措辭、態度，也大有影響的。

除了正規的工作以外，平時在家，還得管管別的事情，像接電話啦，「管理」勤務兵啦，買東西啦之類。中國人總是好客的，做長官的時常請客。如果你也在被請之列，大家「乾杯」，你得說一聲，*bottoms up* 好在洋人懂得這一句，他們也就會說「隨便」，表示只隨便喝一口。席間有的時候談話資料很多，人家講一句，你得講兩句，人家把好菜往嘴裏送，你也許會等得口涎直流。參加比較正式的 *dinner*，實在不怎麼痛快，至少我個人的感覺是這樣。

部隊參加戰鬥以後，美國聯絡組的主要任務在負責供應給養。譬如這次滇西的戰

事，糧食彈藥的補給，大部分由運輸機投擲的。其次是負責空軍支援（Air Support）的陸空聯絡（Air ground liaison）。在這方面，當我們部隊需要什麼的時候，就向他們要求，你的任務不過複述一遍而已。從前在團部的時候，時常跟團長到第一線，可以經歷火線上的生活。有空軍支援的時候你也和他們在一起，指揮飛機向敵人投彈，掃射。每天，經常得借着他們去問問情況，如傷亡情形，彈藥消耗等等。這你可以想像得到，他們自有他們的任務的。有的時候並得陪着他們到飛機投擲場等地方走走。

每次行軍的時候，洋人東西多，鋪蓋糧食等等，得用不少馬匹馱運。馬匹平時有馬夫照管，行軍時每人都得負責看顧，裝馱，下馱，牽馬馬，你也會很樂意幹的。在一個團體裏，反正什麼事大家都幹。

談到吃，因為派在這兒工作，就跟洋人們一同開伙。每月從你薪水裏扣掉一部分伙食費，去年十月份以前每月一千二百元，十一月份起增加到六千元了。薪水歸外事局發給，外事局發到昆明 Y. Force H. Q. Y. Force H. Q. 一查，就知道你在哪一個部隊，美國人會設法替你帶到。由於部隊的流動性大，普迪有遲到三四個月以後才到手的，最快

也要在一個月以後。服裝由外事局發給一些，前年我們領到一套棉的。到了去年春天，把棉花挖掉，改成夾的；到夏天我的那套破了，沒來得及把裏子扯掉改成單的。我們是屬於作戰部隊的；後來也得到了兩三套盟軍的制服，那是卡其布的。雨衣，鍋盔，毯子，吊牀等也各人有一份。

跟洋人生活在一起，起初總覺得有點不慣，這也許由於生活習慣不同的緣故。最顯著的使你感到不痛快的是他們一般的狹義的功利主義觀點，這也許是他們經濟生活發展的自然結果，也許是由他們的「自尊心」或「優越感」形成的。有一次，在他們談話的時候，聽到有人尖酸地說，「山姆叔叔是窮人的好朋友」(Uncle Sam is a good friend of the Poors)。也有人說，現在美國普遍供應盟國，這筆債是收不回的。諸如此類的話，常常可以聽到。另一點是個人主義的氣味比較濃一點。不過這並沒有到是以抹殺他們的集團精神的地步。在一個團體內，他們大致都可以合作，把工作做得很好。

他們的工作精神大體說來是很佩服的。對於分內的工作都能盡職，雖然在這兒，也不見得有什麼重要工作。去年十月間，我請假到昆明去，回來的時候，經過雲南驛，

看到他們在飛機場上工作的情形。一看就感覺到他們有組織，發揮着高度的工作效率。他們獨立自尊的精神較強。他們又較率直，有話就說，有什麼不滿意，幾個人聚在一堆，就發牢騷；說吃得不好，說有的人官架子重，說有的人太把細；從這些地方都表觀出民主的精神來。

我敢說百分之九十九的美國人是想回家去的。你可以了解得到他們都有個不壞的家庭，有妻子或愛人等待着他們。你還可以看得出來，他們在下意識中，都嫌中國戰場太安全了，看看歐洲戰場，看看太平洋戰場，那才真正是他們的部隊作戰的地方。

在別的戰場上，他們的給養供應要充分得多，享受也優裕得多。在中國戰區上，由於運輸的困難，不能得到充分的供應，尤其在戰地的更少。他們每人有三元美金一天的津貼，一度增加到四元，事實上用不完多半寄回家去。有一位士兵說，他們一個兵在這兒，賺的錢比在歐洲的一個中尉還多。

關於美國軍隊的情形，從各種報章雜誌的記載上，可以得到不少了解。我還想多搜集一些材料，這裏說的遺漏的地方很多，祇儘滿足你一部分的「希望」罷了。



橫渡怒江

從五月九日起，我們連續行軍三天。

第一天走了八十里的山路。早晨六點半起身。先經過一座不怎麼高的山。約莫走了兩個鐘點，人有點乏了。接着又是一座大山，從山坳里爬上去，坡度約在四十五到六十之間，路恰像一條蚯蚓那麼屈的扭着。整個山坡被叢林掩蓋着，從寨中望下去是不大看得清楚的。天下雨，泥漿齊到腳踝，走兩三步得稍稍停頓一下。還得時時留心向後滑。長官和士兵都沒有避雨的裝備，全身都被雨溼透了。弟兄們挑着四五十斤的担子，這是並不輕鬆的負擔。然而大家得走。大家都習慣了，他們有過八十一天長途跋涉的經驗。一步又一步，後面的人看着前面的人的腳跟，小心地把腳放到前面的人的腳印裏去。人當心致志地在做一樁事情的時候，是不計算時間的。這一個山頭足足爬了四個鐘頭。

從山頂順着來時的山谷往下望去，看見原來經過的村子還在一座小山脚下。山風很

大，衣服裏面是汗，衣服外面是雨，着實寒冷。雲霧在半山腰飄動，一陣風來都給趕到了山頂，十多步以外什麼都看不見，人就像給融解在白茫茫的一種流質裏面，感到被包圍的不痛快。

等我們這一部人到齊以後，開始下山了。平坦的下坡路，走起來很輕快。轉了一兩個彎，又到山坳裏了，陡坡，泥濘，還是一樣。我們正向西走，一大筆的墨色，塗抹了大半天塊空。那就是「橫斷山脈之一」的高黎貢山。它向來只給人以神祕的印象，提起它常常要聯想到「蠻荒」，「毛之地」一類的字眼。現在自己竟走到了它的面前，多少有一點新奇的滋味在心頭。

一陣雷響，黑雲一大片在左前方，急雨緊跟着來了。要不是頭上有一頂鋼盔，叮噹叮噹地給敲得發響，還不知道夾著冰雹呢。一粒一粒有石榴子那末大。路是崎嶇的，路旁邊沒有小水溝，幾乎浸滿了腳背的水溝淹沒了道路往下沖流。

咱們中國人是頂有意思的，看看在這種地方，羣國人坐不了汽車——「吉浦」或是「卡車」——也是一顛一躍地走着，弟兄們盡量和他們鬧着善意的玩笑：「O.K.」

O.K.」「頂好」，「頂好」，「怎麼不坐汽車啦？」或者喊「哈囉，好不好？」平時每當「吉浦」在公路上疾馳而過的時候，他們看見小孩子，看見女人，看見我們的隊伍，總是伸出大拇指叫「頂好」，然而看看現在的樣子，他們氣吁吁的，簡直不大有聲響。「算了吧，叫不出來了！」有的人出來解「圍」，接着便是一陣笑聲。這麼一來，四五十斤的担子多少輕鬆了些。

上山路固然不好走，陡峻的下坡路也並不容易走，這會使你的腳底感到有點疼痛。後來雨停了，路也比較平了些。我們走得相當快，一點鐘大約走六公里。不過兩條腿越拖越重，簡直就想在路旁倒下來算了。

那天晚上總算得到八點鐘的休息。第二天七點半鐘又動身，全天走了六十里。天晴，路乾，可是兩條腿的疲勞並不減輕。行軍的時候，水比什麼都寶貴，裝滿了一壺應該維持一整天的，不知不覺就會喝過了量。幸而在山頂上有好些老百姓在煮大鍋的水，免費供應我們喝。前面橫着的大山越來越近了。五點半鐘到達一個村子，擁擠的程度使人難以想像，半間空屋子也沒有，士兵滿山露宿，打柴煮飯。我們運氣，有牛棚上層

睡，要算不錯的了。

十二點方才鑽進「帳子」里，睡不着，不斷的人聲使你睡不着，跳蚤也咬得你睡不着，而到後半夜三點鐘又得開始行動了。

下弦月掛在天邊和一邊山頂碰頭。月光算是盡力照出了山的輪廓，使人辨得清道路。隊伍滿山滿谷瀉下去。頭似乎有點昏，起初步子並不十分穩，身軀會向左右搖動，隔了一會兒精神振起，步子才輕快起來了。

夜的黑色漸漸褪下去，天空轉成了淡灰色，再淡再淡，東邊的天際朗朗起來。夜和白天分不出界綫，這彷彿使人有非常痛快舒適的感覺。

走了八點多鐘，又到達一個村子，聽說走了三十幾里地。

說是還要走，要走到江邊。「江」當然是怒江了，我們帶着的東西還是太多，最好只帶一個人背得動的。好吧，只帶一架吊床，兩條襪子，一登短襯衣，幾個信封和幾張信紙，大了的東西只好「留守」下來了。

早着呢，有的是時間，五六塊板上我們四個人橫伸直躺地睡在那兒。天氣相當悶

熱，頭實在也有些沉重，休息是需要的，然而也不過一個多鐘頭。

六點多鐘，兩條腿又移動了，也不知道黑夜與白天在什麼時候交替的，只記得翻過了一個山頭，就什麼都看不見了。漆黑沒有路，路是前面的人的模糊的影子，路是前面的人的脚步聲，路是前面的人的警告：「石頭」「轉彎」或者「陡坡」。自己的脚得細心地辨別。自己滑了一交，告訴後面的人「小心一點！」看見後面的人顛跌了一下，問一聲「怎麼樣？」

看見山底下有一點兒光亮，在一段地區間游來游去，說那就是咱們的渡船在渡江。「渡江」，在軍事行動上，會給你一種特殊的感覺。

到達了一塊平地，星光多少也給大家一點幫助，那裏有稀疏的樹，那裏長滿了草叢，聽到鼾聲，滿地躺着人，說是大家在等待過渡，於是我們幾個也就倒在地上，鋼盔做枕頭，那時是九點多鐘，自己以為不過稍稍閉了一下眼，幾個人差不多同時醒來，誰知道一個鐘頭過去了。

到渡口不過二三十步路，團長他們都在那裏。時間還早，又躺下來睡。以為輪到我

們渡江了，幾個人於是前進到沙灘上。還早，又睡，這下子可睡到了天亮。

對於渡江的疑慮早就消逝了。沒有槍聲，沒有砲聲。對岸的山靜靜地獨矗立着。怒江的水從北面滾下來，寬處平穩，給你一種沈重的壓力，窄處泡沫飛濺跳躍，一瀉而下。沿岸逆流，打着漩渦而上，幾隻木船和橡皮船使勁地在這股水裏面活動，趁着逆流划一段，然而划到江心，大股兒的水把船往下衝。操槳的，把舵的，拚命將船向對岸撐。靠近幾塊岩石，將船頭的繩子丟到對岸上，岸上的人就把它拉住。

我們渡江的時間是五月十二日的早晨。

在一個村子裏住到十七日，又進到另一個村子。這些鄉村都是呈現着淒涼的景象，居民早就在敵人侵入的時候躲避了，然而誰能捨得了自己的田地。從沿江狹小的幾塊梯田上可以看得出莊稼人的苦心。他們還是從躲避着的地方跑出來工作，秧田裏的秧已經有尺把高了。好幾塊地新經犁過，水也放滿了，是插秧的時候了，戰事也許曾在這兒發生，老百姓不敢出來，但終於出來了幾個。我們給他們解釋，請求他們幫忙。忠厚的人們見了部隊指導員下跪作揖，恭敬拘謹的答應着「是囉」「是囉」。

每一間破屋子的正廳的牆壁上貼着「天地君親師位」的紅條子，旁邊是「侍香金童」，「傳言玉女」，「天地無私，大恩當報」，「親師有教，至德必酬」，「家神案上，招財進寶」，「土地宮中，利商安人」等等對聯。

敵人固守一個據點，天晴的時候可以看見幾架我們的飛機（P-51）向敵人那裏盤旋轟炸掃射。迫擊砲跟山砲的爆炸自然也常常可以聽見。

聽說敵人相當鎮靜，他們隱藏在掩蔽體後面，不到二百公尺以內絕不射擊。在樹林裏，有的時候，要到四五十公尺的距離才動手。

攻擊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尤其在這種地形裏，山地和叢林。高黎貢山從北到南縱貫着，從主幹橫伸出許多支幹，支幹又長出許多的「結」來。從河邊一點一點向西，向天空伸高。在山谷山腰山脊上只有一兩條小路往上爬，只能通過一個人。高聳的喬木，密集的灌木叢，和各種不知名的草，蓋滿了所有的山地，蘚苔附着大樹，毛蕨茸的好像鹿茸。枯樹葉總有三四寸厚，潮溼，腐朽。下雨天（幾乎每天都有雨）小路泥濘不堪。敵人終於得退出去，不過顯然還想據守山脊。

當第一天我們進到敵人總退出的地方，敵人的山砲企圖打到那兒來。我們離開帳篷（敵人遺棄的）後，砲彈落在附近十公尺以外。好在那裏是山砲的死角地帶。有幾次前哨有接觸，鎗彈 Shin Shin Shin 的從後面山背後打過來。Bang 的一聲，砲彈出口，然後一聲長嘯在頭頂上穿過，落到敵人那兒，Bang！在前面迫擊砲也連續發射。這是夠令人精神振奮的事。

有幾次我們到前面去看看。樹林太密，視界不廣，從望遠鏡裏可以看到在山頂上工作的敵人。

現在我們所在的地位已高過怒江東邊的山嶺。雨過天晴，景色特別動人，雲霧從一個一個山谷裏升起，一重山一層雲。雲逐漸升起，到半山腰停住，這是雲海。太陽光照在上面，反射出一道道的白浪。忽然一絲白烟從這中間飛騰出來，活像龍卷，而這一邊的山頂還是掩沒在霧裏面，迷迷糊糊的。

三十三年六月十一日

從江直到上猛達

六月十一日那天，我們得到了好消息：我們這一團佔領了齋公房，是這一路的主峯。正面沿着山脊，不過十多公尺寬，中間鋸齒形的深溝裏有一條小徑。兩旁是陡坡，長滿了高樹。很顯然的，在這兩邊不能活動。敵人在山頂上把一段路阻塞住，縛了幾串手榴彈。在阻障物後面的適當地區，配置着輕機鎗，向下對準着我們的反攻路線。這對於進攻者自然是一個困難。然而我們運用了迂迴的方法，從旁邊的一個山脊衝上去，佔領了別個較高的山峯，對敵人的側翼加以威脅。敵人終於被迫撤退了。

兩天之後，我們到達山頂。那裏簡直沒有房屋，也沒有高大的樹木，祇有一些低矮的灌木叢。雨老是不停，山風寒冷刺骨。死馬死人橫陳地上，屍體的皮膚一塊紫。一塊青，肚子，腿，臂膊都脹胖了，像個吹足了氣的橡皮人。污水沿着山坡流瀉，臭氣薰天。山頂的那邊，聽說我們的弟兄正和敵人在雨中相持着。

二十日，知道我們前頭驛隊已經到了江苴附近。江苴在高黎貢山側面，龍川江之東。二十二日，我們就翻過山到了高黎貢西邊的山腰。那天正值天晴，上山路又經工兵修理過，好走得。東望怒江，一片一片的半圓玻璃片似的在遠處閃光。

下坡路開始了。不但要留心自己，還得分出不少精神來照顧牽着的馬匹——我們攜帶的東西看實不少，用六匹馬來馱載。裝馱，上馱，下馱都得自己動手。移動的時候，上山下坡，都夠傷腦筋。上坡時馱子重了向後傾，明知道馬匹喫得消，不過看牠那股費勁的樣兒，總覺應該幫牠一手，向上推一下。下坡時東西往前傾，又得向後推一下。右級高了，擔心牠上不去或下不來，一心只想找低些的讓牠走。馱子在馬背上顛動着，側了下來，更得招呼前面或後面的人幫忙抬上去。

終於走入一個新世界了。一個半月以來，沒有見到「平原」，現在呈現在視域之內的，居然是一大片嫩綠色的平原。像是塊平板，間或有幾座深綠顏色的小山分佈在「平板」上面。溪流在這平板上劃了幾條痕跡。雲朵飄浮在小山頂上，像是花簇。太陽光像銀色紗帶，從天頂撒下來。黑黝黝的連接着天地，像女子的黑紗裙似的是雨。一忽兒，

平地上放出一條一條的烟穗。擴散瀟漫，景色漸漸模糊起來。在混沌朦朧中，各種顏色勻種地顯現，輾綿的乳色，柔和的青色，明媚的粉紅色……我悔恨我沒有學會作彩色畫，更可惜沒有得到一具良好的照相機，假如說有天然色軟片，能夠把軸攝取一二分住，儘是夠供日後的欣賞和回憶了。

沿山坡幾十畝地，全是燒焦了的樹根。戰壕，交通溝縱橫連接着。還有鋼骨水泥的碉堡，這是兩年以前國軍抵抗敵人進攻時所築的工事。以後再也用不着了，已成爲歷史上的紀念品了。

二十三日，我們向江直街前進，經過一段泥路，終於踏上了一條公路。這一段路是敵人佔領以後築成的。沿路松林茂密，溪水冒着泡沫，從石堆中間跳着滾着流下去。我的兩條腿好像不相信竟會有這樣的福氣，得以在平坦的黃泥路上輕鬆舒適地走着。

有一座修築得相當不錯的木橋，橋柱上一邊題着「高黎首橋」，另一邊是日文，我認不得。路旁有草坪，綠得可愛。在大都市內鴿子窩似的「弄堂房子」住久了，到公園裏去散一回步，就感受到不少新鮮感覺，消解了不少疲勞。這裏是這麼一座天然大公

園，當然更使人愉快舒適了。

江直屬於騰衝縣，看來從前是個百戶左右的村子，村子四周敵人築了不少工事和掩體。過去他們部隊長官住過的一間房子比較乾淨。寢室的佈置是日本式的，鋪的地板離地一尺多高。現在我們團長就住在裏面。從房子裏有交通溝通出牆脚，通到一處機槍掩體。

街道骯髒不堪。多數房屋東倒西歪，破破爛爛。好些都充作馬房，馬糞遍地，穀料狼藉，有的已經開始抽芽了。

敵人造留下一些宣傳品，貼在牆壁上。其中有標語，爲「日本之敵是重慶軍」，「英美是我們之敵」。有報紙，如華僑正誼報，無非說些「重慶執迷不悟，甘爲英美利用」的話。又宣揚「和平地區」的「和平生活」，說什麼「安居樂業，無憂無慮」，又說什麼「重慶政府下面人民受轟炸之苦，物價高漲，怨聲載道」。更用附逆將領像龐炳勳，孫殿英等人作爲號召。漢奸頭子汪精衛是非出面不可的，在一篇文章裏，有「日本友情之援助」，「日華同盟」，「正實之兄弟」等詞語，實在肉麻。又有附逆電影明星

的照片，下面寫着「我親愛的重慶將士啊！速速反省，投效和平」等話。還有投降懸條，一邊有林柏生寫的「汪主席歷略」，一邊有大大的「注意！」「持此傳單來歸者，並不以俘虜視之。得以建設新中國之志士，極懇親愛，以優禮厚待之」字樣。下署「日本軍司令部官」。

那天下午碰見了兩個小朋友。一個十三歲的，面目清秀，口齒清楚，我們倆滔滔不絕的談了不少話。他說敵人到來的時候老百姓都疏散到山裏。公路兩旁敵人架着機關鎗，老百姓一接近就射擊。有一次敵人叫老百姓用菜和肉去換他們的鹽。老百姓去了，被打死好些。這次國軍到達，老百姓偷偷運米糧來幫助，也遭敵人殺死了好些。還有兩個給敵人活活釘死在樹上。敵人曾有「行政班」駐在村裏。「有一個女漢奸叫謝那樣，上海人，幫他們的忙。聽說國軍來抓她，她逃到騰衝去了。」「有人說我們投了日本人，真冤枉我們了。江那邊纔有人投了日本人，幫他們搶東西。」聽了小朋友這幾句簡單而天真的話，實在使人感到溫暖。我感動地看看他——他變成我的親弟弟了。

江直四周有大片空地，我們部隊到達後兩天，空軍就在那裏投給養。場上鋪着白色

布板，作爲信號。C-47運輸機在天空盤旋，然後像沿着大螺旋形的扶梯一樣，在一定的空間滑下來。到離地約摸四五公尺的時候，機倉的門開了。一個一個的麻袋堆在門口。管理員在裏面，待飛機飛到適當的位置，祇見他往外一推，袋子七零八落的散了下來，有米也有鹽。子彈，砲彈等軍火都繫着降落傘。麻袋一離機身，五六朵美麗的白花隨即「含苞怒放」。飛機又沿着螺旋，升上去，升上去，翻過高黎貢山而去。

西邊是龍川江，又叫瑞麗河。我們這一路須從兩條支流處過江。敵人撤退，已經把橋破壞了。第一座橋先修好。過了第一座橋，到達另一條支流，橋還在建築中，我們部隊在用橡皮艇過渡。雨季裏江水總是湍急的，在這種情形下面，工兵的任务特別艱鉅。木椿纜放下去，一不留心就給水流沖去了。一定得用大鐵索縛住，鐵索兩端向上游拉，待橋椿落在適當的位置，就把鐵索在兩岸縛住，然後在椿上架上桁木，鋪上橫板。從兩岸施工一直到江心，一天到晚，除了嘩嘩的水流聲以外，就是丁東丁東的敲擊聲。在江邊過了兩夜，等着造橋，看着造橋。到本月一日，橋造成了。我們幾個是「第一批」過橋的，馬蹄打着木板，江水拍着木椿，這又是怎樣的一種趣味啊！

沿着公路走，我已經說過，走平路似乎是意外的恩施，一點不感到疲勞。可是有一兩段泥漿路也着實討厭。有一位仁兄牽了馬，一不小心陷到泥潭裏去了。泥漿浸到大腿塗滿了馬腹，好容易把馬拉出來。斷了一塊馱鞍上的木片。

寫到這裏，我順便補插一些辛酸的故事。當我們在高黎貢山東邊的時候，道路太糟糕了。每個人得拖泥帶水的一步一步向前挪。雨又大，風又急，全身寒冷，肚子又飢餓，搥着搥着，無法把脚拖出泥巴。上身一傾倒，嘴巴鼻頭都貼在泥漿裏……：馬匹掙扎着，掙扎着，四脚一跪下，衰竭了，再也沒有人拉得動牠，牠的兩隻眼睛無望地凝視着……：習慣了，心腸也變硬了，「就是這樣，有什麼辦法？」

路上有一個被燒燬了一半的村子，順便進去看一看。瞧見幾個「老百姓」，有一位自己介紹說是鄉長，國軍光復這裏以後，縣長重又派下來的。至於縣長先生，我也曾有過「一面之緣」——我們從高黎貢山下江苴的那一天，他和他的人員行李，用不少牲口馱載着，從保山方面回來接任。他有相當年紀，圓面龐，穿着整潔的綢衣。自然大家見了都高興。一團和氣。回說到這個村子，鄉長先生說是美軍轟炸敵人時燒燬的。沿路又看見

五六匹死馬，大概是敵人的運輸隊給美空軍掃射死的。

晚上宿在離騰衝二十來里公路的一個村子裏。有一位老媽媽幫我們拼了一担水。看見有幾匹馬，她自動送來幾捆草做馬料。又掏了一碗鹹菜來，我婉言謝絕了他，沒有收。她不好意思似地端回去了。娃娃們圍着看，農家，貧苦的農家，給與人們的印象，還不是全中國都一樣的。晚上聽見小娃娃的哭聲，同道的一位說，「簡直到家鄉了」。這又使我想到了留在家鄉的母親和弟妹們。母親愛子女，無論到哪裏都是一樣的。母親的表情，母親的態度，對孩子的笑容，不會兩樣的。天下祇有一個「母親」，「母親」兩個字，已經總括所有的母親在內了。

以後又連續「翻山越嶺」的前進，身歷其境的人就不會嫌這幾個字太抽象。這裏面包含着風，雨，泥，水，流汗，喘息；同時自然界的一切，像千變萬化的雲影，山色，足夠你欣賞觀覽，足夠擴大你的心胸。

上猛達敵人的工事比江直還好，有鐵絲網和各種掩體。村子分成了兩個部分，半個被作為馬房。過去高大整齊的屋子，東一個窟窿，西一個窟窿，樓板地板都沒有了。

到處充滿着腐臭的氣息。另外半個村子是倉庫和兵員駐紮區。一片美國飛機的螺旋槳上，刻着幾個大字「猛達警備隊」，這旁邊就是警備隊長的司令部了。敵人留下不少的東西：一千多斤的鐵絲和鋼絲，幾十枝槍，幾十副馱馬鞍子，一具砲兵距離測量器，一輛在修理中的「雪佛蘭」，爪哇造的卡車。還有良好的小拖車，鐵鍬，鋤頭。還有餅干，醬油，維他命B藥片和幾倉大米。敵人退走前曾燒了不少的米，和幾十件大衣，呢毯子，地上還留着灰燼。

敵人的餅干真不錯，一小袋，一小袋的，每袋約有一兩百塊，每塊像麻將牌那樣大小。袋裏還裝有多少粒的糖，團長送了我們兩袋。醬油粉也挺鮮，煮大鍋菜，煮湯，加一點在裏面真是好佐料。有一位醫官送給我一瓶維他命B藥片，還沒有開始吃。他們還送我幾本日本書和畫片，有一本是去年（昭和十八年）的「日本經濟年報」。

國軍克復一塊土地以後，接着來的大問題是怎樣恢復地方秩序，安撫流散人民。部隊一到，需要當地民衆幫助的地方很多。通過什麼機構，動員當地民衆，協助國軍肅清敵探與漢奸？怎樣要求民衆供應給養？怎樣使民衆衷心的了解「這是我們的軍隊」，「這

是保護我們的軍隊」，毫不畏縮，毫不遲疑的來與軍隊合作？同時部隊該怎樣加強本身的教育，更親密地對待在敵人統治下受了不少創痛的民衆，真實地表現出軍人是他們的兄弟，他們的兒子，他們的保護者？這真是些大問題。這些問題早已有人在注意，可是沒有身歷其境的人，對於這些問題的重要性，恐怕不會深刻的體驗到的。

七月三十日

來鳳山前的戰爭

騰衝周城圍是一塊相當大的平原，城市就在平原中間。城牆四四方方的，約有七八尺寬，非常結實。敵人靠城構築了不少的堅強工事。緊貼着城南就是來鳳山，又叫文筆山。山大致東西向，並不太高。光禿禿的，樹木不多。從山腰到山頂都有敵人的掩體和碉堡。靠近城邊的山腰上有來鳳寺，這是敵人山上部隊給養供給點。爲了給與城更多的保障，敵人自然非竭力守山不可。可是在我們一方面，爲了攻佔整個城市，第一步就在

去掉敵人的屏障。

城區的敵人已經被圍了不少時日。由於天氣的關係，我們空軍活動比較不方便。我們的攻擊部隊却已有相當充分的準備。上月二十六日，大好晴天，蔚藍明淨的天空，飄浮着一些雲片。東邊遠處，從騰衝周圍的山約缺口望出去是一抹淡淡的高黎貢山，上半部模模糊糊的被雲遮沒了。西邊有三四個山頭，其中一個看去真像畫片中的富士山，不過沒有雪頂，可是當雲蓋住尖端的時候，也就足夠你欣賞的了。

廿六日上午十點到十一點之間，飛機終於來了。□——□聯絡機先到上空盤旋偵察，

P—40 戰鬥機，P—38 雙身戰鬥機隨即到達掃射，並投小型炸彈。不久，就聽見 Hung ung ung 沉重的聲音，越來越近，越來越響。那時我們在離前線兩三千公尺遠的小山上「觀望」。突然間，□——□從山那邊閃過來，五架，六架，九架，……總共二十幾架。雙發動機，機頭向前突出，兩片垂直舵。繞了一個圈子後，對準城裏撒下一大片黑色的雨點子。掉下去，掉下去，接着就看見白色的烟，黑色的烟，隔幾秒鐘，dang dang dang ……一大串聲響滾着過來。有幾架飛得很低，掃射，轟炸。黑烟中帶着血

紅色的閃光。

飛機一過，偵兵馬上開始行動。你可以看見砲彈不斷地在山頭上敵人掩體附近開花。黑色的爆破彈，白色的烟幕彈。一陣風來，白烟嫋嫋地拉長，飄動，擴散。隔了幾分鐘，你可以看到在半山腰裏有我們的白色布板，這表示我們部隊的前緣。是的，他們在進展了！機關鎗聲格格格……略略略略……有時稀，有時密。敵人的抵抗也是必然的。

第二天（二十七日）上午十點鐘光景，我們佔領了山頭，也佔領了來鳳寺附近的地區。

在我的回憶中，七月二十七日是一個淒涼的日子。「七七」事變以後，上海的風聲越來越緊，尤其像我們所居離「大日本海軍陸戰隊司令部」不遠的地區。謠言擾亂了人們的頭腦，人心惶惶，搬家的搬家，逃難的逃難。母親，我和弟弟妹妹就在那天早晨到北站趕火車，離別了那十里洋場。坐在車廂裏，月臺上無綫電廣播着悠揚的樂曲。買了一張報紙看，只見特號字的大標題：「北平保安隊附逆！」就在那天，文化古都淪入敵人手裏……八點多鐘時，火車 gung gung gung 向西南開動了……

現在，抗戰的部隊在西南邊疆進行着勝利的戰鬥，在這偶合的日子，攻佔了相當堅強的據點。這在我想來，不是沒有意義的。

二十八日我們去「參觀」來風寺附近的陣地。在山麓開闢的地面上，有四個碉堡羣，相互間的距離約從一百公尺到三四百公尺左右。一個在正前方，一個在後，其他兩個伸展在兩翼。其中左邊的一個依着山坡，四周都圍着鐵絲網，閃爍得刺眼。

這些碉堡羣都利用了高出的土堡。正前面的一個最為強固。在一畝大小的地面上，敵人築了八九個掩體，有好些是墳墓改修而成的。掩體用半尺到七八寸直徑的木頭打樁，作掩蓋，裏面多鋪木板，頂上架兩層以上的木頭，又厚厚的蓋上三尺泥土。兩尺來寬，四尺光景深的交通溝聯絡着各個掩體。每一段交通溝裏都有一兩處往下挖去六七尺深，再向旁邊挖去。這些都是掩蔽部。沿着溝壁也用木樁和板壁支撐住。

我們是先用砲轟的，整個區域佈滿了彈痕。60 迫擊砲，82 迫擊砲和 150 mm 重迫擊砲，有的打在掩體上，有的打在槍眼前，有的正中交通溝，阻礙了掩蔽部，有的破壞了鐵絲網，也有打在空中地上的。砲彈在空中爆炸以後，碎片沿着地面，向四面抓成

了無數的創痕。綠草地上好似雕刻了不少的太陽旗。

起初我們向正前面的敵陣進攻，受到兩翼敵人據點的側射，於是將左邊山坡上的據點先加以佔領。正面部隊躲避右側敵人的火力，向左方繞過去，一鼓作氣攻佔了主要據點。少數殘餘敵人逃向後方據點，最後進城去了。

從參加戰鬥的連排長以及弟兄們的敘述中，可以見到敵人的頑強，也可以見到我們戰士的英勇。

敵人最可「佩服」的一點是鎮靜。不管我們的砲火怎麼利害，他們絕不輕易暴露目標。等到我們接近到二三十公尺的時候，才是一陣機槍，一陣手榴彈。

「噶，真夠『梆』的，那個大個兒光着上身，粗臂膀，來回在交通溝里跑，兩手拿着手榴彈，一手三個一手三個的丟，」連長告訴我這個故事。「有一位排長受了重傷，告訴弟兄替他報仇。一位老總丟手榴彈進去，大個兒給崩着了。老總跳進溝裏，又跟他肉搏，不幸也陣亡了。兩個人都埋在溝裏。」是的，溝裏有兩堆土突出在那裏。

有一個工事利用墳墓的，前面有一塊墓碑，墓碑前面一攤血。「這兒也陣亡了一個

排長。他一到這裏就站着用衝鋒鎗向裏面掃，給敵人一鎗打在腦袋上，馬上倒下了。他就埋在下面。」靠近鐵絲網處有一堆新土，看着這個，你的心自然而然的沉了下去……

最大的一個是敵人的機關鎗掩體。裏面起初有四個敵人守着。我們的一位弟兄爬到上面把手榴彈往裏丟，自然敵人給「崩」了。他現在還拿了步鎗守衛在門口，緊閉着嘴，並不顯出驕傲。我向他致敬，他抱歉似地笑了一笑。

有三個敵人屍體從這一個掩體裏拖出來，拋在陣地後面一個深坑裏。兩個抑犬，一個倒仆。其中一個胸前貼着兩個橡皮膏的十字，臉上也貼一個，顯然他先負了三處的傷。半個腦袋給炸開了花。又一個也是給炸死的。倒仆在地上的那一個給炸斷了腿，還有彈孔在身上。

在交通溝旁有好幾個土罐，破碎了的，裏面裝着骨灰。這是悲慘的。暴屍在異國，連骨灰也沒有機會往家鄉運啊！

我在那個大掩體裏面坐了一會。有一位同志告訴我，「這兒有滿箱的機關鎗子彈，還有不少餅干。餛飩的，還撈出些骯髒的娘兒們的短褲和襪子哩！」

一位同志給我們兩張照片。一張在室內照的，底下露出桌子的一角，三盤子菜，一隻杯子，一隻碗，一把壺，一個玻璃瓶，裝滿些黑色的醬油似的東西。左邊是母親，黑色的頭髮，白色的衣服，臉向右，露出潔白的牙齒，慈和，高興的望着她可愛的兩歲左右的小女兒。小女兒圓圓的臉，眯着眼睛笑，黑衣服，白胸兜，小手兒握在母親手裏。

另一張就是那個小女孩，穿着淡色衣服，坐在草地上。左邊方有半棵枯樹，遠處是城樓似的建築，一條林蔭道。她側着身子，一隻肥肥胖胖的小手支在地上，向前凝望着什麼東西。在希望，在祈求——然而她的爸爸……

山頂上飄揚着我們的國旗。青天襯出山頂，白雲映出旗桿，顯出青天白日滿地紅。牠吸引你向牠注視，牠使得你挺起胸脯昂起頭。

幾天以前，我們搬到這城邊的村子裏來。城外有兩座大建築，一邊是幫辦衙門，一邊是稅務司。我們佔有前者。敵人就在對面，不過一百公尺遠。我們在圍牆上挖鎗孔，從孔裏瞰對面。他們圍牆外面有鐵絲網，牆上滿是彈痕，也有一個一個的鎗孔。老總們警戒的警戒，休息的休息。

昨天（二日）是一個美麗的晴天，一聽到飛機聲就知道有「事」了，連忙跑到砲兵陣地裏去。P-40衝下去，拖着幾條白烟，一點一點的閃光在前面掠過。於是聽到格格……60口徑的機鎗。隨着一枚相當大的炸彈落下去，黑土跳着得幾丈高，中間帶着木頭，石塊。有兩枚着地又跳到空中，爆炸，出現一個大烟環。

近距離間，P-25的動作更是「奇觀」。三架一隊，低飛到一百多公尺高，發動機像勇士舞刀耍劍似地閃耀着寒光。機腹彈倉門已經開了，炸彈等着下來。一陣機鎗以後，炸彈撒下去了，落到城裏，落到城牆上。地下打着雷，強烈的風撲擊着你的頭，給你不小的震動。

我們的砲開始動作了。60的緊依着步兵綫，82的，150的在後面。砲彈在我們後面出口，在頭頂上畫一條弧綫，下去，落在敵人佔領的院子裏，大樓附近開了花。150重迫擊砲出口時，要是不習慣，會震得你大吃一驚。彈道極清楚。砲彈的威力和炸彈一樣。射擊正確，有一顆正中大樓，穿過屋頂，把樓梯都炸斷了。

咱們的步兵從陣地裏爬出去。機關鎗聲連續不斷。他們跑幾步又臥倒。在平地上的

慢慢爬着前進，從暴露的地方往低窪處滾。小心地，全神灌注地前進，進入鐵絲網，向圍牆接近。一簇一簇小黑烟在他們附近出現，是敵人的手榴彈。終於接近了，接近了，有的隱蔽在小樹後面，有的就蹲伏在圍牆缺口邊。忽的站起來，投手榴彈到圍牆裏，又快地離開原地點，臥倒。他們開始從一個缺口進去，張望一下，極迅速地進去了。我們的機關鎗間歇地射擊，敵人的也間歇地射擊，連起來便只聽見不斷的鎗聲。

敵人不是可以輕視的，戰爭還在進行着。在歸途中，一顆從城上過來的敵人的流彈在附近「砰」的穿過，接着又是一連幾發。「急」得我們馬上減低身姿，靠着牆邊。聽聽沒有什麼，再離開那塊空闊地。

掛彩的弟兄經過急救站往後面醫院送——戰爭就是這樣，難免的。

不過聽到一位副營長陣亡的消息時，我受到打擊。他幹練勇敢，當得了事，痛快爽直，有素養，——幾句話是寫不了的。我和他很談得來，聽到了他的壞消息，我像是缺少了心中的一部份，明知「戰爭就是這樣，難免的，」可是當你的朋友損失時，當你所敬重的人死去時，你的心中還是會刻上一條深刻的創痕。

八月三日

克復騰衝

來鳳山拿下來以後，大家以為城區一定很容易攻得下來的，因為山是城的屏障，沒有了屏障，城區的敵人會失掉了保護，至少他們將受不了我們砲火的威脅。可是誰都沒有預料到，城區的完全克復却經過了一個半月以上的時間。

南城外是過去的商業區，有一條極寬大的街道，從空虛的屋架子以及破敗的招牌看去，這一個區域有過它繁榮的日子。這一帶敵人差不多完全不管，一直退到城頭上。東城外，敵人仍舊據有幫辦衙門，和飲馬水河一帶地區。地勢從城腳向外傾斜，有開關的地帶。因此，敵人配置得宜的交錯火網可以發生可怕的威力，我們在那裏相當受到損失。

西城外主要的建築有過去的英國領事館，這是敵人守過一時的據點。

北城外是一片水稻田，兵力不容易運用，我們既要安置一部分兵力作牽制就行了。

的確，攻城牆是一樁困難的工作。現在敵人利用了我們祖先建築的古老的工程，我們却得用成千的生命去破壞它，去克復它。

跟別的大城市一樣，城牆有兩三丈高，用堅固的大塊花崗石堆砌起來的。牆頭上的雉堞整齊的排列着，每一座城樓每一個雉堞都變成了敵人的堡壘和掩體。當然，城門是給堵塞了的，除非有特別的神通，你怎麼也進去了。

離城脚二三十公尺一帶都是空地，過去該是城河。祇要你一暴露到那里，鎗聲起處，你就倒了地。敵人的擊射技術使你感到可怕，也使你不得不佩服。你得小心，千萬得有良好的遮蔽。

靠了飛機的威力，在 P-51 的大量轟炸下，和 P-40 及 P-38 的俯衝轟炸下，古城裂開了許多缺口。

在砲火的掩護下，我們出擊的弟兄推進了。拿了步鎗，準備好手榴彈，迅速地越過開闊地帶，接近牆脚，花很鬆的土坡上爬。

手榴彈，鎗榴彈在我們的人羣中間開了花，機關鎗清脆地叫着，這是敵人的。我們

的人還是往上爬，用鏟子搶掘工事，企圖鞏固臨時的陣地。至而支持不住，敵人的鎗子兒是無情的。我們蒙受了損害，遭遇了挫折。

當然囉，敵人是精明的，縱然城牆有了缺口，他們可絕對不會讓我們大踏步的攀登的。還不等我們出擊，他們已經在缺口兩旁，架好機鎗，配備好交錯火網，以便封鎖這一缺口。除非我們的砲彈正好把他們的掩體破壞，狡獪的敵人就鎮靜地躲在里面，就等待着大量屠殺的目的物。

一次攻南門的缺口時，我們先砲轟了一陣，敵人毫無聲響。我們以為敵人給消滅了，爬上缺口，大家正要想鞏固陣地。PaPa……一陣機關鎗，三四十個人倒了下去。

在一次攻東南城邊的一個缺口時，出擊前看見很熟識的一位少尉排長，額角旁邊還貼着橡皮膏，他很自然的說，「我已經負過四次傷了，總算沒有死。」「不會的，經驗多，運道高，你一定不會有什麼的，」我不知道是安慰他呢還是鼓勵他。「那也不一定，總有一次會給打死的，」他淡然地回答。

出擊了，他領着弟兄上缺口。忽然看見他倒了下來。他還想往下滾，可以回來裏

傷，又是一鎗，他動不得了。救護人員要上去搬他回來，冷鎗在他們身旁閃過，一時沒有法子把屍體拿回來，直到我們鞏固了那塊地方。

經過了一次挫折，人也得學點乖，傷亡是必須儘量設法減少的，從攻擊出發點到缺口處的開闊地帶間挖了交通溝。有了遮蔽，敵人看不見你，也就不一定打得着你。

×××團的弟兄首先在東南城角的缺口站住腳，兩翼沿着城，中間衝向城內，都配了機關鎗和平射砲，用來控制各方面的敵人。

每到晚上，敵人的炮火就打到這一角上我們的堡壘上面。掩體受損害，人員有傷亡。然而得站住，得挺住，祇待多佔領幾個缺口的時候，就大夥兒往城裏衝。

飛機炸的缺口還嫌不夠，又用爆破的方法炸了幾個。用平射砲（37mm）選擇好牆上一點，射出一個窟窿。然後派工兵帶了足量的 F.N.F.（炸藥）潛行到那邊，把它埋好，再接好導綫，在一定的時刻同時爆發。轟！轟！聲音震得使你會跳起來，灰土滿天飛，更得防備炸開來的碎石片傷害到你。

在機關鎗的掩護下，在炮火的支援下，我們的弟兄在幾處爬上了城。緊張地給工

事，搬沙袋，抬木箱，扛木樁，用不少生命換來的成果是不能放鬆一點點的。姑穩陣！挺住！挺住了就有辦法！

八月二十一日，我們的部隊從好幾個缺口湧了進去。大部分是從南面衝進去的。看去那天敵人像是不支了，我們越過了一條胡同，佔領了幾座家屋。敵人却又穩定下來了。於是我們又碰到傷腦筋的抵抗。

敵人逃不了生，後路早就沒有了。投降嗎，那些「大日本皇軍」是不會的。我們曾經用飛機散過一次傳單，從俘虜的審問中知道他們看了不過假之一笑，反以為我們沒有辦法，纔想出這種招降的玩意兒來的。

經過猛烈的轟炸和不斷的砲擊，城里已經沒有一間完整的屋子了。然而就在這些斷垣殘壁中間，敵人還是頑強地作着困獸之鬥。

沿着牆根，靠着屋角，都有敵人可以相互支援的工事。用木樁，用磚石，用泥土，堆得厚厚，堆得結結實實的。普通的迫擊砲彈打在上面等於替鬍鬚頭抓一抓癢，高山砲打在上面，一下子也摧毀他不了。

這是近距離的戰鬥，挨近他，祇有挨近他，纔有辦法。牆對牆，街對街，敵我接近到不過一二十公尺，你可以看見他們戴了鋼盔在交通溝里走過。

平射炮，山炮作平射用，火箭，噴火器，就都成了制服敵人的法寶。

確定敵人的掩體在那里，把平射炮移到適宜的地點，毫不容情的轟它一陣，摧毀了，於是我們前進。砲打不到的地方，派弟兄背了火箭擲彈筒和火箭彈，去接近敵人的工事。看見拖着一條長長的火的尾巴，火箭在前面爆炸了。

燒得起來的家屋，噴火器發揮了它的威力。燃死了的敵人還不和烤豬烤羊一樣，手脚蜷縮了起來，眼珠突出，肚腸爆了出來。或者就是焦炭一團。

或者我們的弟兄偷偷的接近敵人，用手榴彈，用自己的身體和敵人，和敵人的工事同歸於盡！

一寸土地一滴血，一座房子一隊人，在進攻城隍廟，文廟，文星閣，鐘鼓樓……築築時，我們都付了不少血和生命的代價。

城內包圍圈越縮越小，最後，敵人完全給困住在東北角的一小塊地方和城外飲馬水

河一小地區。

當時敵人的飛機幾乎是絕跡了。可是不知道那裏來的，神通居然也出現兩次。第一次天陰，來了四架「零」式機打壞了兩架停在飛機場的「P-51」，在東北城邊低飛投了八個降落傘的東西，後來據俘虜供稱是手榴彈和藥品。第二次，敵人已給擠在一角了，那天下午來了七八架，有轟炸機和戰鬥機，幸而我們已經從俘虜那裏得到一點線索，當天就有盟國空軍在上空巡邏先有四架「P-40」後來「P-38」來接替，而敵機正在這「換班」的時候來的。我們八架戰鬥咆哮着惡鬥了一陣，敵機給打掉下來一半，其他的逃走了。要沒有「P-40」和「P-38」，那天我們怕會吃大虧。

九月十四日清晨，雨下得很大。城，整個是我們的了。最後一個院落里，在地上，在壕溝里，在掩蔽洞里，三兩個一堆，四五個一堆，狼藉着一兩百具敵屍。有新鮮的，有發脹了的，有已經腐爛了的，蛆蟲滿地亂爬。雖說幾個月來已經看慣了，總還是不忍一見這種悲慘的景象。

也俘獲了一些負傷的敵人，我們的救護人員在替他們包紮傷口，他們顯露出愧疚與

感激的神情。黃色的臉，白色的手和腿，頭髮亂蓬蓬的，鬍子像刺蝟，兩頰不陷，你簡直會疑心這不過是骷髏外面蓋上一層皮。可憐一個多月來，他們祇有就在洞里的份兒，晒不到太陽，吃不飽，甚至喝不到一口乾淨水。

還有隨軍的營妓，大部分是朝鮮人，一部分於十三日晚上給敵人殺了。

另外有一部分敵人，據說有兩三百人於晚間越野逃了出去，我們另派一部人去追剿，當然，他們什麼都沒有，支持不了，給我們消滅了。

騰衝，這西南邊陲的重鎮，終於在萬分艱苦的戰鬥下光復了。留下的是一片瓦礫和狼藉的屍體。

用「老百姓」自己的手，想來不久定可以把它清理乾淨，重建起來的。

檢討會議

騰衝之役我們打了一個勝仗，勝利自然是值得慶祝的，可是這還不是一樁值得驕傲

的事情。在這次勝利中間，我們表現了不少優點與光榮，却也暴露了不少弱點；勝利中間也包含着挫折。保持光榮，發揚優點是天經地義，而怎樣記取挫折的教訓，怎樣克復弱點，卻更爲重要。

向來知道我們中國軍人是直率的，坦白的，在日常生活的接觸中間，你可以了解這一點。他們想什麼說什麼，知道什麼說什麼。最近參加了×××師的戰役結束後的檢討會議，更使我了解到這一點。

會議由趙師長主持，他是一位很和善很開明的人物。有各團各部分的代表，自團長以至班長。師長依着出席者的名單，依次叫每一個人都發表他在這次戰役中的感想。誰都自由的發言，誰都大胆地，無拘束地作種種批評。

一位班長說，「我覺得我們的弟兄個別戰鬥能力不夠，有的一定要等指揮官怎麼做，他纔跟着怎麼做，缺少自主的能力。譬如往前攻擊的時候，往往指揮官到哪裏他們也到哪裏，結果大家擠在一處，徒然暴露目標，增加傷亡。如果指揮官陣亡了或負了傷，弟兄便不知道怎麼應付。」

有一位說，「有的弟兄到了前面竟連槍都不會放，拿了手榴彈不知道怎麼丟。或者有了手榴彈丟不得法，不看清楚敵人在哪裏，一下子丟完了，以為可以把敵人嚇跑，自己也藉此壯一壯胆。其實敵人哪裏嚇得掉的，等到我們沒有了手榴彈，敵人可看準了你，將手榴彈往你丟。或者用槍打你，那時候你就沒有辦法，祇好倒霉。因此，我希望以後訓練的時候，對那些基本戰鬥動作，非著重不可。」

一位當營長的說，「上級指揮官祇曉得要攻，往往不問一下下面的情況，攻啊攻啊。下級指揮官格於命令，也祇得下令攻。因而往往引致不必要的傷亡。另一方面，下級人員爲了要表示自己任務的艱難起見，多有虛張敵情的事情。這便引起指揮官判斷上的錯誤。因此，在可能的時候，上級指揮官於下命令之前，最好能夠垂詢下級的意見，以爲參考。而做下級指揮官的，更要切實了解情況。」

一位團長，用乾脆果敢的語調批評道，「在這次戰役中，表現了指揮官聯絡的不夠協同。這一師攻的時候，相鄰的一師不攻，那一團前進的時候，這一團在觀望，因此沒有能夠全面牽制敵人的兵力，分散敵人的力量，倒反使敵人有機會調動兵力，集中抵抗

於某一點，以致增加我們的傷亡。」

其次又談到「在很多情形之下，當指揮官的沒有適當地把握有利的時機。該攻時不攻，不該攻時倒攻。譬如對某一據點，集中砲火射擊以後，步兵應該立即有相機的行動。然而往往隔了好一會兒纔動手，那時候敵人可有了準備了，於是我們決得受相當的損失，甚至受了損失還不一定成功。」

有的說砲兵技術不夠好，常有打着自已人的事，步砲協同應該做得更到家。

有的談到弟兄的檢「洋老」（戰利品）的害處。弟兄們當攻下一個據點或掩體以後，發現大衣，毯子，鋼筆手錶之類就忙着檢，忘了打仗，因此遲緩了戰果的擴張，更招致了不必要的傷亡。

有的提出應該使士兵知道敵人準備投降時的徵兆和動作。敵人有投降的可能時，應該給他們以機會，不然徒然引起雙方更大的損失。

還有不少關於給養補充上所發生的困難問題等等。

一位美國少校聯絡官也提出不少類似的意見，他說尤其感到可惜的下級幹部不必要

的傷亡。下級幹部的訓練實在太不容易。他們的指揮能力的保持，對每一個戰役的進行有極大的決定力量。一個下級幹部的責職倒不一定在自己拿一枝槍或一枚手榴彈去殺敵人，主要的卻在怎麼靈活地控制他的一部人，去達成戰術上要求的任務，怎麼將他的意見增強了個別士兵的戰鬥力。

一位美籍華僑少校醫官談到救護工作方面的一些技術問題。救護人員大多盡了他們的力量。

把大部分的意見歸納起來，主要的問題可以說在訓練上面。因為訓練不夠，士兵不能發揮個別的戰鬥能力；因為訓練不夠，砲兵有射擊不準確的事發生；指揮官也可能因為沒有足夠的素養，也就是說訓練不夠，犯了指揮上的錯誤。

在這次大戰中間，各國都着重部隊的訓練。他們應用學習心理上的一些原則到部隊訓練上面。顧慮到學術科的進度，學習的程序和過程。如何射擊，如何作業，如何作一個戰鬥動作，士兵都在良好的指揮下，反覆的訓習，受到嚴格的訓練，養成一種習慣。於是在某種情況下，自然會有某種不致引起重大錯誤的反應，以應付那種情況。每一個

士兵都是一個能夠獨立思想，獨立行動的一個單位，不是一個只有被動，只會服從的機械。

大家更經過實戰演習，機關槍彈在離地面六七寸處飛過，迫使你非匍匐前進不可。使你確切了解，隨意暴露目標的危險，那等於送命。送命與大膽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沒有經過嚴格和充分訓練的軍隊，不能期望他們有驚人的戰鬥成果。在靶場上打過一百粒子彈的人，到陣地上準確地運用十粒子彈的效果，會比毫無訓練的人在陣地上亂打一百粒的強得多。

「訓練重於作戰」這個口號是有極大的意義的。

可是在另一方面，要談訓練，也得有附帶的必要條件。

讀書是一種訓練，一個窮小孩，穿不暖，吃不飽，叫他讀書是有問題的。一個已經有肺病的人不給診療，再叫他生活在塵灰之中，說，「這就是給你的訓練」這不是笑話嗎？

在我們的部隊中，士兵多半是由農民出身的。他們的知識程度，不用說，一般的都

很低，在學習上接受性的緩慢也是當然的。要養成一個有獨立戰鬥能力的士兵，有個必要的條件是使他有機會運用他自己的腦筋，他必須能思考，能計劃。因此，除了普通的軍事訓練以外，還要給他們以識字教育。有一點知識的人多少比毫無知識的人要強。我們與歐美日本等國家不同，他們人民的知識程度比較高。這不見得不是一个嚴重的問題。在我們，這倒真正是「特殊國情」之一，而需要採取「特殊辦法」的。

人究竟是人，人是不能完全被當做木頭看的，一個人的基本權利，基本利益是不能給隨便漠視的。

每個人究竟都有一個家，家里多少有幾個親人，你不能活望他不想念他的親人。土地沒人種，不知道怎麼了？物價高漲，生活過不過得下去？家人安全不安全？……難道一個準備把自己的生命貢獻給「國家」的人還待讓他時時刻刻顧慮這一些問題嗎？

做老百姓的時候，他也許還有粗布衣可穿，老米飯可吃，當了兵以後忽然肚子倒有吃不飽的時候，衣服有穿不暖的時候；做父母的縱然狠心，也不會亂打親生骨肉；而現在却很可能有機會挨罵挨打，這是爲的什麼？

肌腸咕咕叫，牙齒凍得打戰，體力不夠，你怎麼能希望這樣的軍隊打出色的仗？

是的，也許他們會打，能夠拚命的打一仗，因為反正有那末一天，打不死也會跑路跑死，也會餓死的。打勝了，檢一點「洋老」，發一點小洋財，也許可以享受一下子。人誰不希望尋求一點快樂，尋求慾望的滿足？然而可悲啊，這一點最起碼的希望却得從「死」中間，從「戰鬥」中間去求得！

自然，要「訓練」還是可以的，而且在「訓練」中間可以講一大篇道理。可是在實際狀況沒有改善以前？縱然聽了又與不聽有什麼分別？縱然訓練了又與不訓練有什麼不同？抗戰七年多了，喊夠了，叫夠了，改善士兵待遇，優待征屬，保障他們最低限度的生活。

說抗戰是爲了大多數的中國人，那末這大多數正是農民，大部分軍隊是農民自身。他們負擔了大多數的戰費，他們貢獻了大部分人力，可是他們過的却是最苦痛的生活。「精神重於物質」這句話，假如硬要給用到這種場合來作爲辯護或者鼓勵，那我不知道究竟由於什麼動機。

軍事勝利的獲得，表面上直接由軍人負責，然而軍事究竟受制於政治。爲了求得軍事上澈底的勝利，我們不能不要求政治上的改善。唯有這樣，纔能配合得上。提高士兵教育，改善士兵待遇，優待征鵬等，不過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

日

記

一九四四年 十二月

二十六日 星期二

參加一個新的戰役，長途行軍又開始了。

爲了避免敵人的翻測和炮火的射擊，隊伍於下午三點多鐘出發，以便利用夜色作掩蔽。

經過杏換，長蛇樣的行列，對着落山太陽前進。槍械的搖擺聲，馬蹄橐橐聲，馱子上的傢具七零八落擺動打擊聲，混成一片。

前面，第二與第三個山頭之間是黑山門。公路沿左邊的山脚，從兩個山頭間爬向後面的壩子，——瞭望，那裏便是西南國境最後的一個據點。『一夫當關，萬人莫敵』，對於防守者，那裏確是個優良的地形。

我們這一支隊伍在動着，在動着，在進行着迂迴的行動。

左邊山頭上，敵人的砲彈在我們陣地上開花。右邊，龍川江從山峽間流出來，高山向西延伸到黑山門。兩條山脈會合，形成一個準星缺口。太陽在缺口上閃着光輝，這該是理想的瞄準圈，只缺少了一個準星尖。

下小坡，上山岡，極目望去，好空曠的原野！走到山峽邊，就是渡口，一座臨時架起來的橋，躺在那裏。過橋，翻過一個小山，沿着大山脚走。

黑山門仍舊在前面，落日放射着橙紅色的餘暉，山的輪廓迷糊起來了。沿路看見的是青翠的竹叢，像大傘似張着的菩提樹，和開着黃花的灌木叢。

天將黑了，近七點鐘，知道不再前進了，真正暴露的地點，等明天一早再走。

三十多人的團體，就住在村子裏擺夷同胞的一座廟裏。十二個幫我們挑行李的山頭人，找了一點稻草，在院子裏生一堆火，圍着火度夜。

二十七日 星期三

夜裏兩點半就起身，廚子和服勤務的幾位同志起得更早。

師部已經於半夜裏送來一張通告，目的地小普浪，利用早霧，五時出發，通過暴霧

地點時加速步伐，保持靜肅。

月亮剛剛下去，星光暗淡得什麼東西都不能分辨。衣服褲子都給霧黏濕了。天冷，嘴巴裏呵着氣，身子偶而打一兩個寒噤。

一堆兩堆三堆的火光，在霧裏，看起來很柔和，像是從乳色電燈泡里發出來的。那是篝火，燒飯用的，也是取暖用的。然而得小心，別生得太大了，這是蔭蔽的場所！

三點多鐘全都起了身，緊張地打好馱子，四點多鐘吃了飯。

隊伍又移動了，往那兒走去，前面沒有路，黑夜裏也看不見路。雖然有電筒，不敢隨便使用。也不敢高聲叫喊，聽着腳步聲，跟着前面的隊伍走。

忽然緩慢下來了，前面的人不動了。一定是道路不好，隊伍展不開。一點也不錯，用脚和手杖試探，知道路面低了一兩尺，有大樹幹橫在前面。

經過了這一段，加緊脚步趕上前去，距離遠了，我們與前面失去了聯絡。使勁把眼睛突出來找路，路面細微的影子，四圍黑黝黝的。

叫我們的人暫停，獨個兒往前跑，遇到幾位同志，問明去路，回頭再引導人馬前

進。天亮起來了，漸漸看得見路，看得見路旁的竹林，樹木，看得見電話線，霧還是白茫茫地包圍着四週，空氣顯得潮濕。

得到警告，已經到達暴露地點。據說在敵人機槍射程之內。左邊沿江一帶霧氣特別濃，路旁插滿了竹枝，算是偽裝。

向右上山，光禿禿的山頭顯現了。東邊天空朝霞呈現美妙的光彩，說是紅色，不完全是；橙色也不很貼切；帶一點紫，也包括不盡。再回頭看一看山頭背面的天空，是深遠的藍色，另是一種光景。那藍色把你的心神引到一個恬靜肅穆的境界裏去。

黑山門落在後面了。雲層軟綿綿地鋪蓋在遮放壩子上面。

翻過了山頭，從芒市延伸到遮放的山脈，靜靜地躺在北方。龍川江彎曲地閃着明亮的白光，西山是另一條山脈，山嶺後面有壩子，那就是龍川壩了。

到靈空爲止，那一帶的山頭人家，大都走光了。我們借宿的那間茅屋裏，還有一個老頭子住着，十二個山頭人的苦力，擠到老人房間里，用他們自己的語言痛快地談着話。

有兩位挖開一個蜜蜂窩，大家啜吸着蜂蜜，我也咬了一小片，弄得滿手糖漿。味道

可甜美極了。

屋旁一片地，種着綠色的作物，人家告訴我，這就是罌粟。

到參謀處問消息，知道明天七點鐘續向原定目的地前進。歸途見到一匹剛倒斃了的馬。管馬的那位同志，把馬耳朵割下，他說繼上去就可以證明中途倒斃。趁剛死，有人在剝皮割肉，是的，馬肉是可以吃得的。

二十八日 星期四

五點鐘起身，星星閃耀在藍黑色的天空裏。隱約地畫出山脊的輪廓。人們在忙碌着。

按時出發，經過師部，直屬部隊正在集合。我們就暫自己先走，聽說前面有人去了。電線已經向目的地架設，沿着綫路走，錯不了的。

下山路並不太陡，只是前面像波浪一樣橫着一重一重的岡阜，下一次坡就得又上一次坡，上坡終究是費勁的。

走了將近二十里地，在一個山鞍上休息。架綫兵落在我們後面。再過一個山頭，就

到目的地了，走吧，人和馬又開始蠕動了。

我走在前面，H副官在隊後，正要過山頭的時候，他把我叫住了。遠遠地兩里地後面，有一個人跑來，裝着手勢，要我們停止。

回頭走，走回頭路，中途接到命令，改變計劃，師長派人叫我們回去。

「我們倒底往那兒去啊？」

「我甯願在這兒露營算了。」

「該死的，怎麼回事！」盟友們一邊往回走，一邊發着牢騷。自己甞得解釋，這是中途變更計劃。

在一處窄道，一塊大石頭突出着，一匹驢子撞了一下，驢子翻到山谷底下去了，獸醫官H中尉和一位中士，祇得下去槓上來。

到「大石頭」，距出發地點三四里地，又接到師長的條子，叫我們今晚在這兒暫歇。×××團有一營駐紮在這兒，承S營附和另一位參謀的幫助，得到三間茅蓬，一部分睡在茅蓬裏，一部分在露天搭吊床。

山頭人挑夫們又接到一家山頭人那兒住。會講漢話的那位說，他們都很累，他家裏小孩子病着，希望能夠回去。跟C少校商量，事實上沒有他們的幫助，明天就走不了。祇得婉言跟他們解釋，再多幫一天忙。

從營部打電話到師部去，師長那兒還沒有電話，與F連長談話，知道他們到達小橋一帶了。

出發前沒見到老馬夫老孟，知道他病了，還睡着。整個部隊都得走，留下來是不妥當的。問他能不能走路，他點點頭。幫他打好鋪蓋——所謂鋪蓋，只是一條夾被和三四隻麻袋，叫旁的馬號給馱在馬上，要他跟着隊伍慢慢走。到現在沒有見着他。問H副官，他說起初一同走着，後來老孟說慢走不妨，後面還有部隊，他就這樣落後了。

二十九日 星期五

早起一切都準備好，打電話給C師長，問可以前進否，他說「行」，一長串隊伍又移動了。

到達目的地之後，鋪好了床位，大家都到溪邊洗澡。自己還得先請總機派人來接電

話綫。N中尉付了山頭人工費，又得替他們弄通行證，隨後又與C少校見參謀長，談話的時候，舌頭和嘴唇幾乎不想動了。

吃飯前，算是把身體洗了一洗。

老孟還是沒有消息，H副官決定把這事問個清楚。

三十日 星期六

與M中校和L師長到共林G團長那裏去，專備一匹驢子馱鋪蓋。

將近八個月沒有馬騎了。在彌渡時候經常騎馬馳奔的樂趣，忽然呈現在眼前。「小跑」，顛簸得很，「大跑」順着跳躍的節奏起來，確實痛快。有一次，馬聽到了冷槍而驚跳起來，連人帶馬摔到了溝裏去。當時那一種狠狠的現象，是永遠忘不了的，然而回憶總是有味兒的，自己不禁微笑起來了。

在濃密的樹林裏穿過，空氣清涼，真有沁人肺腑之感，左右環顧，嘴巴裏自然而然地哼起 Swing Lou. Sweet Ohariot 來了。

坡度太陡的地方，不得不下騎來，牲口不能讓太辛苦。

經過一個小村子，同志們好像沒有事，一個山頭老婆婆在那裏。師長下馬叫隨帶的「翻譯官」（住在山頭人區域的漢人）問老婆婆可少了東西沒有。顯然失去了些東西，師長叫負責的排長趕緊查明歸還她，不然專辦。上馬不久，排長惶恐地追上來，「報告師長，她不是這個村裏住的。」「查了再說」，是師長的回答。

沒有時間下山到前面去偵察，在山頭看了一下前面是寬廣的壩子。西邊壩子盡頭該就是南坎。聽說新一軍正在前進中。

L團佔據坎，俘虜了一名敵人，還遺下十多具屍體。M團已經在渡口邊。

俘虜解到了，很瘦削，鬍鬚像野草。他很怕，大家對他一點敵對的意思都沒有。團長先叫給吃飯，團長勤務兵給盛飯，端菜，遞茶。吃饱了，他的態度正常一些。紙煙也有，他抽着煙。大家還想法叫他不害怕，團部聯絡官Y中尉，拿起槍來對着他。——這使我嚇了一大跳，——然後搖搖手把槍放下，意思是表示我們不會用槍打他的。

沒有一個人懂得日文。在騰衝附近的時候，曾經用寫中國字的方法（用中國字寫若干項目，叫俘虜逐項回答），從一個俘虜那裏知道一點東西，雖然沒法證明究竟是否確

弄了幾張紙，寫了幾個項目叫他填字，把筆送到他手裏，他可不會寫。大概是久留米師團的，福崗人。問他猛卯附近還有多少日本人，答話我們不懂。他畫了不少小圈子，組成十個一行的排方陣，教他數，數到第一百十九個，他不數下去了。

言語不通，情報無從獲得，真是沒有辦法的事。反正明天也得給送回軍部去的。團長當差的留着幾張騰衝戰役中得到的照片給他看，一張有五六個軍人，他凝視了好久，微微點頭，若有所思。另一張有七八個女郎。其中有一個面貌清秀端正，他伸伸中指，眯了眼，露出牙齒嘻笑起來，看着他那股傻勁，大家也跟着笑了。

人類呵——人類！

一九四五年 一月

一日 星期一

昨天到蠻良M團部，與L師長C團長L團長和M團長幾位營長，一同到邦蚌附近去

作了一次偵察。

渡口兩邊都有山，這一邊的較高，對岸的較低。兩千公尺以外有一座大山。右前方是木遮。沿江邊有人在放牛。

渡江處約有八九十公尺寬，下流較開闊，江心有沙洲。空中有四個手指粗的鐵索橫着，水面也緊緊橫着一根，對岸渡口通後方，有臨時造成的汽車路。

大家討論着什麼地方渡江比較適宜。

沿岸好些地方空曠暴露，得加以偽裝蔭蔽。

地上散滿了穀子，據說敵人預料我們四天到達壩子，第三天我們就到了。搜刮來的許多糧食，來不及運走。回M團長那兒吃夜飯，飯前有人發起玩撲克，M中校和M團L上尉C團Y中尉也都參加了。飯後原定玩一小時，看樣子要玩通夜。我向N電報員借了一條毛毯一個睡眠袋，又向L上尉借了一件外套，在地上鋪滿了稻草，很舒適地睡了。

清晨兩點鐘，M中校把我叫醒，他們又要回到C團部去，不過他又覺得不好意思叫我，說我不妨等天亮以後再走。我穿上衣服，把毯子衣服裹好，丟在M床下。

該快近陰歷月半了，月色明朗，在月亮顯現她整個晶亮的容貌時，那些平時照得人眼花撩亂的繁星，大部分躲避到深藍布幕的後邊去了。

四點多了，睡覺以前，M中校打電話去給C少校，把人家從夢中叫醒，說了一聲
Happy New Year！

中午又到山頭上，大家討論砲兵陣地的位置，覺得移到壩子裏比較好些，放在山上距前綫太遠了一點。

下午回可馬，師部於昨天搬來的。

日副官告訴我，老孟死了。他的連長說的，倒斃在路上，當時有人在附近，看見他挖着泥土來吃。他說「那是沒有辦法的事」。

自己是罪人，見一個同伴將死而不救。

痛苦地看到過好些人在飢寒疾病中死去，看到不少人在第一綫陣亡。看到不少人負傷流血，恨沒有生更多雙手替他們包紮傷口。而今，同道工作幾個月的人病了，沒有給與應有的援助，他終在無可奈何中死去了，他病倒在地上癱攣掙扎，滿嘴泥巴的情狀，

我怕永遠忘記不了的。

二日 星期二

C軍長從後面來，又同師長，M中校陪着到渡口看了一遍，當晚宿蠻良。M團將先過江，接近江邊的竹裏，工兵在趕先造着筏子。

三日 星期三

M中校通告陸空聯絡組A上尉和電台先來，M團一有事，就得要求空軍支援的。

部隊大致部署完成了，伙夫同志們煮好了大鍋飯，大家幫着捏飯餅，再在鍋子裏烤一下，帶上一層焦壳。米，大米，在咱們部隊里該是最神通廣大的糧食了。

夜已經來臨，大家靜靜地在等待着「那一刻」，那將是夜半以後的事。

屋子中間一堆火燃燒着，燃料是乾竹，氣體從纖維空隙中穿出來，開着美麗的「蘭花」。手不停的攪着竹枝，看着它一節一節地變成血紅的炭，血紅的炭再變成灰。竹在變成灰的過程裏已經貢獻了它潛藏着的能力——光和熱了。圍坐在它的四圍的我們，凝望着享受着這光亮和溫暖。老黃，兩三位盟友和我，坐在木塊上，坐在石頭上，不聲不

響，沒有什麼可說的。大家的心裏，不知道在想着什麼，也許司思維的神經細胞都睡着了，也許竟然死滅了。

Pa. Pa. Pa. Pa. 才八點多鐘，這是咱們的槍聲，七零八落的。

大家醒了過來，怎麼已經開始了嗎？

M 中校緊張地跑來說：「突然聽到了槍聲，團長他們立刻放下紙牌，走了，F，讓我們們見M團長去」。M團長向來不玩牌，何況今天晚上又是他的晚上。

大家都在M團長那兒。

他有點不高興，這還不是時候哪！真是怎麼回事？

打電話到各營分，查明放槍的原因，原來是一些新兵，聽到什麼聲響，沉不住氣，竟開始射擊了。

夜晚，在緊張的空氣下面，放槍是傳染病，尤其對於那些太缺少戰場經驗的「新兵」。

糟糕的是這下子怕暴露了我們的企圖，後半夜的事情將怎麼辦呢？

C軍長是早晨回山上去的，這時來了一個電話，說據總部通知，晚町克復了，我們渡江的任務取消，向右推進取猛卯。

呵，天哪，大家鬆口氣。

四日 星期四

M團和C團於早晨兩點鐘左右陸續向猛卯出發，天亮以後，知道猛卯已經佔領了下來。

L師長，M中校，A上尉和遮放區的T土司，一同騎馬去「看一看」，一個半鐘左右的單程路。

城里的房屋大部分燒光了，該是B——B，投燒夷彈的成績，城牆破破落落的，可憐的像要塌下來的樣子。

到C團長那里之後，我跟T土司在城內城外跑了幾個地方，「觀光」了一番。原來的土司衙門已經炸壞了，擺夷文的佛經，散亂在地面上。

歸途參觀景坎佛塔，中間一座大塔，大約有四五丈高，四方有佛龕，供着玉雕的佛

像。四角有中等的塔四座，又有八座小塔均勻佔據着空隙。對着佛龕裏有四個亭子，給信徒朝拜用的。T上司說，信徒每年來朝拜兩次，正月間和九月間。

流動美術隊的醫生們住在佛寺里，不過看他們里總覺心有點不安。問T上司這裏的習慣怎麼樣。他說，向來老百姓一進寺門，就得脫鞋，不過他們既然搬進去住了，在目前戰爭時期，也沒有什麼大關係。

聯絡組全部人員到達，知道曉町並沒有克復，有人把情報弄錯了。可是晚上九點鐘，重慶中央廣播電台英語廣播中，還在報告昨天的消息，說曉町克復，雲南境內已無敵蹤。大都市里，報館該又在出號外了吧。

我們渡江的任務沒有完成，在猛卯的兩團還得回來。

五日 星期五

L團某一營於拂曉渡江，佔領陣地，M團和C團的一部分陸續過去。

中午時分，到江邊山頭上，在樹林背後觀看，我們的山砲正在射擊着右前方靠近木遮的行樹。迫擊砲在接近江邊的一些房屋附近爆炸，機關槍手躲在掩體背後射擊。左

翼，那個火燒過的大山頭上，我們的人正在上去。Shu. Shu. Shu. Shu.敵人的砲彈在頂上飛過，落到後面的田里炸了，隔不久又是一枚，有點兒不對勁。

吃晚飯的時候，大家剛盛好了飯，Shu-Bung 1 敵人的砲彈打到後方來了，落在脚下田里。

飯盆落在地上，杯子倒翻了，人撞在人身上，十幾個人，有的跑，有的伏在地上，竹叢後面有一個從前敵人挖的防空洞，J中士和L守住洞口。

默了一會兒，第二顆又炸了，在一百公尺以外。

離開原來的位罝，就好像到了安全地帶似的。自己也端了飯盆，到一個掩蔽部旁去吃。

一條水牛給「崩」死了。

六日 星期六

幾個月來第一次碰雨。

下雨，和高黎貢山的那段生活是分離不開的，餓，冷，，，，，，現在第一線的部

隊又得忍受了。想想看，剛佔領陣地不久，得站住腳啊。

七日 星期日

吃了晚飯，和M中校去訪L師長，告訴他新一軍進展的情形，距南坎約十公里左右。接連三顆砲彈在屋上飛過 Shu-Burg。一邊口里談着話，一邊耳朵除了聽對方談話以外，還得搜索那長嘯聲 Shu………。終於來了 Shu………。聽着聽着，聽他落到那兒，忽然 Burg 的一陣空氣的震動，猛襲着大家的身體。

大家急忙離開屋子，一股濃烟，在屋子背後，不到二十公尺的地方升起。

「再見，師長」，M中校用他的生硬的中國話說着。

陰雨，天不作美，大大地影響了戰事的進展。

八日 星期一

敵人加強了晚間的逆襲。夜間用汽車裝來了援軍，時而東一股，時而西一股，企圖把我們擊退。

師長要求空軍支援。九點多鐘，和M中校，A上尉，C少尉，輾轉員兩位，一同到

江邊山上砲兵觀察所去，砲兵方面有Y少校也同去，電臺由輸送連兩位同志背着。

到山頂之前，要經過一段空地，左後方往眺町去的方向，對岸有一個山頭，敵人據守在那兒，該可以用望遠鏡把我們看得清清楚楚吧。

經過一片波羅蜜田，到達了山頂。那裏沒有大樹，祇有一些灌木叢。

砲兵觀察員在一個散兵壕里用潛望鏡觀察，右前方十多公尺山側，是師長的指揮所，搭了掩蔽部。到那兒去爬過山脊。交通溝還沒有挖，有點不大妙，人多了，經過山脊時，非暴露目標不可。

我和A上尉去見師長，他指示了要求轟炸和榴射的目標。

大山頭左前方有一小山堡，敵人守在上面。

敵人向這兒轟擊了。第一砲落在山後，第二砲落在前面河里，第三砲落在右前方不遠，顯然，敵人正向這一區域瞄準。好在不久射擊就停止了。

電臺架設在山背後，我們從掩蔽部出來。砲兵聯絡官與基地通話，要了一架「——」聯絡機來。希望它能夠偵察到什麼敵情。小飛機一出現，敵人的砲立刻不響。戰鬥機還

沒有來，小飛機盤旋了相當久回去了。Bung, Bung, Bung, Bung, 敵人至少有兩門砲，從左前方和右前方打到我們附近地區來。大家祇好臥倒不動。大部分砲彈落在山前側。既然處在這種境地，也就無所謂怕，也許比在後方時聽到砲聲還安定些，直接命中的機會究竟不多的。

P-40來了。敵人砲兵又立刻停止活動，我們的砲兵用煙幕彈指示目標，A上尉根據煙幕彈落地的位置，與飛行員通話。

於是輪流地，下冰雹似地，一陣機關砲的掃射。

飛機走了，據報告成績不壞。

我們離開了山頭。討厭的，敵人的砲又活動了，那座山上，又落了十七八發。

我們的砲兵也轟擊着敵人的陣地和砲位。

九日 星期二

一早，S科長從軍部打電話來，說C軍長要我們上他的觀察所去。在回林附近山上，從那兒可以看得廣闊些，看得到一段公路，他正在希望怎樣破壞公路，阻礙敵人的交通。

L師長回去。

上山路走了一點鐘光景。山堡上有一顆菩提樹，枝葉四垂，濃蔭覆蓋了大塊地方。砲兵聯絡組也架設了電臺。L與y聯絡着，y少校與在小飛機上的M上尉通話。

滇緬路與通南坎、八莫的公路在芒友相交。芒友在對面高原的盡頭，從砲兵的試射中，知道有八千多公尺遠，這是山砲的最大的射程了。

砲兵試射南坎公路的那一段反S路，又試射左前方山背後的滇緬路，根據彈着點，M上尉在小飛機上報告偏左多遠，應該向左多少或者遠多少，距離應減少多少，砲兵再來修正米位數和改變高低角。

第一批四架戰鬥機，轟炸了反S公路附近，掃射大山背面的敵人陣地。

第一批回去以後，敵人的砲兵又開始活動。洋人們以為敵人的砲位在高原線綴的一個樹林裏。當第二批四架L來的時候，就叫他們炸那兒。炸彈多半丟得太遠一些，落在山谷里去了，掃射可太動人了，它們來回低飛，威脅着那一個地區。據小飛機的報告，該有一門砲給損壞了。M上尉在上面說，他看到不少人從樹林里逃散開去。

最後一批四架是來炸大黑山背後敵陣的。有一部分炸彈也給丟到滇緬公路上去了。四點半過了，今天的空軍援助告了一個段落，收拾電臺下山來。

可是敵人發瘋了，看見空中飛機的威脅沒有了，就開始向我們報復。砲彈聲連續在空中劃過，像有許多人在打着鼓。一堆一堆的白烟，黑烟，掩沒了整個山脊，蓋滿了左前方接近木遮的陣地。機關槍聲也不斷地響着，敵人真的發瘋了。

我們的背面是河，橋沒架成，祇有竹筏，渡河一次，就得化半點鐘的時間。

站住！挺住腳！守住陣地！

我們的砲彈快用盡了，沒有足夠的力量還擊，請飛機趕快來投擲彈藥，山砲彈，戰防砲彈，手榴彈，搶榴彈……趕快，越快越好，越多越好。

十日 星期三

清早，還沒有到四點鐘，像地震雷響，山崩海嘯，像猛獸號叫，巨人怒吼，敵人向我們反攻了。在寒冷中，在濃霧里。背後是水，動搖不得，挺住腳。第一線戰鬥員忍受着，挺着。咯咯咯，格格格，咯咯咯，格格格，步兵接觸了。

天亮了，投擲機在空中盤旋着，山頂上是投擲場，投吧，快點投吧！

大家問候了早安，每人都沉着臉，緊縮着心臟。

師長來說，M團堅守着原陣地，希望白天來飛機。

是的，當然要來的，即使師長不說，盟友也得叫空軍來的。減輕第一線的壓力，給他們以精神上的援助。是的，他們夠受的了，他們必須得到援助。

人們當緊急的時候，大家真正會感到大家在同一隻船里似的，幫助同伴，安慰同伴，天啊，人類就具備着這樣崇高的德性。

上山的時候，看到馱運彈藥的人員和馬匹，從投擲場下來，趕快送去，同志，趕快送去，他們是辛苦的。他們整天整夜無休止地，前後來回運送着。

大菩提樹那邊人太擠，大概昨天不小心，暴露了目標。敵人曾經發射過兩砲，落在左近，我們把電臺架設在距有百多公尺山堡上，兩顆小樹間掛好了天線，野草高過人頭，如果除掉了草，整個陣地就看得清清楚楚。

自己來回跑着，傳遞消息，飛機什麼時候來，到達上空盤旋的時候通知砲兵放烟幕

彈，轟炸掃射的目標在那里，轟炸的成績怎樣……有的時候氣喘得連話都講不出來。可是這算得了什麼呢！

總共來了四批飛機，一共十七架，其中有兩批原是到別的地方的，後來不需要了，C少尉知道他們無綫電的週率，也把他們要來使用。

四架或者六架一批，數量並不算多。投爆炸彈或燒夷彈，破壞和殺傷的效力，也不會怎麼大。可是當上空有我們的空軍活動的時候，敵人的砲兵就活動不了。當我們的飛機俯衝下去的時候，都可怕的掃射，那淒厲的馬達聲，使敵人不得不畏縮起來。我們得到了空軍支援，地上部隊的精神，就得以維持，得以振作。

歸途，大家都深深地透了一口氣。

M團的傷亡太重了，T團的一部分將挪上去增援黑山頭。

十一日 星期四

天將亮，L師長過來，口氣很難過的說，希望再有飛機來，從黑山腳下一綫掃射起，山頭一綫，換防之後丟掉了。

實在說來，這是無可如何的事。

到觀察所，發覺工師長精神有點倦。昨夜當山頭上的人有點支持不住的時候，他過江去了，這個時候是得苦撐的。

在給前線的電話里，他說：「咱們總得撐啊，過去幾年來我們什麼都沒有，也打過不少仗，哪一仗不是苦撐的？敵人什麼都比咱們強。現在我們也有砲，還有飛機的援助，敵人可沒有，情況好多了，大家忍受一下吧。」

橋，第一次架的時候給水衝掉了。第二次給砲打壞了，在敵人不斷的逆襲中，我們一時不會有積極的活動。

第一綫不能舉火，老總們一天祇吃得到一頓飯。人的精神，體力却是有限度的。

前面靠近木遮的方向，曾經發現過兩輛坦克。

運輸機投下了不少砲彈和其他彈藥。

十二日 星期五

局勢比較緩和了。兩天來敵人的砲兵活動，不怎麼利害。我們的，因為彈藥有了補

充，比較活躍。

叫空軍炸木遮白房子附近地區，企圖把敵人的坦克毀掉。

L師長整天就在前方觀察所，那裏和前面的部隊接近一些。

十三日 星期六

第一綫依舊沒有什麼動作，軍長和師長覺得沒有要求空軍支援的必要。

聯絡組人員算是得到了一天休息。

十六日 星期二

據說新一軍已經佔領南坎了，他們已經派人到猛卯與W師取得了聯絡。坦克部隊觀察員正在偵察渡河口。

畹町方面友軍已經開始總攻，每天看飛機轟炸掃射的地點，知道友軍越逼越近了。

橫過龍川江的橋已經造成。晚上，軍長和師長都說明天我們將有動作，不但希望空軍繼續來。還希望多來。

陸空聯絡官C少尉向空軍基地要求的結果，知道我們可以有優先權。

十七日 星期三

大家都起得很早。

這是難得的。霧散得早，雖然那黑山頭和附近的開闊地帶，還有點模糊。

幾天來掃射的結果，山上的和平地上的野草都起火燃燒了，地面染成一片焦黑色。九點多鐘第一批四架飛機到來，按例地先轟炸，後掃射。不過我們預先約定了的，當第一次掃射以後，再盤旋一次，低空俯衝而不掃射。因為敵人明白我們空軍的一般戰術，當俯衝下去的時候，他們就躲在洞里不動，步兵可以藉這種掩護向前推近。

最理想的空中支援。當然是上空繼續不斷地有多數飛機在掩護。我們這兒，由於物質條件的仍然不充足——汽油運輸困難是第一件——一切不能存奢望的。

整天共有二十一架戰鬥機來助戰。

步兵的進展，似乎沒有如預想的那麼迅速。

不過攻山頭並不是一樁簡單的事情，尤其是這個山頭，光禿禿的，一點樹木也沒有，步兵要想去接近，一無遮蔽，祇要有一個敵人不死，拿了一挺輕機關槍伺候在掩體

里面，就可以大發威力，阻止一大隊人的前進。

聽不見槍聲，風把槍聲帶到別的方向去了，可是從潛望鏡里，可以看到步兵第一線已經到達半山腰，大家臥在地上，一點一點白煙在他們前面升起，這是敵人的槍彈。大山頭左邊緊依着一座小山，小山右邊是空山地，再右就是木遮。

有人開始發疑心了，是否可以避免攻堅，從空隙中去「試驗」一下，也許比較適合些。

不過C軍長的意思，要拿下大山頭，纔可以控制整個區域。

十八日 星期四

繼續攻堅。

打仗是有一種勢的，勢旺的時候一鼓作氣，可以有大成效，勢衰的時候，戰事就好像疲了。

而這種勢，却是各種條件的總和，包括着糧食與服裝的供應，彈藥的補充，士兵的訓練程度和作戰經驗，指揮官的素質等。

各種條件的獲得又有它們的基本因素和基本的推動力，那種因素和那種推動力不夠的時候，種種缺點也容易暴露而影響到作戰的成果。

二十日 星期六

晚町方面的戰事顯然已經告一段落。到下午，那邊一點聲響也沒有了。B——25甲型轟炸機猛烈轟炸芒友，從我們的電台「竊聽」友軍要求的報告，敵人從晚町退向芒友，情形很是狼狽，幾排戰鬥機無情地向退走的敵人截擊。

聽說新一軍也快到木遮來了。

二十一日 星期日

我們正面的敵人退了，快到芒友壩。

木遮方面，上午稀稀落落的有幾陣機槍聲，看來告一段落了。

敵人的砲却還在向我們射擊，落在渡頭旁邊的山上，落在第一線。

我們的人已經和新一軍在木遮會師，明天將有一個典禮。

二十二日 星期一

N中尉吃得胖胖地，平日好像很少他的工作。早晨起來，換了一套乾淨衣服，打上綁腿。他和別的幾位軍官一同去參加典禮。

「你怎麼打起綁腿來了？」平常他是不打的，我故意罰他。「聽說有人要來攝電影；我向來打的，」他說。我正要去接幾個電話，就託辭不去。

等他們走了以後，覺得應該可以有一點自己的時間了。

老程說是往前面去觀觀光，用不着背槍，每個人拿了一枝手杖，那是山頭人山上的特產。

陣地上隨處都是炸彈和砲彈的痕跡。木遮的房屋經過幾次轟炸和掃射，燒光了。

公路穿過村子；公路旁一堆塌了的牆腳邊，遠征軍的一個同志站着崗。便帽，灰布棉軍衣，退色黃裹腿，赤腳，穿着草鞋。他的旁邊是一位穿着不同服裝的中國軍人，一望而知是新一軍的同志。鋼盔，草綠色絨絨衣，卡嘰布軍褲，呢綁腿，皮鞋，他們在擦着天。

三三兩兩的，新一軍的同志在路上走過。不知道怎麼的，他們走路的時候，就有一

種特別的情調，那步伐，那上身挺直的姿勢。

看見有兩位在道旁沒有事，跟他們打了一個招呼，大家談起話來。一會兒又有五六位圍攏來。

總覺得他們個個身體健康。

我們牛肉罐頭吃厭了，爬山的時候，誰高興帶呵！還不是送給緬甸人或者丟了算
了。

彈藥糧食給養都有；空投，部隊到哪裏，飛機就投到哪裏。

問他們是不是每天有一包香煙。

最初一天一包，最近一時來得不多，每天有六支。

那麼一個月間多少飯錢呢？

我們二等兵八盾十二安，一盾合國幣一百元。

我們告訴他在昆明一盾（一個盧比）怕超過一百五十元了。

那末你們薪水是怎麼發的呢？

那呵，部隊官領到後於二十四小時以內就發出，不然弟兄可以報告的。

聽口音，有的是四川人，有的是湖南人，有的是雲南人，還有一位是廣東人。他們說，還有不少是東北人。

有幾位是在第一次入緬甸的遠征軍裏的，那時正如過去中印緬盟軍司令史迪威將軍所說的，我們打了一個大敗仗，大家經過叢山峻嶺，退到印度去的。

談起史迪威將軍，他們露出敬佩的神情來。

「他常常到前線來；不帶勤務兵，有一次在工兵營就了兩個禮拜。」

「那末外國人對我們怎樣呢？」我問。

「也沒有什麼，對我們還不錯。」

「他們多半負運輸給養的任務。我們第一線一打到那裏，工兵就跟在後面造路。開機真利害，那末大的樹，」他指着前面一棵有一抱的大樹，「撞兩下就倒了。」

「你們作戰的時候，指揮官，像連長和排長是不是有上「第一線」去指揮的呢？」很奇怪地，我想起這樣的問題來。

「不常有，這哪行？做指揮官的若是自己走先，那怎麼指揮呢？他要上先又要向後控制部隊，那可不方便。」那位同志年青而健康，很自然地發表了他的意見。

他們在作戰中能夠充分發揮火力，是一個有利的條件。一有敵人的工事或掩體，先用飛機炸，大砲轟，然後搜索前進。

「想家嗎？」又轉了話題。

「出外久了也無所謂，」有一位說。

「當然想囉，現在回國應該好些了。」

「在印度緬甸外國地方，話又不通，什麼都不方便。能夠談話的，祇有自己部隊裏的人。」

「印度人怎樣？」

「他們做苦工的可真苦。幫英國人做苦工，一天祇有四安錢。他們出產什麼，要先繳給英國人。」

「緬甸人呢？」

「他們先前對日本人好，後來看我們送東西給他們吃，美國人還發槍給他們，他們就漸漸相信我們了。知道日本人在哪裏，會報告我們的。」

空場上「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在旗桿頂上隨風飄揚。

「我們的孫軍長說，我們還要打到東京去呢！」

時間不早了。「再會，同志們，祝大家健康！」「再會，同志。」

二十三日 星期二

又上木遮去，與 M 中校同去。原來又有一次儀式，專為新聞攝影記者攝製電影而舉行儀式。

討厭，敵人的砲兵還在活動。他們一定在那兒有觀測所，因為附近有新一軍的砲兵陣地，曾經射擊過。敵人的砲越打越近，許多人在一起不合法，開始疏散。

盟軍的測量人員在測量從木遮到江邊的支路。

遇見坦克部隊的幾位觀察員，談起在緬北的戰鬥中，坦克車發了極大的作用，作步兵的前導，碰到敵人工事的時候，裝上開山機上用的大剷刀，一刀就把掩體剷掉了。

又談起八莫之戰。「最後大約有三百多敵人向南坎潰退，有一百多給我們追擊部隊打死了，還剩下兩百人，退到南坎。那裏敵人的守軍不收容，反而開槍射擊，打死了不少。餘剩下來的，投河也有，弔死也有。」

「在八莫，有從前中國人建築的大佛寺，這次給破壞了。」

二十六日 星期五

清早，師長派人通知，木遮方面又有集會，問M中校去不去。當然去的囉。

新一軍的吉普，把我們裝到小飛機場。T-5一架一架地降落下來。衛司令長官，王副司令長官，集團軍黃司令，和別的幾位高級將領都蒞臨。孫立人軍長等在迎接着。

一輛一輛吉普把不少人員開到木遮以西的遮南去。說是在那兒再舉行一次會師典禮。

塵灰滿天飛着。在飛揚的泥土里，強烈的陽光下，我們的工兵在改造壞了的橋，填着路。盟軍的工兵在駕駛着巨大的開山機關支路，壓平路面。有的赤了膊，粗大結實的臂膀，豐滿而毛茸茸的胸部，有力量的紫銅色的肌肉，流着汗，小汽車開過，塵灰黏

結在汗上。

在遮南一個空場上，豎了一根大木桿升國旗用的，新一軍的同志們在等待着。

後來沒有開大會。

幾位高級將領又乘車子回木遮，觀察了敵人遺棄的坦克；攝影記者圍住了他們，緊緊地抓住所需的題材。

小飛機又一架一架的起飛，飛遠飛遠，像一羣蚊子，嗡嗡嗡嗡地。

歸途經過自己的坦克停歇場，中美機械人員在施行檢查，修理，加油。

海洋人們的閒談中，知道他們對孫立人將軍非常欽佩。他不但使中國人努力工作，還叫美國人也不敢偷懶。混成旅英軍已接近曼德里，中美軍也快到臘戍。談到緬甸和滇緬邊境問題，有人說：

「你看這兒的擺夷雖然屬中國，他們却愛用盧比，在經濟上受的影響大，就不難看出來。」

據說我軍佔領南坎以後，英方已經派了兩個地方官下來了。

二十七日 星期六

上午，芒友方面有激烈的鎗聲。C團Y中尉說，新一軍的坦克車已經上去了。下午得到芒友克復的消息。從此滇緬路與八莫公路打通，中印公路也通了。滇緬公路和中印公路里面，包含着多少使人回憶，懷想和深深反省的故事啊！

二十八日 星期日

一月二十八，「一二八」，抗戰以來，這一個日子幾乎給人遺忘了。

繼淞陽事變之後，民國二十一年的一月二十八日，日寇在上海對我發動了攻勢。到今天十三年了，足足十三年了！

當時，閘北商務印書館和東方圖書館中彈燃燒，熊熊的火光，滿天飛揚的書籍的灰燼，租界戒嚴，北火車站被炸，米價飛漲，人心惶恐，驚慌的逃難……，結果一紙停戰協定。原來在虹口公園附近的「大日本海軍陸戰隊司令部」修建得像巨人般矗立起來了。在越界築路上，噠噠的皮鞋聲，虹口公園里演習劈刺的吆喝聲，演習巷戰，聲勢洶洶，裝甲車坦克橫衝直撞，……上海市民幾度的在緊張情緒下逃難……

往事怎麼回憶得完呢？那祇不過是一個開始罷了。

今天，滇緬遠征軍和駐印新一軍在這兒舉行了大規模的會師典禮，今天，中印公路在腕町舉行了通車典禮。

怎麼的，歷史安排好了這兩個偶合的日子。

卡車、坦克、開山機，在塵灰中大批開過，祇聽見一片引擎聲和鍊輪聲。

在木遮，二三十輛吉普在公路旁邊的廢墟上停歇着。我國高級將領，盟國將領，各級軍官和士兵，新聞記者，攝影師山電影攝影師，從各方面到來。

相互間的問候介紹，遞紙煙，笑語聲，烟絲一縷縷的裊裊浮浮的上升。

新聞記者忙忙碌碌地向各方人們應酬談話，攝影師像鷹犬一樣機警地在伺候着把捉機會；照相機前的人們在檢點服裝，振足精神；各有各的精神，在冷眼旁觀同人，是夠有味兒的。

會場就在我們這十幾天來犧牲了不少生命，流了不少血的山頭下。

新一軍的行列在左，滇西遠征軍的行列在右。成千人的隊伍。

前排是各級指揮官和盟國軍官。

司令台是臨時搭成的，印緬軍隊方面由索爾登將軍代表，滇西遠征軍由衛立煌將軍代表。台上還有七位中國高級將領，七位盟國將領。

場中豎立着高高的兩根旗桿。軍樂隊奏着中國美國國歌，禮砲聲中，兩面美麗的國旗漸漸升上去，升到桿頂，飄動着。青天襯托着旗，白雲在青天里遨遊。

左方是閃耀的龍川江，江左就是中國。

衛立煌將軍和索爾登將軍的演說裏，都說明這次滇緬會師是同盟國合作的成就。是的，沒有合作，不同心協力，共同的敵人是打不退的，勝利是不會獲得的。祇有同舟共濟才是獲取勝利的先決條件。

車子又把大家帶過兩路的交點的芒友，轉向畹町。

畹町，她苦難受夠了，衣服給撕破了，頭髮蓬亂，嘴唇焦枯，她患着貧血症了。

典禮開始。最先是宋子文院長代表政府致詞，索爾登將軍，十四航空隊陳納德將軍，第十航空隊台維遜將軍，工兵隊畢克將軍相繼致詞，最後由衛立煌將軍致詞。

誰都把這次的勝利歸功於同盟國間的合作與互信，歸功於步兵、空軍、工兵和各兵

種間的共同努力。

上空，飛機盤旋着，吼叫着。機羣飛滿了天空，馬達掩沒了演講人的聲音。

畢克將軍講到最後的時候，轉身對索爾登將軍說：

「報告索爾登將軍，我已經給你把路造成了，現在我準備動身了。」

索爾登將軍向左邊的陳納德將軍說：

「那末現在我們往哪兒去？」

「到中國去，」陳納德將軍回答。

在界路上，高高地搭起一座牌坊。一個大V字，用紅色彩帶繫住在牌坊口，牌坊頂上掛着「中印公路通車典禮」橫額，兩旁是一副對聯：

國際路重開，突破封鎖。

同盟軍並進，直搗扶桑。

一塊黃底的路碑，「向左去昆明，566哩，向右去利多，478哩。」

宋院長剪彩，大V字給拍開。

第一批車輛等着進來。

每一輛車子前面插了小小的中國旗美國旗，從引擎前端到駕駛座緊着藍、白、紅、三條彩帶。

車子徐徐移動了。在歡呼聲中，畢克將軍乘的第一輛吉普駛過了中國境，戴着白色鋼盔的憲兵，並排擠在機器腳踏車上。

一輛挨着一輛，十噸大卡車也開了進來，每輛大卡車後面曳引了一門山砲。

揮着手，祝着好，無窮盡的汽車行列在移動。

有些盟友攜着一面小旗幟，寫着：

Let's hold our friendship forever! (讓我們永遠維持我們的友誼!)

小說二篇

莫懷異

我們住的地方在騰衝東南郊，離城兩三里路一條小街邊的一間民房里。有五六間房間，還有一個院子。由於房屋的缺乏，軍械處和政治部的人員都住在一起，倒是很熱鬧的。不過有一個顧慮，院子里堆滿了迫擊砲彈、手榴彈和各種槍彈，萬一出了一意外，可不是玩的。

我們這一組有兩個美國人，一個廚子，一個管馬匹的弟兄和我。美國人中的一個是步兵中尉，年青，『遠征』出發時就跟他在一起工作。另外一個是電影新聞記者，八月初到騰衝來攝取實戰電影，因為我們一組距城最近，就跟我們住在一起。過去在×地訓練期間，他也曾攝製過訓練的鏡頭，所以這次也就幫他的忙，每天每次向敵人攻擊的時候，總和他從這條壕溝趕到那條壕溝，從這間房子趕到那間房子，從這個城牆缺口趕到那個城牆缺口，去攝取每一個動人的英勇的鏡頭。

八月下旬的一天，我因為有旁的工作，攝影師就獨自進城去。回來的時候，他帶來了一個小孩子。

「啊！是你！」我拍着孩子的肩膀，高興得不得了，望着他。明亮的眼睛，露出的牙齒，笑着。黃軍帽在他頭上像是要掉下來的樣子，一身軍裝顯然太大了。做爸爸的沒有錢，做媽媽的不是祇好把爸爸的衣服給孩子穿嗎？

「翻呢官，你也在這里，我就有辦法囉！」

是四個月以前了。部隊還沒有渡過怒江。公路邊有一個小站挺熱鬧。什麼部隊都有人在那兒，我們到達那兒，一就就是好幾天。

這個壩子很小。飯館祇有一家中美飯店比較大，看來還乾淨。自然外國人是講究這一套的，而且看到AMERICA-CHINA RESTAURANT的字樣，就每天都去光顧了。

「哈囉，哈囉，」當我們第一次走進飯店的時候，一個小孩子，明亮的眼睛，露出的牙齒，永遠笑着的臉，大帽子，不稱身的褪色黃軍服，第一面我就喜歡他的伶俐活潑。

「屢，翻呢官，香煙叫什麼？」「翻譯官」變成「翻呢官」了。

「Cigarette。」

「雪格里——什麼？」

「不是。Cigarette。」我再念一遍，慢慢地。

「哦，是囉，雪格來梯。」

「是的，有點像了。」

於是，「雪格來梯」，「雪格來梯」的，他念了很多次。

第二天他還記不住，我又教他。於是他又「雪格來梯」，見了美國人就「雪格來梯」。

隔了一天，他又問我了，「屢，翻呢官，糖叫什麼？」

「Sugar」。

他也有困難，可是他能說「蘇格兒」。

「格老子，你咯是四川人囉，我跟你擺龍門陣咯好？」聽他的口音，我斷定他是四

川人，自己有不少四川同學，這句話是學會了的。

「Henry, henry ………」他笑了，牙齒更露出了。

「屢，說真話，你小鬼跟誰做事？」

「連長……：……屢，翻呢官，你向美國人說一下，說我幫他仍做事咯好？」

「幫美國人做事沒有什麼好，你還是跟連長在一起好。」

「真的，說一說嘛。」

「真的沒有什麼好。」

幾天之後，我們出發了，沒有見着他，也就忘了他。

「你這次從哪里來的？」

「城里。」

「城里？城里在打着仗啊！」

「我碰到那個外國人，拍電影的，」他指着在後面休息的攝影師。「他要叫人家營長打那個噴火器，人家不肯，我幫他拿片子。隨後他來了，我就跟了來。哪思想得到在

「這里碰到你。」

「你現在是不是還跟着連長？」

「不，早就不了，我跟了美國人。」

「哪里的美國人？」

「×××團的，叫哈古兒什麼上的尉的。」

「那麼，現在怎麼辦？」

「美國人回去了，到保山去了。聽說，他們要我回營，回營我纔不幹呢！」聽了他的口氣我有點驚奇。「我就跑了出來，來找你們。」「找你們」三個字說得特別重。

「從——叫什麼地方的——有三十幾里路呢。」

「你一個兒出來的？」

「我獨自個兒出來的。我們還有一個，他說明天來找我。」

「他怎知道你到哪里去了呢？」

「Hey-Hey-Hey ………」他笑了？

「噢，認真說，你怎麼跑到城里去了？里面在打仗啊！往後不准瞎跑。」他點點頭。

天色晚了，我們快要吃飯了，我心里想留他吃飯。

「你今天怎麼辦呢？」

「翻呢官，請你跟美國人說，我留在這里幫他們做事，有你在一起更好了。」是的，要是我自己，哪有辦不到的？然而我，我是所謂翻譯「官」，責任就祇在翻譯……自然，自己也並不是不能表示意見的。

叫他進來，年青的中尉見了他也高興，攝影師正在很起勁的跟中尉談小鬼在城里怎樣幫他的忙。

我問中尉可不可以留他下來幫助我們做些事。他沒有直接回答。却跟攝影師談「這些小孩子多半祇會吃飯，事情可幹不了，不過人倒怪聰明的。留下他呢，可以不要馬夫。」

「要是我，我願意留他，」攝影師說。

聽到中尉的話，我心里有點不舒服，我把小鬼拉到門外，跟他說：

「我總替你想法子找事，不一定要跟美國人的，團部里好不好？」他有點忸怩。「我可以跟團長去說，像你這樣一個人不生關係，團長一定肯幫忙。這裏，你看美國人也沒有說什麼話，不知道他答應不答應。去吧，我們到團部去。」

於是我對中尉說我要帶他到團部去。

「不，我們留下他，告訴他既是洗洗衣服，掃掃地，打打洗臉水。」

小鬼聽中尉說要留下他，自然高興了，答應做這些事。我也高興，我想我有事做了。是的，我有『事』做了。

第二天一早，他替我們打了洗臉水。上午，替中尉洗了一套衣服。洗完了他對我說：「格老子，卡其布衣服硬是難洗。」

「好，我們坐下來談談嘛。」靠着八仙桌我們坐了下來，還有軍械處和政治部的兩位同志。

說來真糊塗，我還不知道他的名字呢？

「喂，小鬼，你叫什麼名字？」

「我的名字嗎？我叫莫懷。」

「莫懷？怎麼寫的？」我給他一支鉛筆，他寫了，寫得很不錯，『莫懷異』。

「哦，真懷異，你爸爸叫你不要想壞心思。」政治部的一位同志說。大家都笑了，

他也莫名其妙的笑了。

「小鬼，你說你幾歲了？」我問他。「等一等，莫說，讓我猜……」

「你猜嘛。」

「不是十三便是十四，對不對？」

「十四。」

「你看，我本領略好，一猜就猜對。不是十三就是十四，果然是十四。」

自己也有弟弟妹妹留在淪陷區，大弟弟也有十三歲了，幾年來始終沒有機會受正式的教育，照理應該進初中了。又想起自己進初中那一年正好是十四歲。

「你念過幾年書？」

「我不行，不過兩年。」

「我教你念書，你要好好的念。」屋子裏本來有一些散亂的書，找到一本第五冊的「社會」，可以用作識字教本。

從第一課起，先教他認字，他大都認得，然後給他一些白紙，叫他抄寫。寫完給我看，寫的很不錯。

他說他是成都人，兩年以前給朋友拉到隊部里的。「他說：『去嗎。你跟我去找哈古兒？』我就糊里糊塗跟他到師管區，給人家當勤務兵，後來部隊來到雲南，編作遠征軍。」

「你爸爸媽媽略曉得？」

「他們曉不得。」

「你略想他們？」

「想什麼啊？到了部隊里還不是當兵，久了也不想。」這樣看透了一切的意見從這樣一個小靈魂中洩露出來。

他有尖亮的聲音，他的到來，使整個院子增加了生氣。早晨起身，唱着軍歌，或者學着吹號聲。他那清亮的號聲引起你的想像，想像到遼遠的山岡上，晨曦從彩色的雲際透出來，雄壯有力的部隊在受着訓練，叫喊着「二三四」。像一切小孩子一樣，他不懂得一步一步走路，老是跳進跳出的。

不過，從兩三天的接觸中間，我明顯的注意到這個小靈魂是經歷過來的，在某一面，他的經歷也許比你我都多。

「你知道×××師不？」他忽然問我。

「知道的。怎樣？」

「那里有一個醫——院，」他把『醫院』兩個字說得長些，停住了。

「醫院又怎麼樣？」

「醫院裏有兩——個——人，」他又不說下去了。

「兩個什麼人？」

「兩個『摩登』。」

「什麼『摩登』？」

「看護小——姐」，他的語調中似乎藏着不少的神祕，「她們都很漂亮，待我很好。」

「那又怎麼樣？」

「沒有什麼，我不說了。」

「這孩子真有點……」我心里想。不過，對於這一段話我倒是很欣賞的。他的聲調脫不了孩子氣，一問一答地說下去，結果他給你個「不說了」。

「好吧，不說就算了。爬過高黎貢山的時候你在哪里？」
提高了聲音，睜大了眼睛，帶回了他一段深刻的回憶。

「呵！我們在冷水溝。」

「聽說那邊死了很多人，你倒沒有凍死。」

「啊。差一點點就凍死了。好冷啊！雨不停，風又大，啊嚙，真不得了，凍死的人有幾百！火又不大生得燃。啥古兒人一天到晚老是發抖。我們住了好幾天呵，我不凍死真算運氣。」談到高黎貢山，誰都忘不了那地形，那氣候，以及其他一切的遭遇。

他還跟我講了一個美國人陣亡的故事，描述得那麼逼真，口氣又那樣蕭索。我驚嘆他講話的天才。

幾天之內他就街上交了個「結拜兄弟」，本地人，「結拜兄弟」的母親自然是他的乾媽了。

他沒有襯褲，向我要了一點布，拿去請他乾媽縫起，大小很合式。

他祇有一套衣服，一天要脫下來洗，他換上了藍布上衣，新縫的白短褲，又戴了頂絨帽，顯得更活潑。帽子和衣服是向他的「兄弟」借的。

由於好奇心，我問他怎麼這樣快就結交了那個「兄弟」。

「我倆是老家嘛。」

「他也姓莫？」

「不。他姓李，自然，我也姓李。」不等我說什麼，他就講他的故事。「有一次我肚子餓了，跑到一家麵館里，跟老闆談天，他也是四川人。我問他貴姓，他說姓劉，我說我也姓劉。坐了一會兒，他端給我一碗麵，我吃了，揩了嘴巴，撈撈口袋（我一個錢

也沒有)。老闆說算了算了。我心里想，他說算了就行，就說謝謝，再見，他不說送不送，我就走了。「——真是，這還不容易？」

我楞住了，「彼蒂加」(註)的影子第一次浮現在眼前。我想我還有時間，我有我的「事」可做。

(註：彼蒂加是蘇聯作家班台萊耶夫所著「錶」中的主角流浪兒的名字。) 過了三四天，晚上九點光景，別人都睡了，三個美國人(其中一個是客人)和我正在玩紙牌，忽然聽到噍——的一聲。

「怕是汽油吧，」攝影師說。

「不像，也許誰在小便，」我說。不等我說完，猛烈的火簇從那間屋子裏噴出來了。廊下和院子堆的是砲彈，手榴彈，槍彈，大門口也堆滿了砲彈。

大家都驚醒了，只穿短褲，光着上身，赤石脚，鞋子也來不及穿。出去只有一扇小門，在我們的房間後面，大家都在我們房間里通過。我聽沒有爆炸聲，又進去拿了一件上衣和毯子，熱氣已經往我們屋里衝了。

攝影師是鎮定的，他在短時間中把他所有的心血——已經攝取的軟片全部背出。這是他的事業。

Bung ! Pipa, Pipa, Bung ! Bung ! Pipa, Pipa,……火光直向上衝，照得滿天通紅。

「第一級的弟兄會不會因這個意外而受驚呢？但願不，但願不，」我心中顧慮着。鄰近，人聲嘈雜得很，新搬來的老婆婆女人們驚叫着。

自己人失敗了，我跑到旁邊去等候，只聽莫懷異在「翻呢官」「翻呢官」的叫着。「在這里，」在黑暗中，我見一個小影子 ta.ta.ta 的跑過來，手中抱了一條絨毯，美國人的，一隻木箱，也是美國人的。

「我一聽見火起，趕忙往你們房裏跑（他住在走廊里）。看見箱子，曉得重要的，平常我看見美國人放鈔票的，我就抱起來，隨手又抱了條毯子。」他一口氣往下說，氣喘得利害，中尉很感激他，雖然祇有兩千多塊現金。我也欽佩他，我不如他機警，心里有點慚愧。

「李××（廚子）呢？」我問。

「他往前面院子里跑的。」怎麼辦？沒有門啊！不一會，李××來了，他爬牆出來的。只有馬夫，直到第二天早晨才見到，當晚他也幫着搶出一些東西來。

「好，謝謝你，大家休息一會吧，」我說。

「啊嚨，翻呢官，我真對不起你，你的雨衣我忘記拿了。你給我的鞋子也忘記穿了。還有乾媽叫我買米的兩千塊錢也沒有拿，啊嚨，真可惜。」

第二天搬到別處跟旁的一位美國人同住。

什麼東西都光了，赤腳總不是辦法，設法給他買了一雙布鞋。

書也燒了。第三天城里「辦公」，在一個掩蔽部里看到一本民衆教科書，檢了起來，準備帶給他。可是臨走時發現給別人拿走了。只好希望有機會再給他找一本。

想不到晚上回去時，廚子說莫懷異一天沒有回來。

「他沒有說起前綫去找我們嗎？」我不安地問。他跟我們工作的六七天中，常常到前綫去。我們肚子餓了，他往後跑一兩里路，替我們買幾塊蒸糕或烤餅，水壺裏空了，

他提回家去。裝滿了又拿來。不過我們進城去工作，總不讓他去，特別叮囑他不要去。砲彈片和機關槍子彈是沒有準兒的，萬一有什麼意外，太不值得。而且，叫這樣伶俐可愛的孩子爲了我們的緣故而遇到危險，心里太不安了。

「不，他沒有說要到城里去，早晨你們走了以後，他拿了一包衣服出去，說是拿去洗的。」

「到現在還不回來，這小鬼，怕是逃走了，」一起工作的美國人半正經半帶玩笑地說。

不過我，我還以爲他買了蒸糕到城里去找我們。

晚上沒有燈油，而且整整工作了一天，身體也疲勞了。腦子里還想着：「開小差，到哪里去呢——不會吧？」「到城里給打死了吧？他人很聰明，不見得會瞎闖吧？」「也許走了，也許……」

矇矓中突然聽見美國人的咆哮：

「他媽的！這小傢伙拿走了——萬五千元法幣，一定是他！」

第二天我還是希望他回來，然而沒有回來。見到他的結拜兄弟，他說：「他又借了我們五六百塊錢。」

中尉的一萬五千塊錢是新領下的公賬，放在那隻木箱里，沒有鎖好。只好報銷作爲廢地遺失了。

他感慨地說：「人真難相信。」

「屢」，我說。「莫——懷——異……莫——懷——異……彼蒂加，初期的彼蒂加……」自己又慚愧，又悔恨，沒有把自己想做而且該做的事做好。

「給亞當諾的鐘」

約翰·郝爾賽原作

少校走到市政府的大門口，從口袋里拿出一支粉筆在一塊門板上寫：「維克多·裘坡羅，美軍少校，亞當諾市聯軍佔領區軍政府」

門那邊的辦公廳使得裘坡羅大為驚異，這該有七十呎長，三十呎寬。

當裘坡羅少校和鮑斯上士走進大辦公廳去的時候，有一個意大利人在那兒。他是個小個兒，穿了一件光潔的夏布辦公服，領子扣上，可是沒有繫領帶。

小個兒意大利人行了一個法西斯禮，臉色很熱誠地用意大利話說：「歡迎美國人，羅斯福萬歲，我痛恨法西斯者好多年了。」

少校說：「你是誰？」

小個兒說：「齊多，喬凡尼，市政府門房，亞當諾人。」

「如果你恨法西斯者，那你爲什麼幫他們工作呢？」

「多少年來我恨着他們，人家知道我是一個反法西斯者。」

少校說：「門房，我喜歡真實，你將來會知道的。假如你對我撒謊的話，你會碰到嚴重的麻煩，不要對我撒謊，如果你是一個法西斯者，那你就是一個法西斯者，沒有撒謊的必要。」

齊多說：「一個人總得吃，一個人總得生活。我有六個孩子。」

裘坡羅少校說：「這樣說來你是一個法西斯者了。現在你得學習在民主政治中生活。你做我的門房吧。」

小個兒齊多高興了。

裘坡羅少校說：「這兒情形糟嗎？」

齊多開始囉里囉嗦的大談其轟炸和空襲。「我們都餓得很，」當他稍冷靜一點時說，「三天來我們沒有麵包了。所有重要的人都跑走了，把我留在這兒看守市政府。我們不相信會勝利的。而且我們的鐘也掉了。」

裘坡羅少校說：「你們的鐘？」

齊多說：「我們的鐘有七百年的歷史了。墨索里尼拿了去。每隔一刻鐘敲一次，音調很好，墨索里尼拿去做槍管或者旁的東西了。全城都憤憤不平。我們失掉了我們的鐘。而且就只在你們到來以前兩個星期。你們幹嗎不早些來呢？」

「鐘放在哪兒的？」

「就在這兒，」齊多指着他的頭頂上說。「當它敲的時候，整個兒房子都響的。」門開了。一個人走了進來，他的外貌，裘坡羅少校似乎熟悉的。少校後來知道他曾經在壞的美國電影中看見過，並不就是這一個人，然而看來真有些跟他相像。他是第二流意大利流氓一類的人，在那一幫里面這小子老是站在頭兒後面，而且老是挨打的。

他用英語說：「戰爭在這兒亞當諾是結束了，啊？」

少校說：「是的，你是誰？」

意大利人說：「李包寶·奇烏索普·我是俄哈俄州克來文蘭人。我在此地三年了。你有工作給我做嗎？」少校說：「你會幹什麼？」

李包寶說：「我是一個良好美國人。我憎恨這些法西斯蒂。我可以替你幹點好工

裘坡羅少校說：「假如你是這麼好的一個美國人，你幹嗎離開美國呢？」

李包竇說：「我是被踢出來的。」

「爲什麼？」

「我沒有護照。」

裘坡羅少校喜歡李包竇，因爲他不撒謊。他說：「好嚟，我要僱用。你做我翻譯。」

現在告訴我，本城最需要什麼？」

「我以爲需要一個電影院，老板。」

「不，奇烏索普，我的意思說此刻。」

「糧食，老板。糧食在東亞當諾是一團糟糕。三天來很多老百姓，沒有一點東西吃。」

「。」

同時有兩個敲門的聲音，一強一弱。奇烏索普迅速地跑過長房間去開了門。兩個人幾乎跌跌撞撞地進來。兩個人穿著都好，繫着領帶。其中的一個相當老了，另外一個很

胖，看上去有四十歲。他們很快地跑進屋子來，看來兩人都焦急得想不讓其他一個趕在前頭。

年紀老的一個說：「我的名字叫卡可帕竇，聽你使喚。少校。我八十二歲。我領有這塊地方的大部份的硫磺，這兒卡可帕竇就是硫磺，硫磺也就是卡可帕竇。我想貢獻一點意見給你，你什麼時候需要的話。」

胖子因為卡可帕竇先說話而有點懊惱，說：「克拉克西，我的名字。」

少校說：「你們說到這兒來給我意見，那末告訴我，此刻本城最需要什麼？」

這回胖子克拉克西搶了先，「吃，」他說，「多多的吃。」

卡可帕竇說：「一口鐘比什麼都需要。」

克拉克西用意大利話說：「老百姓餓得很了，他們耳朵里嗡嗡的在響，他們不需要鐘。」

克拉克西看來很自鳴得意似的，但是卡可帕竇說：「我們把這件事交給齊多吧。你說怎樣，小齊多，你以為糧食重要呢還是鐘更重要？」

很驚異地，齊多說：「我想是鐘。」

裘坡羅少校對這事發生了興趣。他靠上前說：「爲什麼，齊多？」

齊多說：「因爲鐘的音調是那麼使人滿意。」

「不，」卡可帕賓說，「這是因爲鐘的歷史。當鐘說話的時候，我們的父親們和長遠以前他們的父親們都跟我們談話。」

甚至於克拉克西也加入到這個論調中間來了。「不，」他說，「這是因爲鐘響出一天的時間。它告訴我們什麼時候做事，譬如說吃。它告訴我們什麼時候吃早晨的雞蛋通心麵和兔子，晚上什麼時候喝酒。」

齊多說：「我以爲音調是最關重要的。它安慰本城所有的老百姓。它責備那些憤怒的。它使不快樂的人高興。它甚至於嘲笑那些喝醉了的。這給每一個人各自一種的音調。」

裘坡羅少校用英語對鮑斯上士說：「咱們得想法子再弄到一口鐘纔好。」

鮑斯上士說：「這是可笑的。有許多比鐘更緊要的事呢。給他們弄一些糧食吧。」

裘坡羅少校說：「同樣的，鐘對他們是重要的。」然後他用意大利話說：「謝謝你們告訴我關於鐘的事。我答應你們我將盡我所能弄一口鐘來，它會有一口鐘的意義和優美的音調。同時它的歷史將是：它是美國人給各位的，用來代替給法西斯拿走的那一口。」

將軍和騾子

馬文將軍正在到維幸那梅去的路上駕駛着，到亞當諾城去。在未到達亞當諾以前，因為有一輛雙輪車在路中央曲曲折折地慢慢地走，將軍的裝甲車不得不慢下來。

將軍站在車子裡用他的最低音調喊道：「他媽的，你他媽的雙輪車從路上滾開！」雙輪車的車夫是愛朗忒伽唐諾，正在他的座位上，睡着甜甜的覺。

馬文將軍向他的司機大吼道：「按喇叭，把那個婊子養的趕出路外去！」

愛朗忒的腦頭對喇叭毫無反應。馬文將軍的臉色沉下來了。他吼道：「他媽的這些意大利人以爲他們可以用一批他媽的木車來阻止一批他媽的坦克嗎？」

米德頓上校，將軍的參謀長，斐德中尉，他的副官，可以看見騷擾快到了。斐德中尉往路後面望，可是他沒見着有什麼他媽的坦克。馬文將軍喊道：「把他媽的車子從路上摔出去！」

米德頓上校、斐德中尉和當司機的那個馬薩諸特州的好孩子都深覺遺憾，可是他們除了服從以外，沒有辦法。

米德頓上校給了一個信號。他們動手了，雙輪車呻吟着，右輪沿着軸破裂了，車子的整個兒重量慢慢地轉移到溝里去，車杠彎曲倒了，撞了騾子。而騾子呢，老是怕懼着右方的溝渠，偏又號叫着跌進牠所怕的地方去。

愛朗武跌在地上很重，他醒了過來。可是由於他的昏迷，驚駭和天然的愚笨，除了無言地號叫而不能做什麼事。

一陣新的憤怒從將軍的面頰上升起。「米德頓，」他喊道，「把那匹他媽的騾子槍斃了。」

米德頓上校的血液冰凍了，他回頭喊道：「報告將軍，你以為這樣是聰明的嗎？」

將軍喊道：「他媽的，米德頓，你也想阻止他媽的進攻嗎？照我說的做去。」

於是米德頓上校找出考爾脫手槍，向號叫着的騾子的腦袋打了三槍。

這幾個人回到裝甲車里。馬文將軍說：「把我開到他媽的本市的市長那兒去。」

將軍的裝甲車開到市政府門前。斐德中尉跑上大理石階衝進裘坡羅少校的辦公廳。

「馬文將軍在階下要見你，」中尉說：「他氣得要命，所以你還是快一點的好。」

裘坡羅少校到達裝甲車的地方，他行了敬禮。馬文將軍咆哮道：「他媽的，你以為我有一整天的時間來等你嗎？你是誰？」

「報告，我是裘坡羅少校，亞當諾市高級民政官。」

「他媽的少校，這些意大利車子阻礙着整個兒咱們的進攻，把他媽的車子弄出城去。」

你聽見了沒有？」

「是，我立刻照辦。」

「那還不夠快，他媽的，我要有行動，不再有雙輪車。本城叫亞當諾，記住，米德頓，亞當諾。不許再有車子，少校，你懂嗎？他媽的，咱們離開這兒吧，你以為我有整

天的時間嗎？」

裘坡羅少校還沒有來得及敬禮，裝甲車咆哮着開走了。

裘坡羅少校回到他的辦公桌的時候，他知道了把車子弄出城去可能發生的結果。他很清楚地知道車子對這兒的生活多麼重要。

懷着一顆沉重的心，他搖戰地電話機。找到普維斯上尉，亞當諾市憲兵隊長，以馬文將軍的名義命令他將所有雙輪車趕出亞當諾城外不得入城。

少校爲這命令整天煩惱。由於煩惱，他晚上又沒睡好覺。

清早，小個兒門房齊多走到他桌子旁邊說：「少校先生，有三個人要見你，關於車子的事。」

「好吧，領他們進來。」

這三個意大利人顯然窮困，却是受人尊敬的人。他們是全體車夫的代表，來把這事兒爭個分曉。

少校用自來水筆指着其中的一箇用意大利話說：「你叫什麼名字？」

這人大約六十歲，一站起來，粗壯的手里搓着帽子，他喊道：「亞弗朗第·彼曉羅，少校先生。」

「在這兒輕聲點說，」少校說，「你想要什麼？」

「我想要，」老年人說，想法把聲音放低，「提出雙輪車駛入亞當諾城的問題。我要告訴你，少校先生，這些雙輪車對我們最親愛的了。我想告訴你關於我的車子，它只有兩個木輪，少校先生——」

「我看見過這些車子，不需要你敘述車子了。」

「可是你聽見過雙輪車發出來的音樂嗎？少校先生！你或者以為這是吱吱札札的聲音，這是音樂。可是我能夠聽出輪子想唱些什麼。你想聽一聽這首歌嗎？少校先生？」

這就是亞弗朗第所唱的：

「美國人來到這兒，亞弗朗第先生。」

美國人是很公正的人，

特別是對於雙輪車。」

裘坡羅少校說：「別跟我開玩笑了，老年人，言歸正傳吧。」

亞弗朗第細聲細氣地說：「音樂停止了，不再有音樂了，少校先生，」他突然坐下。

少校提起鋼筆，指着第二個人，「那末你，」他說：「你的名字。」

這個人看來有點兒落後，他的聲音緩慢，而且他得想好久才說得出他自個兒的名字。終於說了出來，「愛爾巴·卡羅，少校先生。」

「你想要的呢？」

愛爾巴停頓着想，他把他的言語全都忘了。他轉向他的朋友們。其中一個說：「愛爾巴，那佈告，關於清潔的事。」

愛爾巴說：「佈告說用水來清潔，要清潔得要很多的水，而我的水車却在橋那邊，你說它不許通過。」

少校說：「讓下面一個人說，你，你的名字。」

第三個人跳起來。他相當胖，可是比較地漂亮。「巴西里·奇奧凡尼，少校先生，」他說。

「你的願望？」

巴西里嚴肅而緩慢地說：「少校先生，」他說，「關於車子底最糟糕的事是糧食。亞當諾的老百姓在飢餓，少校先生。」

然後他大用其機巧地說：「在佈告裏沒有說起美國人到亞當諾來，爲的是使老百姓死於饑餓。而且佈告裏也沒提到像愛朗脫，蓋湯諾的死驃子一類的事。然而爲什麼我們偏會有雙輪車這些事呢？」

少校用英語對自己說：「媽的。」

他伸手到戰地電話機那兒，搖動轉手說：「喂，普維斯？我是裘坡羅。關於雙輪車的事，我下定決心了。馬文將軍只一句話，就把這城裏九天的工作都破壞了。我知道也許會受軍法審判，可是我已經決定違抗他的命令！」

顯然普維斯起了一陣爭論。

最後少校說：「聽我說，朋友，如果我們再不試試命運的話，這塊地方馬上就會轉依法西斯主義。好吧，沒有你的事，而我負責。」

裘坡羅少校掛上電話，轉向三個車夫說：「你們可以把車子帶進城來。」

市長回來

那斯他市長從山上回來的那天，裘坡羅少校正和菩維斯上尉在亞爾貝哥·戴·派斯卡那里吃中飯。他們剛吃完通心麵的時候，他們聽見街上有不平常的嘈雜聲。

在街心有一個形容憔悴的人走着。他的個兒很矮而相當胖，他的衣服髒而破爛。在他整個兒身材上有一點得意的地方就是那副平衡地架在他大鼻子上的夾鼻眼鏡。

在這個人後面有一大羣人走着，喊着，唿哨着、譏笑着。

一個十二歲的孩子丟了一塊石頭。於是幾塊磚頭飛着。長久壓抑着的憤怒的喊聲變成報復的狂叫。

裘坡羅少校很快出去「解圍」。他走到街上舉起手叫大家肅靜。他很小心地用左手，免得人家誤會是法西斯敬禮。

「回家去吧，各位，我會照管這個人，依照他應該受的。他給逮捕了。」

那斯他市長用意大利話嗚咽道：「你準備怎樣處置我，請你告訴我。不要從我背後放槍……」

斐坡羅少校說：「每天早上你得向美軍鮑斯上士報到，你可以在法西斯室找到他。那就是你每天得做的事。可是你得做到，那斯他，要不然就把你關進監牢裏去。」

這就是每天早上那斯他市長所以要到法西斯室向鮑斯上士報到一次的經過。第二天早上，他向鮑斯上士第一次報到時，有少數觀眾在那兒。

「哦！」鮑斯上士咆哮道：「原來你就是市長。我知道你到亞當諾來懺悔你的罪惡的。很好，且看吧，今天讓咱們來討論一下，你面對着美軍的進攻，而可恥的從你的崗位上逃跑的罪惡。你對這可恥的罪惡感到懊悔嗎？那斯他！」

那斯他市長能夠聽見老百姓在背後訕笑。

他柔順地說：「我是的，上士先生。」

第二天早上，鮑斯上士叫那斯他市長懺悔他在這窮城裏面他有這麼大的一間房子，他是一個榨取者。

第三天早上，上士叫他懺悔他是個法西斯者。

第四天早上，上士叫他懺悔他在西班牙爲佛朗哥打仗，當然並不因爲勇敢，而只因爲他參加了打仗。

第五天早上，上士叫他懺悔在魚市場上揩油的罪惡。

這樣一天一天懺悔下去。每天在法西斯室鮑斯上士的辦公室外面的羣衆增加了，笑聲越來越響。

多馬西諾漁夫

裘坡羅少校到老多馬西諾的船上。他認識這條船因爲有一個沈默的人坐在甲板上。少校跳到船頭上。

「好吧，當權的人，」沈默的人說，「逮捕我吧。」

「我並不來抓你，多馬西諾，」少校說。

「我不相信，」沈默的人說，「所有當權的人都是相像的。你來逮捕我或者來槍斃

我，」

「是這樣的，多馬西諾，我要你和旁的人再開始捕魚。」

「爲什麼？」沈默的多馬西諾說。「這樣我們可以裝滿當權者的口袋？」

「不，多馬西諾，這樣你們可以把亞當諾老百姓的肚子裝飽。」

「哈，」多馬西諾尖刻地說，「一個慈善的當權者。」

「多馬西諾，你不了解，美國人與法西斯暴徒不同。」

「哈，」多馬西諾說，「那我以前聽說過了。克拉巴市長說他將跟馬多格里奧市長不同，而那斯他市長接着他說他將與克拉巴市長不同。唯一不同之點是貢物和保護費和捐稅一次比一次高。你要多少保護費，美國人？」

裘坡羅少校嚴厲地說：「你在說什麼，漁人？在美國人治下不會有這些事。多馬西諾，這類事情正是我們要取消的。」

「沒有保護費，沒有貢物，我不相信。那末每捕一次魚從捕獲的總重量中，我們該付多少稅呢？」

「在你的捕獲上不會有什麼稅，多馬西諾。你祇要付經常稅。你的利潤祇許有所得的百分之十五倒是真的，其餘的你得付工資給你的漁夫和保養你的船隻。」

「沒有保護費，沒有貢物，沒有特別稅，你跟我開玩笑嗎，美國人？」

「我幹嗎開你的玩笑？這是我的職務來治理本城。我認爲這是我的職務使得本城的老百姓生活。他們不夠吃。我要給他們魚。我要你去捕魚。」

多馬西諾站起來，「美國人，」他說，「我開始認爲你跟旁的人不同。」

少校說：「如果你出去捕魚，多馬西諾，你也許會受傷害的。你的船也許會碰到美國水雷。」

「我管什麼？」多馬西諾說，「我去捕魚，少校先生，倘使你能夠知道亞當諾漁夫曾經多麼的不快樂，在世界上我們所要求的就是捕魚。我們即使得付給當局欺詐的錢，我們也要去。現在你說我們不必那樣做了。謝謝你，少校先生。」

老漁夫喊道，好像告訴他的船：「咱們捕魚去！咱們捕魚去！咱們捕魚去！」

漁夫的女兒

裘坡羅少校愛他的妻子。他記得煙要命。隔了好幾個月，他發覺自己與一個相當漂亮的姑娘接近。他先因為她的漂亮而激動；然後他開始憂鬱，談到家中所愛的那一位；然後他是黑洞洞地寂寞；然後他又多想到近旁的漂亮的那一位。而想到她的時候他又有點兒慚愧，設法不去想她，可是他毫無辦法。

裘坡羅少校的情形並不是像他所想的那樣的特別。他祇是非常寂寞，像大多數人在寂寞魯中的思想行動一樣。

丁娜說：「少校先生，我要跟你談話，」她伸出手拉他的手，領他到她的寢室里。「我想問你一些事情，少校先生，」丁娜說。

「是嗎？」少校說。他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可是他希望無論怎樣，這會使他快樂。

「你以為戰爭還會連續多久？我的意思是在這兒意大利土地上。」

少校發覺他並不快樂。「那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他說。「我們不要談戰爭吧。我整天所有的就是這個——戰爭，戰爭，戰爭。」

「可是我有特別原因來要求知道，」丁娜說，「你以為會繼續多久？」

「我怎麼會知道？」少校問道，他的聲音有點兒不耐煩。

「你以為要再過許久才釋放我們意大利俘虜呢？」

裘坡羅少校很快就領悟到要點，這毫不使他高興。「你有一個愛人被俘虜了？」

「我不知道他被俘虜了還是陣亡了還是別的。那是糟糕的事。喬其奧跟我準備結婚的。你能夠跟我找一下他是不是個俘虜，少校先生？」

「每天有上百的人到我辦公室來問這回事。戰爭還在進行中。我們不能夠在戰鬥中停頓起來為孤獨的愛人們創設問答服務處。」

「哦，不要這樣，少校先生。你向來是這樣好，我想——」

「難道這就是為什麼你打發你父親邀我到我家裏來的緣故？這樣我可為你找出你愛人所在地的線索？」裘坡羅少校說。「可惜你對於我的工作有一種錯誤的認識。如果你有

什麼事跟我接洽，到我辦公室去好了。我給你和別人一樣的特遇。」

少校離開了。後來裘坡羅少校因為他對丁娜那種孩子氣的別扭勁兒。自己懊惱着。他告訴自己，他沒有權利再企求旁的什麼。可是他又不能親自去向她道歉，幾天幾晚他沒見着她。

他可不知道丁娜正跟他一樣的寂寞。

一口鐘找着了

六點正裘坡羅少校在海軍俱樂部喝酒。海軍上尉李文斯頓把裘坡羅少校介紹給大家。他顯然已經告訴旁人少校是多麼好的一個人，他們的回答都很誠懇。

「在這兒，海軍是幹得出一些事來的唯一的團體，」少校說。「我不知道沒有李文斯頓這位仁兄我該怎麼做。」

李文斯頓光彩滿面，可是說道：「我沒有幹過什麼，少校。」

「別給我說那些話，」少校對李文斯頓說。然後他對旁人：「聽我說，每次我想從陸

軍里要些什麼東西，他們叫我寫書面報告，現在李文斯頓在這兒——」

「那使我回想起來，」李文斯頓說，「今早晨你說你有什麼心事。」

「的確，我有，」他談到亞當諾有七百年歷史的鐘，兩杯酒使得他的心緒輕鬆，他把故事講得很優美。

他的聽衆正對。海軍對於傳統有靈敏的感覺。裘坡羅少校結束道：「我想我要替本市弄到一口鐘，勝過我一生中要過的東西。」

海軍中校羅伯生第一個開口：「我看咱們該能夠找到一口鐘的，」他說。

「在海軍里有不少鐘，」羅伯生的通信軍官說。

中校說：「這怎麼樣，少校？有一隻船——一艘驅逐艦——她以一個意大利美國人命名的，美國輪船柯勒利號，各位知道的。所有的驅逐艦都有船鐘。柯勒利號參加這次進攻是有原因的。與艦長柯勒利——用來命名的個人——有關。在上次世界大戰中去援助一艘被潛水艇襲擊的意大利艦。大家知道那時候意大利是我們的盟國。那兒有一個好姻緣在，少校。」

裘坡羅少校說：「這也許是行的。」

海軍上尉李文斯頓不願意辜負裘坡羅少校的稱讚說：「你以為我們能夠使柯勒利號放棄她的鐘嗎？你願意放棄你的嗎？」

海軍中校羅伯生說：「像這樣的事，如果用適當的態度來求我，我想我會的。好在士脫·杜林——他管柯勒利號——在學校里與我同班，我相信我可以慫恿他。」

「你真以為可以得到嗎？」李文斯頓上尉說。

「從士脫·杜林那兒嗎？」海軍中校笑道，「他是個好好先生。」

早晨九點鐘，一輛美國海軍運輸車停到市政府前。一個準尉和五個水兵把一隻大箱子卸到人行道上。準尉進去遞了一張條子給維克多。裘坡羅少校，他打開條子念道：

「親愛的少校：

美海軍樂願為美陸軍效勞，此處為閣下之鑑……」

給少校的禮物

在羅加科諾的畫室里——如果有小窗戶的單房間可以稱作畫家的畫室的話——當白髮的藝術家想工作的時候，一羣市政官員代表圍繞着批評。

老年人站在兩座畫架前面。一個架子里裝着一幅未完成的畫，一個裝着他的題材：狂熱的斯巴他弗羅所拍的裘坡羅少校的照相。

副市長德亞巴用鼯鼠樣的聲音說：「看來學子應該這樣適意地靠向鬍鬚嗎？我看鼻子睡覺了。」

沙依他說：「難道背景不可以再乾淨一些嗎？」

白髮畫家轉向他的批評家說：

「這還沒有完成。難道你們笨頭笨腦的官兒連這點都不懂？幾個月來，我第一次有一個題材，我希望作成一幅優良的畫。怎麼樣呢？我開始工作，我開始喜愛它。筆在我手里好像很靈活。於是又怎樣呢？官兒拜訪我，畫雖然沒有完成，而對藝術比我對清潔街道懂得還少些的人却來批評了。當完成的時候，我答應包你們喜歡。」

德亞巴高聲說：「更重要的倒是在少校先生得喜歡它。」

加岡諾握兩手按在心頭說：「他一定得喜歡的，老年人，不然我們贈送給他的整個兒意義就都給毀了。」

於是老年人說，好像對着照相中的臉龐：

「我想盡我的才能來把這像畫好。我希望這幅畫包含好些事——當完成的時候。」

爲使批評者得益的緣故，他嚴肅地說最後一句。

他又繼續談他想在這幅畫中完成的東西。

「在這幅畫中，主要的我希望有少校先生的生命和呼吸。在眼睛里面我想有一線頰皮的神采——我看到的一點東西——表現出他頗喜歡年青女子。」他認真地對加岡諾：

「不過這並不完全是我希望他眼睛里所有的。」

他接着說：「鬚髭修飾的樣子有一點兒虛榮，不太多，足夠使一個人穿着整齊，在經過每一面鏡子時看一次，不是兩次。」

德亞巴高聲說：「這些是可笑的小節，大的方面怎樣呢？」

羅加科諾說：「有的時候我想你是一個可笑的小個兒。大事情從小節上出來的。我還沒有完。」

德亞巴說：「繼續下去吧，老年人。」

「在下巴上有力量；在耳朵上，警覺；頭髮的整理上，整潔；兩頰，同情的溫暖。你們會喜歡的，」老年人說，「他也會。」

德亞巴又說：「然而大事情呢，大事情又怎樣呢？」

老年人說：「祇有一件大事，真的，其他所有的都聯繫在這上面。這就是他的志願，在這個人的臉上看得出來，他願使本市每一個人快活。」

再會吧 裴坡羅

馬文將軍相信他所謂的「保持接觸」，因而每天早晨他的副官裴德中尉念書一個鐘給他聽。那天星期一早晨，中尉念給他聽厄尼·拜爾的文章，「讀者文摘」里一篇生育節制的節略，一把崇拜者的信件（因為某些雜誌里一篇談到將軍的文章而招致的），關

於突尼斯之役，史汀生部長贊獎將軍的一封信。那封信幾天以前就到了，不用吩咐，裴德中尉自然知道每天早晨念它給將軍聽。

那些事完了的時候，將軍的情緒好極了。可是老是這樣的，當裴德中尉開始念給各軍官來的備忘錄時，將軍逐漸變得發怒了。

裴德中尉抽出備忘錄之一念道：「報告，致馬文將軍，等等，寄遞住址，等等，事由：爲亞當諾市騾車事。」

將軍大發雷霆：「他媽的騾車！」

裴德中尉念道：「於七月十九日接四十九師馬文將軍命令，騾車駛出亞當諾市。命令已經執行……」

將軍說：「他媽的不錯，阻止那他媽的車子。他們還是執行命令的好。」

裴德低聲念下去，幾乎不注意他念的什麼：「於七月二十日，守兵奉……少校命撤回……」裴德忽然覺察他念着的是什麼。他放下這張佈告，去拿次一報告。

將軍咆哮地說：「念完它，他媽的，念完它。」中尉念道：「於二十日，亞當諾民

政官維克多·裘坡羅少校命撤除衛兵，以車輛於該市甚為重要，且該市——」

此時將軍忘了要聽完備忘錄。

「米德頓，」他喊道，他的臉變了像遠山的顏色，「進來，米德頓。」

上校進來了。

「米德頓，記得裘坡羅的名字，卑鄙的狗養的小夥子，叫做裘坡羅的那個人嗎？」

米德頓上校沒精打彩地說：「報告將軍，車子。」

將軍站起來，「他媽的，」他說，「那個小夥子我夠受的了。米德頓，命令他到亞爾及爾去報到等派工作。另外打一個報告給亞爾及爾說明理由。我要收拾那婊子養的。今天得辦好，他媽的，他媽的你不准延遲，米德頓。」

「是的，」沒精打彩的聲音說。

上午裘坡羅少校還沒有把文件整理就緒和發出最後一個命令。鮑斯上士是幫助他處理每一件事的一個。普維斯上尉整上午沒有勇氣出面。

少校通知汽車場請求一輛「吉普」，把他開到維辛那梅去。

然後他告訴鮑斯：「我不願跟誰說再會，鮑斯，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夠。」

吉普開到，裘坡羅少校把他的畫像挾在手臂下，下階進車子。

他與鮑斯握手，不過他不說再會。

司機說：「到哪兒去，少校？」

少校不願意說維辛那梅，以使法他或者旁的人能夠聽見，也許他不能夠說。他祇說：「這個方向，」他指着科鎖·維多利·愛曼努。

大概出城四哩光景，少校對司機說：「請你停一回，好嗎？」

司機停了吉普。

「聽，」少校說，「你聽到什麼東西嗎？」

在夏天的空氣中的優美的聲音。聲調良好，這末遠還聽得到，聲音一定很響。

「不過是一口鐘，」司機說。「該是十一點鐘了。」

「是的，」少校說，「十一點鐘。」

(附註)本篇的作者約翰·郝爾賽是美國人，他生長在我國的天津，回國後畢業於

耶魯大學，今年才三十一歲。一九四一年美國參戰後，他充任「時代」和「生活」兩個雜誌的戰地記者。到歐洲去報道着美軍在歐洲戰場的一般情況。這篇小說「給亞當諾的鐘」取材於盟軍進佔意境後的動態。發表之後，郝爾賽文噪一時。現已獲得了一九四四年度的美國普立遮文學獎金。

美國普立遮獎金的聲望和歷史，可以與瑞典諾貝爾獎金法國莫固爾獎金相比，得過諾貝爾獎金的賽珍珠女士，也曾得到這項獎金。一亞當諾的鐘一全文太長，這裏所載的，是一種節本。